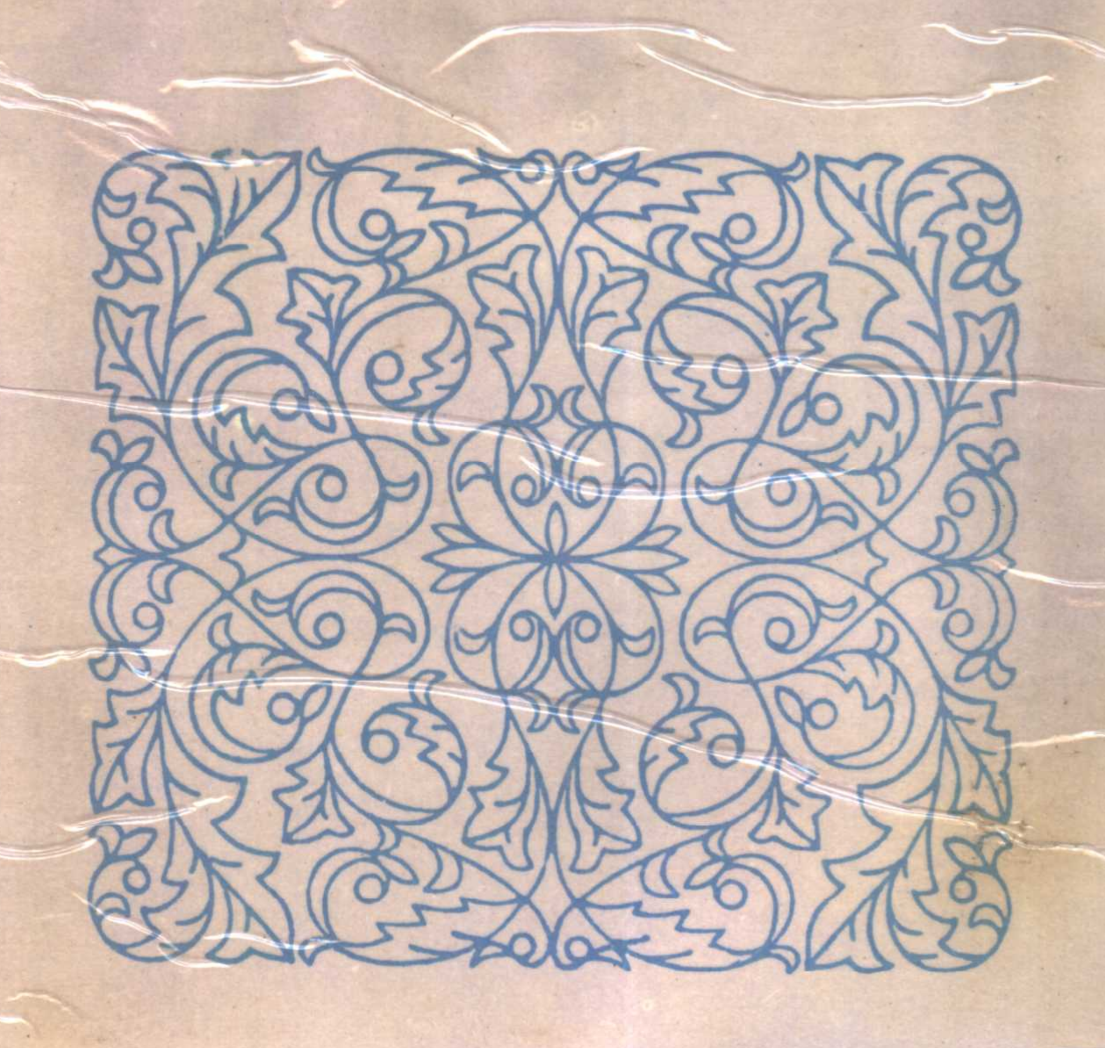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85·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類

劉宗周年譜　姚名達著

史可法年譜　楊德恩著

張溥年譜　蔣逸雪編著

吴梅村年譜　馬導源編

魏叔子年譜　溫聚民著

吕留良年譜　包　賚著

梁質人年譜　湯　中著

上海書店

劉宗周年譜

姚名達著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影印

劉蕺山先生年譜

姚名達著

張元濟題

劉宗周年譜序

一、劉宗周須有年譜之故　『余惟譜曆之學，倣於周官；所以奠系屬，分經緯；太史公集尚書世紀爲三代世表，其遺法也。魏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傳志相爲經緯，蓋亦史部支流，用備一家之書而已。宋人崇尚家學，程朱弟子次第師說，每用生平月日以爲經緯；而前代文人如韓柳李杜諸家，一時皆爲之譜。於是卽人爲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見之譜牒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以譜證人，則必閱乎一代風教而後可以爲譜。蓋學者能讀前人之書，不能設身處境，而論前人之得失，則其說未易得當也。好古之士，譜次前代文人歲月，將以考鏡文章得失，用功先後而已。儒家弟子，譜其師說，所以驗其進德始終，學問變化。然而知者窺其全書，按其端末，則其事易竟；則譜之所係，猶未重也。惟先生之學與先生之行，則不可以不譜。蓋先生之學，在良知誠意絕續之交；而先生之行，則先歷淸流，後遭易代，爲常變並涉之境。惟學在絕續之交，故自西湖會講，（註一）證人社約，（註二）達乎誠意章句，（註三）大學參疑（註四）之訂，可以考其始業之勤，中信之篤，晚得之化，而非

恍惚虛無，自託良知宗旨所可希幾。惟其行在常變並涉之境，故發端正學淑心之疏，（註五）其後至於忤奄寺，（註六）申憲綱，（註七）再起再蹶，至於身殉國變，（註八）可以見其先識之遠，愛君之忠，臨大節之正而不可以奪。蓋其學之本末行之終始，天啓崇禎間之風俗人心，與東南鼎革間之時事得失，皆於先生之譜可以推見其餘。先生故以人譜教學者，而學者又卽先生之譜可以想見其人。故曰以譜證人，必有關於一代風教而後可以作譜。』此章學誠序劉宗周舊譜之說也，（註九）言之成理，余可無事乎贅陳矣。

二、劉宗周年譜須改作之故　宗周先生之哲嗣汋嘗纂次先生生平為年譜，董瑞生稱其『字摹句繪，幾於無可增改』（註十）邵廷采稱其『詳愼有體，實能見先生之學所以發先儒所未發者』（註十一）吾人似可無須改作矣。然其書於汋歿之後卽有二本：『一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中多竄抹，傳自學人，不會誠意宗旨者為之，至不可認；一曰劉忠正公年譜，與前本大同小異。』（註十二）章學誠且稱其『子孫家自為書，詳略異同，未能畫一。』（註十三）則歧文誤解之不可不論定，一也。其書又『間有一二隱而未揭，散而無紀者，』（註十四）瑞生已『小為訂之，』（註十五）而未及糾正者猶多，二

也。其體裁嚴整，綱舉目張，雖大端已具，而全豹難窺。此生平底細，學術遷流之宜詳加補充，三也。「官階地域，宜從當時」(註十六)而其書於名公鉅儒，或稱地望諡號，後人驟視不解所謂，此尊稱異呼之宜正名，四也。原書附集而行，故於作文年月，未盡著錄；然瑞生已謂「文有宜登大略者，有宜止載題者，宜酌擇」(註十七)欲知先生思想之變化，文題及其內容誠不可不錄，五也。原書紀事止於譜主之歿，讀者無從得知先生身後影響之大；此則時限使然，而非改作無以善其事者，六也。時代背景，學術潮流，無往而不牽涉學者之思想；先生思想之成立，所感受於時事尤多；舊譜有昧於此，所紀多略；此宜用新史學之眼光，作科學的探究與紀載者，七也。先生遭逢國難，舍身殉節，其所仇敵者滿清，而其子孫與門人生長後朝，紀述遺事，自有忌諱曲筆；遺書奏進，復經清廷删改，(註十八)無復眞面目矣；洗刷考訂，暴露眞相，則後學之責，八也。遺書刊布甚遲，(註十九)流傳不廣，(註二十)版本雜出，遍讀爲難；居今之日，欲讀古人書而深解其學，尤非易易；而先生之學，又實有其不朽者在，於今日時勢，適如切症之藥石，著者不敏，竊欲化專門爲普及，變艱深爲淺易，治文集爲傳記，使先生之學得廣播於天下，而天下仰其賜，則著者之心願償矣；此年譜之所以須要改作，九也。綜此九端，始敢命筆。如非然者，則妄

作之罪，余焉敢辭！

三、劉宗周生平之大概　其子汋已略言之矣曰：「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愼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由敬入，誠之者人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眞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心定其心焉，而後人定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人紀，參天地而爲三才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于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友，虛而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壻家，貧者助，弱者植，美者教訓，務使恩誼周洽，不以親疏而間焉。其待宗族也：袒免以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祀祖宗，置祀田百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置義田百畝，以贍之。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利弊，力爲興革；連年洊饑，則勵積貯，以施賑濟；所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

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惓惓於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謹難進易退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卜世道之興衰焉。其退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折衷之；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彝於一線；其見於著述者，愈弘且偉焉。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非一誠之所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非一誠之所貫徹。而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身；忠孝兩慊，仁義兼盡；合夷齊首陽，曾子易簀，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過於嚴毅；平日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竊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眞。其言道也，合內外動靜而統一之。至晦菴象山而始分。陽明子言良知，謂卽心卽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註二十二）卽內而卽外，

卽動而卽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濂溪明道以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學者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淸之功，不在禹下。而卽其闢邪教，距詖行，放淫辭，摒榛蕪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註二十二）

四、劉宗周在史學上之地位　請徵諸當代史學大師何柏丞先生而可知也，其言曰：『吾國學術思想至北宋末造經一番融貫之後，大起變化。儒釋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爲之一新，各成爲極有條理之派別。釋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成爲陸王一派之心學；道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成爲朱子一派之道學；而儒家本身則因程頤主張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東之史學。故吾國學術至南宋而後成爲三大宗門，吾國史學亦至南宋而後始獨樹一幟，南宋之世實爲吾國文化史上最燦爛之時期也。……初闢浙東史學之蠶叢者，實以程頤爲先導。程氏學說本以無妄與懷疑爲主，此與史學之根本原理爲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讀古書，多識前言往行，幷實行所知，此實由經入史之樞紐。傳其學者多爲浙東人。故程氏雖非浙人，而浙學實淵源於程氏。浙東人之傳程學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鄭伯熊及金華之呂祖謙陳亮等，實創浙東永嘉金華兩派之史學，卽朱熹所目爲功利之

學者也。金華一派，又由呂祖儉傳入寧波而有王應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輩出，金華本支則曾因史而文，現中衰之象，至明初宋濂王禕方孝孺諸人出，一時乃爲之復振。惟浙學之初興也，蓋由經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東史學自南宋以至明初，卽因經史文之轉變而日就衰落。此爲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一個時期。迨明代末年，浙東紹興又有劉宗周其人者出，「左祖非朱，右祖非陸，」其學說一以愼獨爲宗，實遠紹程氏之無妄，遂開浙東史學中興之新局。故劉宗周在吾國史學上之地位，實與程頤同爲由經入史之開山。其門人黃宗羲承其衣鉢而加以發揮，遂蔚成淸代寧波萬斯同全祖望及紹興邵廷采章學誠等之兩大史學系：前者有學術史之創作，後者有新通史之主張，其態度之謹嚴與立論之精當，方之現代西洋新史學家之識解，實足競爽。此爲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二個時期。」(註二十三) 自來談浙東史學，未有若柏丞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其所給予於宗周先生之位置，尤確定而不可易。觀乎宗周先生祀尹焞於證人社，(註二十四) 目爲程頤之正傳，拳拳服膺，備致推崇，可以知其思想淵源之所自矣。觀乎淸代浙東諸史學家莫不師承梨洲，(註二十五) 以推本蕺山，(註二十六) 可以知其學術影響之所屆矣。

五、本書著述之經過及著者之態度　著者籍隸贛南，於浙東之學，初無所知。其始覺也，蓋自髫齡讀人譜雜記與王學淵源錄始。迨夫耽思史學，致力古書，氣味相投，竟以史學史為其專門事業，宏綱細目，確定分施，而浙東史學之探討遂為近年來之一大程課。始於章學誠，上及邵廷采，黃宗羲，以至劉宗周，功力所屆，頗有成書；要而言之，實史學史之分段長編也。自揣思想未凝，深恐批評有誤，故於諸家，案而不斷，力求表暴學者之實事心得，而未嘗稍肆是非之見解。非不能也，以俟異日論定耳。是書也，草創於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寫定於二十年八月十七日。搜遺文於滬肆，異本備羅；訪古蹟於越城，芳徽深挹。細讀深思，不厭早起；析疑著筆，每致晏眠。歷揮汗與圍爐，遂積分以成寸。昔黃宗羲有云：『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所取之意云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註二十七）『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註二十八）著者不敏，竊有取於斯言。至於採集之勤，稽考之苦，筆削之審，可無庸一一道也。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七日著者姚名達寫於上海史齋

劉宗周年譜例言

一取裁　本書直接取材於譜主遺書及關係諸籍，並不以舊譜爲藍本。故詳其所略，略其所詳，訛其所同，訂其所誤，陶鎔變化，非盡一端。

一別擇　本書著眼於譜主學術思想之超特，政治事業之艱難，故於時勢學風，奏疏論文，不厭博考精讀，愼擇節錄；凡以表現其人全體，期於不隱不誇而已。至於文章之非甚重要，行爲之無關大體者，雅不欲網羅無遺也。

一考究　舊譜以子記父事，行狀以弟子記本師，理應可靠，然細按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糾訛補闕，頗費工夫。而譜主行事之先後，作文之月日，多爲譜狀所不載；比觀深究，久而始知每有經長時之考證，數次之更改，始得排比成事者。寫定自視，若甚易易；其中曲折，難以一一爲人道也。

一體例　本書自命史裁，一切隨史事之需要而伸縮，不爲體例所拘束。記事採用直敍法，不仍舊式年譜之格式；而出處在所必註。除年歲頂格排印外，記事之文，較低一格，譜主原文及時人小傳

更低一格，著者按語又更低一格，不用新式論文之格式，以免混淆。除尊稱譜主爲先生外，惟尊其尊長爲公，仍其君主爲帝，餘人則概直稱姓名，以免隱諱。（不知名者，乃傳其字。）

一批評　本書僅爲客觀的敍述，不著一言半語之批評。然著者非無所可否於其間，特不欲於此書發之耳。

註一　事見本年譜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註二　見崇禎四年三月。

註三　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

註四　見崇禎十七年三月。

註五　見萬曆四十一年十月。

註六　見天啓元年十月。

註七　見崇禎十五年十一月。

註八　見弘光元年閏六月。

註九註十三　見劉刻章氏遺書卷二十一劉忠介公年譜序。

註十註十二註十四註十五　並見劉子全書鈔述頁十七以後簡稱劉子全書爲全書。

註十一　見復思堂文集卷一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以後簡稱邵撰傳。

註十六註十七　見全書鈔述頁二十二。

註十八　據劉蕺山先生集卷首上諭以後簡稱劉蕺山先生集爲全集。
註十九　見本年譜卒後四十年。
註二十　據全書吳傑序。
註二十一　見先生子汋所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以後簡稱爲存譜。
註二十二　見大學參疑。
註二十三　見通史新義頁一四〇。
註二十四　見本年譜崇禎五年六月。
註二十五　卽黃宗羲。
註二十六　卽劉宗周。
註二十七　見明儒學案發凡。
註二十八　見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劉宗周年譜前編

名字

劉宗周字起東，（一作啓東）初名憲章，宗周其字也。試童子時，納卷者誤以字書，遂以今名進膠庠。（據舊譜及其錄遺）行澤一百九。（據蕺山先生世譜年表）其父諱坡，字秦臺，歿五月而宗周始生，故宗周長而念秦臺公之不及見，別號念臺以誌痛。學者因稱念臺先生，（據黃宗羲子劉子行狀「以下簡稱黃撰行狀」及舊譜）友人因稱念臺子。（據劉子全書遺編「以下簡稱遺編」卷一陶奭齡證人社語錄題詞）遷居蕺山下，自稱蕺山長，（據舊譜及世譜）蕺山長者，（據人譜自序）蕺山長病夫宗周（據葺張奠夫塾約）弟子因尊之曰蕺山夫子，（據世譜）後學因尊之曰蕺山劉子，（據邵撰傳）子劉子。（據行狀）又嘗自號秦望望中山人，（據大學參疑）還山主人，（見慟哭記）讀易小子，（見易經古文鈔義小引）山陰廢士。（見陳司成傳）晚更號克念子，

勵學也。（據舊譜及世譜）死後，明魯王謚曰忠端，唐王謚曰忠正。（據舊譜）清乾隆四十年，又謚以忠介。（據全集卷首上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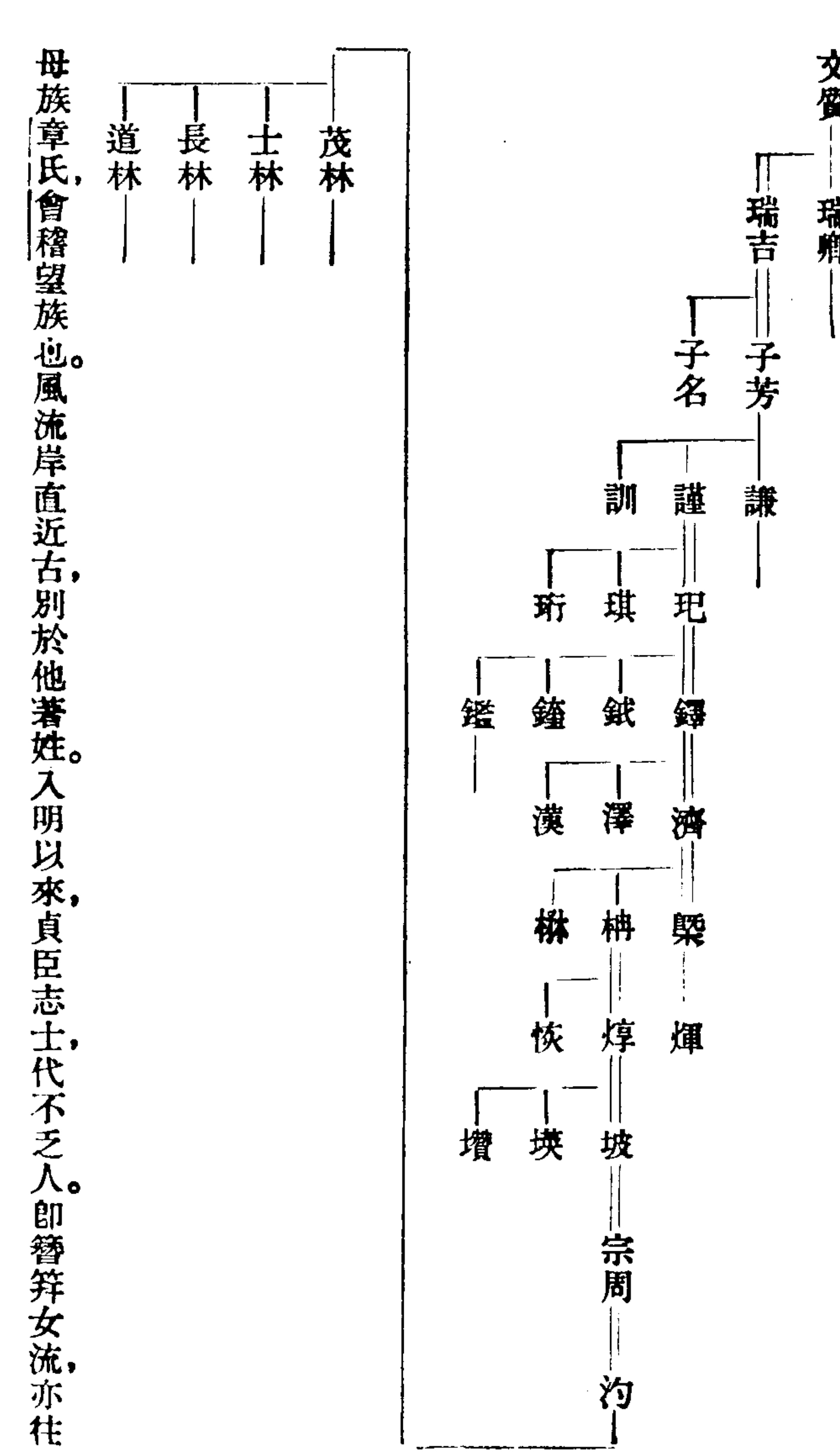
遺像

先生生而清異，人以寒玉稱之。比壯，丰骨拔羣，龍睛劍眉，長體修髯，望而知爲非常人。（據舊譜一歲）賦性方嚴，淡嗜好，寡言笑。（據舊譜二十六歲）稟質清癯，少壯強半臥病，迨晚年，涵養純熟，體逾康愉，終日著書不倦。神氣充足，面浮精彩。（據舊譜錄遺）此其末年幅巾野服之遺像也。

先世

劉氏先世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至宋有退翁先生禮始徙居廬陵，四傳而爲揚州別駕廷玉。廷玉子文質，元成宗大德中，辟山陰縣幕，遂爲其縣水澄里人。入明，四世孫謹以童稚赴滇南，脫父於戍，稱孝子。又三傳爲贈兵部右侍郎鐸，鐸生濟，濟生槩，槩生焞，焞生坡，坡生宗周。宗周於文質爲十一世孫。水澄里在紹興府城內，劉氏聚族而居，深巷數百武，門第相屬，無他姓錯處其間。其風聲氣習，往往自成一家。蓋家世詩書而鮮生計，又挾市廛下流，故其人文弱而傴。中世士大夫益習爲浮華以導之，靑靑子衿，三五當衢，勤利齒而月旦人以爲高人至相戒不敢出其里，輒曰水澄水澄云。槩字元平，以小宗而主宗政。性嚴毅，好面折人過。所至無賢愚皆憚服之。然頗闊略世務，不問生計有無。晚年家漸落，猶未際窘而遽以所居廳事鬻之隣，曰：「吾子孫有興者可復也。」諸子有難色，而竟售之。卒於萬曆丙子八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九，後二年而宗周生。其妻茅氏，佞佛甚虔，歲齋食過半。焞字仲厚，號秦峯。少而尫瘵，坐廢學。既舉子坡，則冀成其志，歲延名師以課之讀，不虞其力之匱也，十年而百畝盡，坡

學成而弗售於場屋。中年喪偶哭子，歷閱坎坷，有人所不能堪者。晚猶及見先生成名，事詳本年譜中。娶妻陳氏，亦從姑好佞佛種德，方壯而卒。坡字汝峻，號秦臺。生於嘉靖戊申十二月初三日，年十八而補會稽縣儒學生。隆慶戊辰，娶妻章氏，久之舉一女，旋以痢卒，既卒之明年正月而子宗周始以遺腹生。坡生而瓌秀，矐然骨立。丁母氏憂，哀毀逾人，其父爲之不復娶。既進膠庠，屢試棘闈，每入場屋，輒以勞作眩憒，日中乃醒。一拭目卽操觚疾書，不加點改。然卒不售。性素褊急，嘗讀書羅氏，見其家父子兄弟間皆有禮教，取以爲法，力自矯治，德器日底於和粹，其家庭間風尙幾一變。矜嚴好禮，白晝不入閨門，卽內處亦無不冠履。緹躬岸飭，行動雖小必謹。所御衣冠圖史之類，皆有常度，無或卽於褻。居恆閉戶讀書，目不習浮薄之態，意惟恐浼之。所交必里中長者，里中人皆愛而敬焉。工書法，尤精小楷。遺文多散佚。得年僅三十。其妻道墟章穎之女也，事詳本年譜中。（據劉子全書卷二十二蕺山祖墓類狀，顯考秦臺府君暨顯妣章太淑人行狀，太虛先生劉公暨配沈安人合葬墓誌銘，遺編卷七顯考妣行狀，錄遺，舊譜，黃撰行狀，邵撰傳，劉士林撰世譜，及行實，明史本傳。）玆更據世傳行狀，表其先世譜系及其及見子孫於左：



母族章氏，會稽望族也。風流岸直近古，別於他著姓。入明以來，貞臣志士，代不乏人。卽簪笄女流，亦往

往以德操著。（據全書卷二十三章貞女傳）宗周德性，所感受於母氏者爲多。

生活環境

劉宗周世居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紹興在浙水東，高山南峙，大海北浸。其民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火耕水耨，產魚稻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有陂池灌溉之利，故歲多順成。有絲布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農賈工作之徒，皆著本業，性柔而慧，勤儉而重祭祀。自晉遷江左，中原文物之盛，萃於吳越。宋都臨安，名儒學士避地浙東者踵相接，而浙東學風蔚起。秀民多篤志好學，敦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其地古有會稽越州浙東等稱。會稽之稱最古，相傳起於夏禹時。其後少康封無餘，國號越，則越之稱所自始也。秦置會稽郡，治域不限於浙東，後漢永建四年始移其郡治於山陰，會稽自此專屬之浙東矣。陳永定三年，改名越州，越州之稱自此始。唐至德二年設浙東道，浙東之稱自此始。南宋紹興元年，升越州爲紹興府，則又紹興之稱所自始也。歷元明迄清，大致相仍，合山陰會稽餘姚諸暨嵊縣蕭山上虞新昌八縣爲一府。而山陰縣與會稽縣同治府城，自古時分時合。府城向爲都會，商

買雲集，聞見豐富，古朴之風稍衰。然謹守畏譏議，又比他邑較上。（據浙江通志紹興府志山陰縣志會稽縣志）宗周生長會稽東鄉之道墟田家，未受都市之影響。

學術淵源

劉宗周之學，推本於周敦頤及二程，而與朱陸皆有齟齬。得源於王守仁，而為說又異。受教於許孚遠，而其學非許氏所能範圍。切磋於高攀龍陶奭齡，而其思想迥非高陶所能和同。傳其道者，惟黃宗羲最正，邵廷采則其再傳嫡派也，而惲日初張履祥之流不與焉。

大事提綱

年	歲	事
萬曆6		始生
12	7	始學

17 12 讀書壽昌

20 15 始自炊

23 18 始應試

24 19 始結婚

25 20 舉鄉試

26 21 始入京

29 24 成進士 丁母憂

31 26 始師許孚遠 始還故里

32 27 官行人 始交劉永澄

33 28 告歸 丁祖父外祖父憂

35 30 始授書

39 34 始居蕺山麓

40　35　始交高攀龍　案使江西

41　36　拜修正學疏

42　37　告歸

45　40　撰論語學案

47　42　撰曾子章句

天啓1　44　官禮部主事　疏劾客魏

2　45　奉使南京

3　46　升尙寶少卿　旋告歸

4　47　輯正學錄

5　48　以劾魏忠賢革職　始會講

7　50　撰明道統錄

崇禎2　52　官順天府尹

3	53	輯保民訓要　告歸
4	54	與陶奭齡大會講學　著證人社約
5	55	重建古小學　獨自講學　著第一義等說
6	56	輯鄉約小相編
7	57	輯劉氏宗約　輯聖學宗要　著證人小譜
8	58	輯孔孟合璧　五子連珠
9	59	官工部左侍郎　旋告歸以直陳時事被革職　始以大學誠意已未發之說示學者
10	60	辯解太極之誤
11	61	輯劉氏宗譜　定陽明傳信錄
12	62	定經籍考　定古學經
13	63	輯古小學集記　立社倉

14 64 輯古小學通記

15 65 著原旨及治念說 官左都御史以直諫革職

16 66 著讀易圖說易衍古易鈔義 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著證學雜解及良知說 書存疑雜著

17 67 倡義勤王 官南京左都御史以直諫告歸

宏光1 68 輯中興金鑑錄 著大學參疑 改訂人譜 絕食而死



劉宗周年譜

明神宗萬曆六年戊寅春正月二十六日卯時，（當西曆一五七八年三月四日，在中華民國紀元前三三四年）劉宗周先生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水澄里。（據全書卷四十附刊之舊譜及遺編卷二十四蕺山歷任始末）

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先生之父秦臺公以痢疾卒，母章太恭人年方二十有七，懷遺腹甫五月，籲天頓地，決以死殉。幸外大父章南洲公知其有孕，力防護之，解曰：「兒卽死，奈汝夫無後！天道有知，假爾孕生男，以報地下，死未晚。」因操文祭壻曰：「汝欲有後，上叩帝閽。」且哭且酹。太恭人乃強進水漿，勉稱未亡人以待。及期，竟舉一男。維時家計寖落，室空如洗。南洲公素愛女，故先生甫彌月，卽由章太恭人抱往道墟，就食於外祖之家。太恭人則念舅氏在堂，須盡婦職，歲時往來起處不遑。（據全書卷二十二顯考妣行狀，遺編卷三哀陳母節揭，及舊譜。）

是年，宋儒周敦頤卒已五百零六年，（西曆一○七三年卒）程顥卒已四百九十四年，（一○八

五，）程頤卒已四百七十二年，（一一〇七，）尹焞卒已四百四十七年，（一一三二，）呂祖謙卒已三百九十八年，（一一八一，）陸九淵卒已三百八十七年，（一一九二，）朱熹卒已三百七十九年，（一二〇〇，）明儒宋濂卒已一百九十八年，（一三八一，）方孝孺卒已一百七十七年，（一四〇二，）吳與弼卒已一百一十年，（一四六九，）陳獻章卒已七十九年，（一五〇〇，）王守仁卒已五十一年，（一五二八，）湛若水卒已一十九年，（一五六〇，）錢德洪卒已五年，（一五七四。）當代大儒王畿年八十一歲。（西曆一四九八年生）許孚遠年四十四歲，（一五三五，）顧憲成二十九歲，（一五五〇，）高攀龍十七歲，（一五六二，）丁元薦十六歲，（一五六三，）孫愼行十四歲，（一五六五，）魏大中沈國模四歲，（一五七五，）劉永澄三歲，（一五七六，）而同年生者，有徐石麒管宗聖。（據各人傳記。）

萬曆七年己卯（一五七九）先生二歲

隨母依道墟章氏。

萬曆八年庚辰(一五八〇)先生三歲

同前。

萬曆九年辛巳(一五八一)先生四歲

同前。

萬曆十年壬午(一五八二)先生五歲

同前。

先是，先生母子雖仰食於章，猶常返劉氏。頃之，遭歲凶，田廬兩罄。大父兼峯公去而依所親韓氏，章太恭人尙往來韓家不絕。踰年公貧至不任僦錢，爲韓所卻，乃挾季子增投居麻溪之山莊，而聽仲子墺出贅朱氏。太恭人歸，無所棲止，日夜號哭求死。南洲公傷之，請留於外氏，兼峯公許之，太恭人遂大歸。伯仲舅手足情般，不令孤寡失所，而太恭人顧刻苦自勵，躬操紡織，以博微貲（據全書卷二十二蕺山祖墓類狀顯考妣行狀，遺編卷三哀陳母節揭，卷七顯考妣行狀錄遺及舊譜。）

錢謙益史孝咸生。

萬曆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先生六歲

隨母依居道墟章氏。冬無綿絮，仲舅萃臺公與以一褞，成人衣也，服之如襏襫然。自是每歲以之禦寒，至十五六歲始釋去。（據舊譜錄遺。）

王畿卒。

畿字汝中，號龍溪，山陰人。從王守仁遊。守仁舉四語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謂：『心意知物止是一事，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於是四無之說興，而天下漸以禪寂爲師門病矣。卒年八十六。

越中之學宗龍溪者，爲周汝登及陶望齡奭齡兄弟。汝登字繼元，號海門，嵊縣人。親贊龍溪，篤信四無之教。其言曰：『子云「我有知乎哉？無知也。」』移良知而歸乎無知，去性善之說遠矣。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進士，其學與海門同時，嘗言：『吾自悅禪，從此得力，何能顧人非議耶？』（並據復思堂文集王門弟子所知傳）

是年，滿洲酋長努兒哈赤始糾衆蠢動。是爲清朝崛興之始。

萬曆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先生七歲

隨母依道墟章氏。始就塾師事趙某。（據舊譜。）

孫奇逢黃尊素生。

萬曆十三年乙酉（一五八五）先生八歲

從季叔壿受論語。壿性狷急，設科嚴。同學時被夏楚。先生率教，目不轉睫，日無曠課，獨蒙憐愛。（據蕺山祖墓類狀及舊譜）

黃道周生。

萬曆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先生九歲

從學於族舅章某，弱不好弄，飯畢卽就學舍。往來肅躬而行，不他顧，不疾趨，見者異之。（舊譜。）

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先生十歲

章太恭人無力爲先生具脩脯，命從外大父南洲公受書。公設教四方，弟子登科第者數十八，周廳中陶望齡其著也，老而開塾於家，性剛毅，善啓發，而豪於飲酒，每日授書畢，輒扃學舍，出飲里中，諸生皆乘機逸去，先生獨留，坐讀自若。及公歸考課，諸生並受箠笏，而於先生一無所施。公居恆稱曰：『甥必有成。』晚膳時每琅琅談古人忠孝節義不倦，先生傾耳而聽，心竊慕之，以是少成而莊卓犖有聖賢志度，恥爲干祿之學。夜則傍太恭人讀機杼之間，篝燈相向，伊唔聲與組織聲恆相錯也。太恭人槁形容，絕言笑，每述先業，淚泫然下；篤於義方，於先生言動不少假借，有過輒責之。里中相訛曰：『撫遺孤者，若是乎？』先生之爲大儒，皆太恭人危苦所成也。（據全書卷十二顯考妣行狀，卷二十三南洲先生傳，舊譜，遺編卷三哀陳母節揭，南雷文定三集節婦金婦人墓誌銘。）

萬曆十六年戊戌（一五八八）先生十一歲

仍隨母依道墟章氏，從外大父讀書。

四月初六日，叔父𡒄（字汝相，汝猷，秦屏）卒，事詳先生所撰蒙山祖墓類狀。（見全書卷二十二。）

萬曆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先生十二歲

仲舅萃臺公署壽昌儒學教諭，外大父就養壽昌，太恭人恐先生失學，使從往讀書黌宮。途次失資斧，酷暑中一日徒行九十里，甫至即病，一足攣，晝夜痛楚者五閱月。外大父不得已，以仲冬攜先生歸。（據全書卷二十二顯考妣行狀，萃臺章公暨孺人宋氏合葬墓誌銘，及舊譜。）

萬曆十八年庚寅（一五九〇）先生十三歲

春，足疾小瘳，復侍外大父往壽昌。旋又病目，久不愈。（據顯考妣行狀。）

萬曆十九年辛卯（一五九一）先生十四歲

在壽昌，目眚方愈，從外大父受易。（據全書鈔述及卷二十二顯考妣行狀，卷二十三易經古文鈔義小引。）

萬曆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先生十五歲

在壽昌。嘗隨外大父歸道墟，已而復往壽昌，又病目，小間，從受易。南洲公每脫略章句，獨攄所見，時於前輩講義，彈射不遺餘力，且硃書己意於書眉以勗先生。（據同前。）

始作日記。（據全書鈔述。）

母章太恭人始與外氏分爨，析章漸之舍而居，以一婢女給薪水，日僅再舉火，甚或晨餐宿設，暮食朝餘。（據全書卷二十二劉子暨配誥封淑人孝莊章氏合葬預誌，遺編卷七顯考妣行狀錄遺，北渠章公暨配顧安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一五九三）先生十六歲

仲舅以擢官去任，先生亦隨外大父離壽昌。先是仲舅嘗試先生以文，喜曰：「甥令器也，乃父爲不死矣。」外大父以年幼遲之，及歸始課以文。每事筆札，必命之脫稿。先生五年中三往壽昌，道千里而險，又屢攖奇疾，旁觀翹舌，而太夫人無絲毫姑息之戀。（據全書卷二十二埜葵章公墓誌銘，顯考妣行狀，及續譜遺編卷七稷峯章公墓誌銘。）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一五九四）先生十七歲

隨母立家於道墟，從督念彬於章又玄宅，始南洲公嘗命先生讀先輩程墨，積至數百篇，故先生行文有繩矩而少變化，念彬初試先生文，訝之曰：『子年少而文如老生，非應舉之宜也。』於是進之於機法，改授新制藝讀之，又令取裁左史先秦諸書，授以縱橫變化之法。先生潛心揣摩，越三月而出其文，念彬喜曰：『子可謂善變矣。』而南洲公閱之，則大怒，立命易之，而念彬復怒。先生從此則失彼，徘徊兩難，以是每遇私試，一題必爲二義，以正者呈公，奇者呈師。久之，業日進，每有所呈，師輒歎賞，引爲益友，卽南洲公至是亦未嘗不亟稱善也。先生天姿明敏，而念彬復善於造就，故期年而制藝之學成。出入又玄家，恂恂有禮，終歲無故不啓齒；主人以下皆敬愛之，見同舍生有過，輒曰：『何不學劉生？』（據行狀及舊譜。）

二月，顧憲成被削籍。

三月，詔修國史。

五月，沈一貫預機務。（並據明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先生十八歲

仍從魯念彬於章又玄宅。

出應童子試，納卷者誤以字爲名，遂易名宗周。會稽知縣羅相拔置第二，以提學不按臨而罷。（據舊譜及其錄遺。）

嘗從大父兼峯公遊水澄故里，與於祖廟之祭，見其多不合禮，有更定之志。（據舊譜，但舊譜此處錄先生論禮數百言，疑非弱齡所能出，故不著。）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一五九六）先生十九歲

從族舅章斗山於章禮（稷峯）家，與禮子懷德（天成，印臺）交。（據舊譜及全書卷二十二徵士印臺章公墓誌銘。但此誌誤年『十九』爲年『十七。』）

五月初八日，叔父埃（字汝玉，號中望）卒，事詳先生所撰菱山祖墓類狀。（見全書卷二十二。）

八月，先生贅婚於章氏，越三日，以夫人歸。夫人年亦十九，先生母族姪也。父仕華，字北川，母奕氏。生四歲而孤，家貧，長而工刺繡，時以其力佐母乏日無停晷。常沍冰挑燈，或入漏盡，至十指凍裂，以是得賢女聲。先生之母啓於舅氏而聘之，不備筐篚。及期，無力行六禮，乃就婚於章，服舊衣而往。既于歸，家無應門，夫人即親操井臼。先生晝則受舉業於師，早暮則與夫人執炊爨，事母惟謹。有時，先生舁水夫人澣衣，或夫人滌溺器，先生秉燭以導。見者謂有梁孟之風。（據全書卷二十二劉子暨配合葬預誌、舊譜及其錄遺。）

先是，大父居廡溪，連喪二子，并亡其僕，顧影兀然，無聊而病，痞懣艱食。先生趨省，而大父意殊不解，曰：『吾老矣，莫汝待矣！』頃之，聞先生應試得雋，爲之一粲。至是，先生以新娶妻成室，迎大父至道墟，而大父不忘山棲，甫旬即去，不肯留。（據菱山祖墓類狀及舊譜。）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先生二十歲

二月，由會稽縣弟子員補紹興府學生。貧無以贄見學師。師故屢召之，勒作課。先生自鄉入城赴試，率終日不食，門者憐而稱餉之，學師感動始罷課。先生用功益篤，氣機鼓舞。每課藝輒振筆直書，若探囊焉，腕如其口，口如其思，意猶夷自得也。讀書每至午夜，夫人輒繡刺以佐之。讀罷拈題，須臾脫稿，而夫人所級繡刺，未竟一二也。值學使者伍袁萃錄遺，以高等得應鄉試。八月，始赴杭州，就試棘院。豐城徐仕登得先生卷，許爲道器，題其篇端曰：『讀其文如鶴唳九霄，迥絕塵表，知他日非徒以名位顯也。』外大父南洲公方與仲子有粵西之行，舟泊江干。先生出初場，即以試卷走呈，公大喜曰：『甥必舉矣，余何爲事萬里行？』遂辭仲子而還。試畢揭曉，先生果中式四十二名。考官爲編修楊道賓，吏科給事戴士衡。先生歸里，天且暮，用便服謁見母太恭人。太恭人遽曰：『汝倖爲舉子，獨無舉子服可服，而以私褻也？又遲遲入夜，簡親棄禮，自此始矣。』先生亟更衣，太恭人終不樂而罷。未嘗一色喜，意若轉自傷者。大父兼峯公從山中得捷報，喜極至不能步，口張而笑不止，劇病爲之霍然而愈。自此得返儆故里，祖孫一聚首。然猶不忘故業，往來麻溪山中。維時水澄劉氏，向不識所謂宗周，一小孺子寄養外家，一旦成名，莫不驚異，始知章南洲之善教，而推本於章太恭人之三遷

壽昌，不啻孟母三遷云。（據全書卷二十二菱山祖墓類狀，顯考妣行狀，卷二十三南洲先生傳，遺編卷七顯考妣行狀錄遺，黃撰行狀，舊譜及其錄遺。）但戴山歷任始末作『舉鄉試四十六名』，與年譜異，似誤。）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一五九八）先生二十一歲

計偕北上，始入京都，應禮部會試，下第而歸。病目者三年。（據舊譜，但舊譜未立此年。）

十二月五日，先生仲舅章爲漢卒於北流縣署。

爲漢字子清，別號萃臺。父穎，事詳本年譜萬曆三十二年。父子間自相師友。口無過言，身無失行。居家孝友，承雙親志，撫養先生於家，推溼就燥，寒而衣，飢而食，稍長而入塾從師，又長而昏，及遣嫁其姊，無不一一以身自任。先生以一遺孤而有成立，仲舅之力大焉。（其行事詳見全書卷二十二萃臺章公暨配孺人宋氏合葬墓誌銘。）

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始大會同志於無錫二泉，講程朱之學。（據明儒學案。）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病目家居。（據舊譜，但舊譜未立此年。）

閏四月二十一日，長女祖愛生。（據遺編卷六亡兒袞娥葬記。）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先生二十三歲

病目方愈，再値計偕，察太恭人容色日瘁，依依膝下，不欲北行。太恭人趣之，乃隱忍揮淚而別，遂成永訣。既至京師，入國子監肄業。蓋國家令甲凡乙榜必入監方許謁選。而先生念大父與母年逾衰暮，思得升斗祿以供朝夕；萬一是科不第，決意受官也。（據舊譜及其遺錄，全書卷二十二題考妣

行狀。）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一六〇一）先生二十四歲

在京師。

二月二十八日，母章太恭人病卒於家。道遠音遲，先生猶不之知。（據遺編卷三哀陳母節揭。）

章太恭人系出會稽道墟。生於嘉靖辛亥正月初二日。父穎卽本年譜所稱南洲公。母楊氏。太恭人生有懿質，自少閒靜寡言笑，父鍾愛之，因命名曰爲淑。會敎授水澄里中見秦臺公所作文，亟賞之。太恭人年十八，遂歸劉氏。事大父及曾大父母，咸得其懽，里中人無不嘖嘖稱賢婦。積十年而殤一子，舉一女，姙宗周甫五月，而哭夫子，幾以死殉。貧無立錐，就養外氏。咽粗糲，味鹽虀，輒謂未亡人甘此。立數月在姙之遺孤，完十年已散之骨肉。躬操紡織，每至深夜，痛念家艱，居常流淚。坐是體日以羸，年未五十而寖衰。每顧先生曰：「勉之，爲汝父爭氣，望遠大吾願足矣。」宗周既

舉鄉試，嘗一逐隊謁當途，爲人居間，以賄聞。太恭人恚曰：『汝母之爲乎？母則有餰粥在，而爾故出此，懼汝福祚之不長。』宗周惶恐謝罪。見宗周氣宇輕浮，則時時勅曰：『戒之戒之！無多言，多言敗德。無多動，多動敗事。』又常曰：『人須有剛骨，方能自立。人之言曰「人軟受欺」，汝之謂矣。』其他因事督過類此。宗周受教，兢兢奉身如不及。太恭人居恆自操女紅，外輒扃戶靜坐，或終日不移席。動止雍容，一中規，一中矩，步趨而裳襞不動，謦欬之聲，未嘗聞廳除。卽侍坐南洲公，公每伺察其顏色爲喜慍，時或故爲款語博太恭人一啓齒，不可得也。處外家子弟，往往不言而化。有口角者，得其一言卽罷去。喜慍不形，每事有不可於心者，惟終日不語而已。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其天性然也。生平未曾衣繒帛，舊帛數件皆藏以嫁女。御寒止一敗絮，縷縷成百結，一被縕更甚。問之，曰：『此絮已三十年，』終其身不易也。紡績所積，稍有餘貲，委舅氏生息，又益以仲舅所貲，手置腴田十畝，以遺宗周。大父遠樓山莊，桑楡多病。太恭人數遣宗周迎養外家，具晨昏之禮。而大父處之不樂，旬日輒去。太恭人彷徨者必累日，歲時或遺之甘毳。大父每歎曰：『吾不能撫孤，反以累婦！』復又時謂宗周曰：『非汝母，吾安得有今日？』宗周卒成母志，而太恭人竟未

聞登第捷報而先逝，得年僅五十一。其後以宗周貴，誥贈恭人，故宗周稱其母爲太恭人云。（據全書卷十四遵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疏，卷二十二顯考妣行狀，蕺山祖墓類狀卷二十三南洲先生傳，遺編卷七顯考妣行狀錄遺，黃撰行狀，舊譜及其錄遺。）

三月，先生應禮部會試，中一百二十九名。總裁官爲吏部侍郎兼學士臨朐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臨武曾朝節。房師爲編修餘姚孫如游。旋應殿試，賜張以誠榜三甲五名同進士出身。甫釋褐，卽誓不妄交與非同志士，雖邂逅相遇，必趨而避之。識者以是覘先生操持之堅。（據舊譜及蕺山歷任始末，黃撰行狀。）（會墨猶存，見劉子全書卷二十五。）

放榜之明日，先生聞太恭人訃，號慟擗地幾絕。或請爲位受弔，少藉賻贈以襄大事。先生且哭且對曰：『親喪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卽南奔，見星而止，見星而行。四月至家。以未逮含殮，屢欲啓視，家人阻之，輒號咷觸泥塗中，忘其身之瀕於河滸也。大父兼峯公，外大父南洲公責以大義，先生爲飲血而止。親爲廬於中門之外，高廣容膝，四周塗以壁，南穿小牖，如禮制，終日哭泣其中。朝一溢米，非有饋事之奠，足不踰廬閾。杖而後能起。陶望齡來弔，見其哀毀骨立，歎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

善喪若劉君者也』卒哭疏食期而小祥食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苫次中讀禮，旁及六經。疑戴記爲漢儒所附會，考定之意自此始。（據舊譜及黃撰行狀，邵撰傳。）

八月，上哀陳母節懇恩照例旌表以仲子情以勵世風揭。（見全書遺編卷三。）

十二月，葬考秦臺公妣章太恭人於會稽下蔣之原。先是秦臺公殯於梁枋，至是營葬太恭人，遂舉而合之。甓甎壘土先生罔不躬親盡其誠。（據舊譜。）

萬曆三十年壬寅（一六〇二）先生二十五歲

守制，家居。

祁彪佳生。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賦性方嚴，自少至長，淡嗜好，寡言笑。蓋生而近道者。又加以太恭人之庭訓，南洲公之師範，故器識日底堅凝。及居憂，傷祿不逮養，益持節操，衰麻饘粥，動以古人自期。冀上母節於朝，以邀旌表，詣郡陳乞，哀動左右。仁和陳植槐感其誼，爲介紹於德清許孚遠。是年三月，先生如德清而納贄焉。問爲學之要，孚遠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先生遂北面師事之。請爲太恭人作傳。孚遠載筆而書，終以敬身之孝勗先生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卽胸次洒落之明，古人德業不難成。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乃劉子所以報母氏於無窮也。』先生侍杖履纔月餘，終其身守師說不變。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嚴肅入。自貌言之細以至事爲之著，念慮之微，隨處謹凜，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繇來爲如何？又勘明後決裂更當如何？終日端坐讀書曰：『吾心於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則其存之遏之也，不亦恢恢有餘地乎？』（據全書抄述，邵撰傳，舊譜。但舊譜記如德清於八月，此據抄述。蓋三月卽奉詔旌表母節，乞傳於許，當然不在八月也。）

名達案：舊譜此處有『先生早年不喜陸王之學』云云一條，實係萬曆四十一年之事。

御史馬從聘按浙，採章太恭人事上之朝。是年三月，奉旨旌表貞節之門。（據全書卷二十二妣考妣行狀及舊譜。）

三月，先生以饔飧不給，自道墟徙麻溪，力耕自贍。十一月，始自麻溪還居城中水澄舊里。仲嫡朱氏孀居無依，先生迎養於家。（據舊譜）

是年撰讀鄭風一文，以為孔子所以惡鄭聲者，因其似雅而非，恐其亂雅樂也。（見遺編卷六。）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先生二十七歲

先生服闋已久，以大父兼峯公年耄，不欲赴選。公數數趣之，始受命。是年八月，為公周八秩。三月，先生先期大會宗黨，預行稱觴禮，始離家北行。過德清，拜別許師孚遠。孚遠論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因追迦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考功力之進退。先生為之猛省。既別，遂不復見。（據舊譜及全書抄述，及黃撰行狀。）

先生至京師，詣吏部謁選，六月，除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冷曹也，司故多書，先生謝一切造請，鼓篋徧讀。復旁搜本朝典故名臣言行，與治亂否泰之幾，邪正消長之介，而討論之。居官淡素自持，動必勅法，視權貴如若將浼焉。假寓靈濟宮學琴於宮之道士。朝齏暮鹽，彈琴歌詠，聲出金石，不知身在京師也。（據全書卷十四遵例陳情疏及舊譜。）

同年劉永澄官國子學正，潔己好修，先生一見而心莫逆，遂定交。日以學行相切劘。（據舊譜。）

七月，師許孚遠卒。

孚遠字孟仲，（據明儒學案，明史本傳則作孟中。）號敬菴，湖州德清人。成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卒年七十，諡恭簡。其學始於同郡唐樞（一菴）釋褐後，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拚舍身命，畢盡心力，息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用檢（魯源）謂其言動尚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孚遠頂門受鍼，指水自誓。故其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尙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

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孚遠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與郡人羅汝芳（近溪）講學不合。嘗規之曰：『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及官南都大理少卿，與楊起元周汝登主盟講學。周楊皆汝芳門人，持論不同。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維時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而孚遠亦以是解官矣。（據明儒學案。）

先生承章太恭人之教，常志慕龍逢比干之爲人。一日登朝，卽慷慨論天下事。（據全書抄述及卷二十一陳太母徐安人七十序）維時沈一貫當國，與給事錢夢皐朋邪亂政。楚獄妖書，相緣爲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據舊譜）先生草疏極諫，論劾沈錢，友人見之曰：『君亦曾爲老親計乎？』先生默然深念者數日。（據黃撰行狀）念大父年老，厲聲自訶曰：『身非我有，何得乃爾？』（據

邵撰傳）十一月二十七日，遂上遵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疏，（見全書卷十四）朝廷置之不理。（據全書卷十四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疏）友人復來訝之曰：『公昨且擬疏，今胡爾耶？』先生曰：『既以老親故，不得行其志，不告歸，更何待乎？』（據舊譜錄遺。）

是年，顧憲成等創建東林書院於無錫，大會四方之士。（據明儒學案。）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一六〇五）先生二十八歲

三月，上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疏，（見全書卷十四）奉俞旨，準予告歸。劉永澄作歌送別。歸途弔許師孚遠於德淸，哭奠盡哀。五月抵家。（據舊譜，及全書抄述及卷二十三祭年兄劉靜之文。）

六月，外大父章穎卒。

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會稽道墟人。年十四五，從上虞謝狷齋受易，已又學於徐九里。傑然有塵視

珠玉，銖視軒冕之概。大肆力於經術，遂以易名家。發為制義，追琢古致而多獨解。一時知名士無不願交每邀聯講社。少與族兄禮（稷峯）煥（東偁）號章氏三傑。所指授多獲科第，身獨數奇，連十一舉，輒報罷。年踰艾矣，乃去而為人師。其設科也，量人材器而程之，高者抑而下者舉，其要歸於彀率發必命中乃已。至興作之際，風雷迅厲，又使人鼓舞忘倦，故及門多所成就。若華亭徐階孫元春、中州郭蒙吉、順天周應中，皆其所造士也。及老而再遊京師，館閣大臣爭延教其子弟，而及門陶望齡以南宮第一人及第。及還家，年已七十餘矣。八十而孤甥劉宗周弱冠舉進士，尤為一手植成者也。先後及門不下千餘人，傳經世家者，猶數十人。性豪爽，嗜酒，飲輒醉，醉輒罵座，甚至推案。此外則不呼盧，不射覆，惟高談古昔，稱說經史，評騭當世人物臧否而已。雖假館貴人而語不及私，未嘗一涉足勢利。偉幹修儀，丰骨峻整，面浮赭彩奕奕，望之如神人。而一段剛腸正氣，得之天授。當其發揚蹈厲，一徑直前，能令千夫辟易。嘗自言曰：『使余得志，楊忠愍事業不足多也。』既有志不遇，益憤嫉流俗，往往發之於酒，既老而罵座益甚。嘗自笑曰：『氣足以配道義，酒亦足以配道義。』又曰：『吾平生嫉惡太嚴。』然人有片長，輒頌道不置。遇有德於己者，一

飯不忘。尤喜周人之急。律己則循禮法，雖造次不設惰容。而心事磊落如晴空，胸次洞然，無纖毫隱伏。故所至爲人所畏服。卒年九十二。所著有易解及詩大雅解。配楊氏，生二子：長爲雲，次爲漢，一女，卽宗周之母。皆先卒。宗周自幼賴其撫養，受其教育以長以成，卒不負其扶持之苦心。於其病也，侍湯藥晝夜不懈。及後，立主私祀之，題曰先師。不以戚而稱師，志教養之恩云。其後久之，立爲祀典，春秋二祭，配以考妣，戒子孫百世不祧。又置南洲公祭田及兩舅祭田若干畝，以遺章氏，俾世守之。（據全書卷二十三南洲先生傳卷二十二顯考妣行狀，卷十四遵例陳情疏，遺編卷三哀陳母節揭，及舊譜。）

八月二十九日，大父兼峯公卒。

兼峯公延師教子，不事生計。三子繼亡，家道廢落。遷徙無常，炊煙屢絕。旣聽長媳大歸章氏，長孫寄養外家，己則種秫山田，只圖一醉。爲人坦直，絕不知人世有機械事。與人處油油無競。一切恩怨好醜，不設於胸次。平生自喪子以外，絕未攢眉。雖處困阨亦絕不問生計。曰：『人生得喪命也，長戚戚何爲？』及晚而孤孫成立，則曰：『使我向者以憂愁自隕，亦豈有今日哉？』教子不酬而

捷收於孫，中年困阨而忽以望外遭逢，享其餘慶。生於嘉靖乙酉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一。配陳氏，早卒。生三子一女，長卽宗周之父坡，次埃，季增，女適道墟章立鎬（據全書卷二十二蕺山祖墓類狀。）方宗周之告歸也，秉峯公滋不懌，忽忽自怪曰：『兒告養不祥。』頃之，病瘖轉劇，宗周侍湯藥不懈；臥不貼席，則身代茵蓐以承之；飲食不能下，爲潔口咀之，更和藥滑以進。晝夜不交睫者四浹旬。既承重，擗踊哭泣有加。苫次恆懼，卽於匪彝，爲祖考羞，十月，作皇祖之詩以自警。（據舊譜及祖墓類狀，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先生日記自此年以後，至於乙酉，完備無缺。（據全書抄述。）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先生二十九歲

承重家居。

沈一貫罷相。（據明史。）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先生三十歲

承重守制，居喪之暇，假館於大善寺僧舍，進宗人戚屬而授以舉子業，教學者一準規矩，出入進退，俱有成度。課督甚勤，曠業則令長跪，有不率教者，則夏楚之，成童以上弗恕也。末世師道陵夷，見先生嚴毅，咸驚異焉。（據舊譜。）

先生足跡不至公庭，官吏有造廬訪問者，亦拒弗見。鄉士大夫相往來者，惟周應中陶望齡王汴（積齋）而已。（據舊譜。）

冬，服闋，不入京候補。（據舊譜三十二歲。）

先生饔飧不給，歲貸米於大善寺僧，取之如外府。然恆越一年必償其直，方償畢而復貸，如是者二十載。然故舊窮婣就食者常滿座，先生朝夕蔬糲，悉與共之，絕無難色也。（據舊譜錄遺。）

葉向高預機務。（據明史。）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一六〇八）先生三十一歲

仍授徒於大善寺僧舍。五月，寢疾，乃輟講。（據舊譜。）

先生遺腹稱孤，稟質最羸，兩遭大故，過於哀毁，遂患虛眩，浸就危篤。夫人亦以瘵臥病，兩榻相對凡三年。投以藥餌，俱不效，遂專事靜養。久之漸瘥，倚第授二女讀，教以小學之禮：每晨夕問安侍膳斂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敢退，宛然內則之儀焉。（據舊譜。）

會稽知縣趙士諤與先生同年，屢通好，先生皆不答。一日問疾，直造榻前，見皁幃縷縷百結，擁一敝衾，所用皆破缶。出而語人曰：『梁伯鸞管幼安以上人物也！誰謂處士純盜虛聲哉？』（據舊譜。）

是年，先生遷居武勳坊。（據舊譜三十四歲。）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先生三十二歲

二月，申文吏部，以病請告。部覆，得俞旨。（據舊譜。）

戊申己酉之間，朱國楨託陶望齡以參藥相贈。（據全書卷二十與朱平涵司成書。）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一六一〇）先生三十三歲

八月，黃宗羲生。（事詳姚名達所撰年譜。）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先生三十四歲

三月，淮撫李三才爲崑宣黨所攻，顧憲成貽書救之。五月，御史徐兆魁疏劾東林講學諸人，陰持計典，攻東林者蜂起。（據明史。）

六月，劉永澄訪道至杭州，貽書先生邀會於西湖，先生卽命掉西渡，慰勞甚歡。各出證數年學力淺

深。維時黨論既起，永澄語及當世之故，輒刺刺不休。先生曰：『此進而有位之事也。吾輩身在山林，請退言其藏者。』因相與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纚纚三日不倦。永澄爽然自失曰：『予學猶未乎？』已而曰：『予所論說第險耳，如蹋懸崖，幾難試一武。』先生得之瞿然。時方習靜，以存養之功與永澄言之也。（據舊譜及祭劉靜之文。）

八月，詔起復先生原官。先是浙江巡撫高舉巡按王洪基薦先生於朝。維時內閣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皆正人，方汲引諸名流，得薦，即疏起先生原官。故事：庶僚病愈，赴部候補。先生病愈亦不出，居家凡七年。丕揚知先生素以道自重，遂登啓事云。（據撰行狀及舊譜。）

冬十月，先生自武勳坊居蕺山之麓。壻陳剛之祖思石公以先生無棲椽，乃輯室以迎。先生仍遺之僦鏹以居。（據舊譜。）

丁元薦始致書定交。（據同上。）

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先生三十五歲

正月，發自家。（據舊譜）道過無錫，謁高攀龍，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一論居方寸，二論窮理，三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自此益反躬近裏從事治心之功。（據舊譜）過實應，訪劉永澄，永澄病，相與究養心之旨而別。（據舊譜次年。）

三月，至京師，受行人司行人舊職。（據舊譜。）

四月奉命副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册封益王。（據舊譜。）

南京各道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皇帝不報。（據明史卷二十一。）

五月，顧憲成卒，年六十三。

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幼從張原洛讀書。原洛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多所啓發，介之於薛方山。方山授以考亭淵源錄。萬曆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屢擢屢謫。以文選司郎中削籍。戊戌，始會同志，甲戌建東林書院，遂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各地聞風而起者，武進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宜興有明道書院，常熟有文學書院，皆捧珠槃請蒞講焉。其論學

與世爲體，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天下君子之途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斥逐敵派，而葉向高特爲東林所期許，遂獨秉政。未幾而淮撫李三才爲敵派所攻，憲成移書吏部尙書解之。其書爲好事者所傳，東林由是漸爲怨府。及憲成卒後，向高亦罷相，臺諫右東林者並出，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憲成爲學，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道法，自斯言始。（據明儒學案及明史。）

是時先生奉使過寶應，聞劉永澄卒甫踰一旬，登堂撫棺而哭之慟，三宿乃去。（據全書卷二十三祭年兄劉靜之文。）

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刻苦奮勵，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府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作甲乙志，邸中雜記，註離騷。雷震郊壇，上疏極諫。滿考將遷，恥與沈鏜同朝，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謝病歸，杜

門讀書。是歲，起職方主事，朝命及門而卒。年三十七。永澄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汲汲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於國朝掌故，兵屯漕儲之類，靡不諳練，有條貫，思以見諸行事。高攀龍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生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其神苦，其魄大，其氣銳。絕塵而往，一日千里，不勝髓竭力耗以死也。』（據明儒學案卷六十，全書卷十八請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諡典揭，卷二十六淮南賦。）

先生平生爲道交者，惟周應中高攀龍丁元薦劉永澄魏大中五人而已。而攀龍及永澄尤以德業資麗澤，稱最摯云。（據舊譜）（黃撰行狀，加黃尊素爲六人。）

七月，先生與彭惟成等至江西建昌，行册行益王禮。王具報百金，先生謝之，止受贈言一軸，素琴一張，褉帖數幅，角帶一圍，餘無所取。（據行狀舊譜）

八月，自建昌歸里省墓。（據舊譜）九月，爲章甥一匡納采朱氏。（婚啓見全書卷二十一）閏十一月，撰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稷峯章公墓誌銘。（見遺編卷七。）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先生三十六歲

春正月，將回京復命，發自家。（據舊譜。）

三月，過寶應重訪劉永澄之里而弔哭之。（據舊譜。）撰文以祭追敍生平交誼，其要曰：

『……予每以兄一身之進退卜世道之消長，而以一念之憂喜卜君子小人之進退。……兄嘗邀予謁顧涇陽子，予以病不果。後託兄介紹，將有日矣，而兄亦病，病且死，涇陽亦死。此一段師友因緣天若有以限予，而予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爲知己羞。至今清夜而發憤，不知靜之之陶鑄我也。予嘗與兄論交際，則曰：「餓死甚小，失節甚大。」論出處，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他日遺書勸駕，又引漢李固逆黃瓊書所謂「處士純盜虛聲，願弘遠談，一雪恥之」之

語，規責懇至，令人毛悚。論名實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凡此皆以匡予之不逮也。又嘗謂予曰：「子如連城崑璧，倘蒙一點瑕，便當壞盡。」愛我哉！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予能無加慟也耶？

「兄學宗朱子，由踐履而證操存，其要歸於持敬。識定力沉，眞性昭著。一洗異端鄉愿之習。常與兄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予間嘗以寸莛自效，而虛見無當。兄每謝予曰：「如子言，吾學猶非乎？」由是精進獨苦，去而悟道於大江之金山，至忘寢食。久之，歸謂介弟曰：「靜坐甚有益。」兄至是已聞道矣。第之聖門，抑亦有諸己之信矣。……予嘗漫說靜，漫說生死，兄輒自引以爲他山之石，而還以攻予曰：「第險耳，如蹈懸崖，幾難試一武。」予通身得汗，一字而中膏肓，不覺其身之再造也。自今思之，靜之自是從戰兢危厲中來，由實以致虛。而予自愧其倒行逆施，永墮於望洋之見也，而終莫予告也。予能無終慟也耶？……」（見全書卷二十三。）

復作淮南賦以誄之。私謚曰：貞修先生。（據全書卷二十六。）

夏四月，至京師，復行人司行人任。（據舊譜。）

上敬循使職諮陳王政之要懇祈聖明端本教家推恩起化以裨宗藩以保萬世治安疏洋洋六七千言。其要曰：

『……臣居恆念天下事大壞極弊者，未易枚舉；而宗藩之政，尤爲孔亟。敢因馳驅所及，俯竭悃悃。……

『……文皇帝起於藩服，遂增束濕之政。累朝以降，一懲於漢，再懲於寧，而國家所以計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猜忌刻削之制窮，而因仍苟且之政弊；澤竭於上，威頓於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當事者思欲善變之而不得其說也。顧標而失本，覩其倫而遺其全，亦何救於成敗之數乎？臣以爲欲策時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法先王之意而通之。臣請以六議臚陳：

『一曰議爵：……

『一曰議祿：……

『一曰議官：……

「一曰議教：……其教必先德行，重經術，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賓興，略倣選貢例，以論行爲主。若漢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爲近古，而科舉帖括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典壞，而言揚行舉之意微，士鮮有用之才，朝多倖位之弊，甚矣後世科舉之謬也。……

「一曰議養：……

「一曰議制：……

「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盡蹈漢唐季世之轍矣：爵濫而輕，祿侈而匱，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今天下吏治之汚，民生之困，士習之窳，邊防之弛，紀綱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於後人之沿習，而顧重誣祖宗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斷持之，以藉口於法祖。是亦所爲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

「雖然，臣所議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

「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之職，問安視膳，一日再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子

職之謂何？且陛下日溺於宦官宮妾之近，而皇太子羣臣處睽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世不乏左右窺伺之奸，多方播弄，使孝子見疏，忠臣被構，陛下獨不念之乎？……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託於阿保之手，亦知他日艱大之業乎？……陛下盍亦法高皇帝一令練習啓事，益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匕鬯乎？至於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敝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所狎者宦官宮妾，而後推狎於皇太子？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固如是乎？……竊謂陛下不善愛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愆之國之期乎？頃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皦日乎？臣恐姑息之爲見者，終不結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不婚，天理人情，舛戾已極，尤其不可解者。然則陛下之於所厚者，無所不薄矣，尙能推恩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見全書卷十四。）

疏入，不報。（據舊譜）

先生又上書內閣大學士葉向高，責其不能力贊福藩啓行，辭氣切直。（此書亡逸）向高謝之。（據

舊譜。）

五月，皇帝諭吏部尚書都察院：『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政者，罪在不宥。』（據明史卷二十一。）

六月，子汋生於家。（據舊譜及黃宗羲劉伯繩先生墓誌銘，邵廷采貞孝先生傳。）

冬十月，上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疏，其要曰：

『……國家之有賢人君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而其人未有不立槁者。

『我皇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爲而天下晏如，不忝正統初服。然國運日已中葉矣。邇者皇上於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以東林爲語柄者，臣竊痛之。

『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眞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扶危顯微，屏玄黜頑，得朱子之正傳。亦喜別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於披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惟是清

議太明，流俗之士苦於束濕。尉行救淮撫李三才一書，謗議紛起，卒羅讒困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有申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於是東林之風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爲門戶門戶云。嗟嗟！東林果何罪哉？

『自東林以淸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峻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坐其黨者因切齒東林，不忘報復，爲翻局計。御史熊廷弼因嘗詬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勘，而積怨一發，救廷弼者張皇四起。逐總憲，處臺省，總結局於于玉立諸臣而得志焉。崑宣報復之禍，於是而慘矣。乃至以廷弼一勘，輒坐東林籠罩朝士，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癉，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訓也？

『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其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黨。倘朝廷一日賜環，而有不人人爭按劍者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略跡而原心，二臣者亦皆皎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然則東林無罪歟？標榜唇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淮

撫，欲盡鉗天下黜貪之口，以天下之國是，其誰聽之？由是四面樹敵，一體之中，頓分吳越。陵夷至於今日，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成一片慘殺氣象，則東林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歟？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必以門戶阱也。且吾以爲門戶而破之，迺今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

『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尙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尙同之念，牢不可破。勢不强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伐異。臣勸諸臣反其所以攻人者而自訟焉，卽爲東林之徒者亦姑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交反而兩得其平，亦庶乎而可以遠怨矣。審如此將胥天下而遊於大同，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何以攻東林爲哉？

『雖然，臣請進於是，夫學亦難言矣。昔者孔子歿，門弟子轉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而爲輕世傲物。彼其以聖人爲之依歸，而且一再傳弊矣。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頑鈍而無恥。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臣恐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

「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焉，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矣。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要法，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於戲！本虞廷之中以建皇極於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於聖天子今日。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伏維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朝諸臣，弗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賢者。仍下一切廷臣表章立判忠邪，使賢臣安於有位，而不肖者亦得以洗心易慮，共沐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殷鑑不遠，空國之禍，將有臣所不忍言矣。臣愚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不容隱忍，輒忘忌諱，干冒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見全書卷十四。）

疏入，不報。（據舊譜。）

汋案：先生是疏，逆覩東林後日之弊而爲之砭，要以化偏黨而歸蕩平。藉令謀國有人，早爲消弭，崔魏之禍可以不作。無奈彼此意見不化，相傾相軋，卒至羣賢駢首而宗社隨之，辜負先生當日苦心，惜哉！（舊譜原文。）

南京山西道御史浙人孫光裕遂飛章攻先生，謂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以袒荊養喬，尤苛訾高攀

龍不已。（據遺編卷三妄言被糾據疏質明以彰公理揭。）

先是，黨崑宣者多浙人，要先生爲助，先生不少動。時選授銓曹，浙東衆論屬先生，同籍商周祚來晤曰：「無談時事，旦晚吏部矣。」先生不答。及拜疏，羣小狺狺，而浙人恨之尤深。（據舊譜。）

是年，先生有與陸以建年友書五通。以建論學先提主腦，不喜言工夫邊事；一涉省察克治，必掃除之。先生第一書云：

「……今世所云掃除者，自謂處之圓滿。不知視聽言動間有多少不愜意處，如告子之不得於心，往往而是。第不從而求之，強以危者爲安耳。迨其久也，一概抹殺，直自安之所謂，烏知其非有也？

「聖學要旨攝入在克己，即大中之旨攝入在愼獨，更不說知說行。周子「學聖有要」一段，亦最簡截，與克己愼獨之說相印證，此千古相傳心法也。」（見全書卷十九頁一。）

「文成每言「博學者學此者也」，庶幾此意。然象山陽明之學，皆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談克己功夫，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事矣。其所言博學等語，乃爲經傳解釋，非陽明本旨。要之，象山陽

明授受，終是有上截，無下截，其旨險痛絕人，與龍溪四無之說相似。苟執其說而一再傳，終必弊矣。觀於慈湖龍溪，可見，何況後之人乎？」（見遺編卷四。）

第二書云：

「道形而上者，雖上而不離乎形。形下卽形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下學非只在灑掃應對小節，卽未離乎形者皆是。乃形之最易溺處在方寸隱微中。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卽形上形下之說也。是故君子卽形色以求天性而致吾戒懼之功焉。在虞書所謂精一，在孔門所謂克己，在易所謂洗心，在大中所謂愼獨，一也。後儒所謂一，所謂主敬，立大本，致良知，一也。又安見形色之謂下而天理之謂上哉？是故無微顯，無精粗，無內外，無之非下學，則無之非上達。又安見視聽言動非所以求仁哉？喜怒哀樂非所以致中和哉？人情事變非所以立大本哉？道固不涉空虛，學亦不落罔象。此古聖賢相傳心法，所以迥別二氏。

「今世俗之弊，正在言復不言克，言藏密不言洗心，言中和而不言愼獨，言立大本而不言心官之思，言致知而不言格物。遂不免離相求心，以空指道，以掃除一切爲學，以不立文字當下卽是

性宗。何怪異學之紛紛也。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見全書卷十九。）

第四書有云：

『……君子之學，言行交修而已。孔門屢屢言之，曰「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不敢二字，何等愼著。眞是戰兢惕厲心法。此一點心法，是千聖相傳靈犀，即宋儒主敬之說。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不必另說天說性作蛇足也……』（見遺編卷四。）

第五書云：

『弟昨夜夢陞衞經歷，心甚不快。弟雖欲謝病去官，不知此夢從何處來。看來終不忘榮進念頭在。夜之所夢，未有不根於晝者。如濂溪言明道喜獵心猶在，特潛隱未發。乃知我輩一腔子都爲聲色貨利貯滿。如飲食要適口，居處要雅靜，衣服要整潔，日用生涯，一切動得，都是物欲心未亡。今那得一副義理去勝他。看來只爭昏覺之間，纔覺到無妄非眞矣。然衣食居處之念，亦是天性所有，只有一點好名心是毒藥，不可不克治耳。』（見遺編卷四，舊譜錄遺亦引其夢。）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布妄言被糾據疏質明以彰公道揭，其要云：

『職於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內拜爲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事。職竊見近日世道交喪，黨論方興，其病乃在學術未明。因發明東林顧憲成之學，以見攻之者與學之者俱不能無過。職區區朴忠自信從世道起念雖觸時忌而不顧。職且席藁靜聽出位之誅，久之而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糾疏至矣。職以言獲罪，職復何言？顧御史猶不忠告，尙欲發明未盡之旨，職敢無說而處於此？……

『猥以今日紛紛之構，實自崑宣之獄始。……寃崑宣者，未有不嫉東林者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救廷弼者也。……

『職固謂今天下宜崑宣自崑宣，廷弼自廷弼，救者自救，東林自東林，王李自王李，兩不爲黨而兩相入，執爲門戶以內門戶以外，則天下太平，此職所以分東林之罪也。……

『嗟嗟！東林何罪哉？自皇上畢世怒忠臣，而江河意氣不免成此一種褊激學問。識者但當哀其風會之流，擴以包荒引之大道。何至相猜相忌，輒以口舌之罪，亂政之科，傷天下賢人君子之心，激成黨人之禍？豈不深可惜哉？……』（見遺編卷三。）

同月，以羣小在位，黨禍將興，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據舊譜。）

江西巡按韓浚上疏參先生，比之爲少正卯，謂行僞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尙方加誅，以爲惑世誣民之戒。歸子顧劉廷元復相繼攻之。蓋爲先生修正學一疏發難也。（據舊譜錄遺）先是，浚以巡鹽按浙，行部至紹興，修年誼，謁先生者再。先生患病，謝之。浚疑爲僞，一日屏騶從單車造門。蒼頭報按君至，而浚已入臥室，先生亟從幃後避之。浚恨絕之甚，遂有此狂詆。（據舊譜錄遺別條。）

三月，先生出都門，沿途詠酬別長安友人，河干別諸父昆弟，過張灣，陽穀道中，辭春歸懷諸詩，有『杜門重憶十年病，束髮誰先天下憂』，『志慕古人聞道晚，學迂當世問津遲，三年徽祿慚明聖，萬里孤鴻惜羽儀』之句。（見全書卷二十七。）

五月，抵家。闔門讀書。（據舊譜。）

與周生書曰：

『不佞少而讀書，卽恥爲凡夫。旣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身試之風波荊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慮，不諱調停，外不知羣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則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箸。直眼見銅駝荊棘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爲天地立心，爲人民立命，萬物一體，亦全爲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惓惓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川。朱先生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垂之萬世。由是觀之，一歲九遷，非惟不足爲賢人君子重，而誣謗之交，困難之亟，反足以玉成賢人君子。丁長孺不忘他山，以不佞言爲攻不佞，其敢忘先民之遠猷乎？敬佩明教之辱。』（見全書卷二十。）

同年徐縉芳（十洲）以御史巡鹽淮陽，聞先生窆亡親營葬事，欲遺百金以贈，屬丁元

鷹爲之先容先生答書拒之，縉芳嘶服。（舊譜附記於萬曆四十六年，實係此年之事。）其書略云：

『長安中似此世界亦忍口不得。人固曰子學長孺，吾亦曰學長孺。嗟乎！長孺不足學，乃欲我學翩翩朱紫者耶？雖然長孺銳，不佞平；長孺心熱，不佞心隱；是乃學長孺者，亦惟長孺亮之而已。若乃山林學問，便只是平淡布素，不必冥冥，亦不必汲汲。黨錮之日，孺子亦其人乎？……

『十洲……百金之餽，其所取者義乎不義乎？卽十洲心下過得去，殆亦非道義之愛也已矣！請弗汚我先人墓上石。不佞平生固僅有先人一事未了，姑將茹荼帶索，待此餘生幸無以爲故人念！……』（全書卷二十與丁長孺禮曹書。）

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乃著心論曰：

『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全書作五法）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是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是爲五常。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皆是也。

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於潰氣，合於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據舊譜及全書卷二十三。）

七月，撰伯舅司馬氏章太安人七十壽序。（見遺編卷六。）

八月，禮部右侍郎孫愼行拜疏自去，東閣大學士葉向高致仕。（據明史卷二十一。）

十月，女兄卒，先生迎養其子章一匡。

姊長先生二歲，以萬曆丙子生。少同養於外家。外大父爲擇壻而得章養仁。姊歸養仁，而養仁以母亡，哭毀三年不食肉，竟成瘵癆以死。姊育一女一子，年方二十四而寡，厲志撫孤，憂瘁成疾，處牀褥者十年竟不起，得年僅三十有八。方先生之喪其母也，牽姊衣而哭曰：『姊卽吾母，今事姊如事母矣。』時姊已稱寡，故相依倍親，冀聚首耆艾，稍減失恃之痛，以是姊每歲半在先生家。先生平日自爨煬小竈，及姊歸，命夫人甃大竈炊之，事之如大賓。凡有甘旨，姊未食不敢嘗。及姊卒，諡曰貞範。撫其子，曰：『吾聊以終事姊之念云爾。』（據全書卷二十三女兄貞範夫婦小傳，舊

譜及其錄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先生三十八歲

正月，撰亭山墓祭申辭。（見全書卷二十五。）

先是壬子，先生北發，陳堯年率先執贄問道於門下。及先生給假歸，望隆隆起，青年多信爲眞儒。於是堯年復率諸生二十餘人納贄北面。先生爲之講授於貼隣朱氏之解吟軒。謂德行本也，時藝末也；教學者先行誼而後文章。本經之外，兼舉一經，旁閱子史性理諸書，有暇則令習禮歌詩。每曰：『古人生稟朴茂，又有三千三百之禮以爲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才也易。後也禮教蕩然，士多習爲猖狂之行，於凡威儀之節，言動之準，廢而不修，驕惰已成，馴至決裂；子弟而悖其父兄，幼卑而陵其師長，往往有之。今欲學爲人，請自學禮始。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進一反，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苟能致謹於斯，淺言之則小學之科條，深言之卽收放心之要法也。』故設教一以嚴肅爲主。盛

暑未嘗去冠服。有蕩簡者，則擯諸門牆之外。大約規模視丁未更宏闊云。朔望考課畢，或尚論古今人物，或商榷坐下工夫，間一命酒，登蕺山之巔，歌古詩，二三子和之，聲振山谷，油然而歸。（據舊譜。）

解吟軒在先生所居屋後，爲門人朱昌祚（綵之）別業。先生僦居於所親陳思石，僅足蔽風雨，無餘房可爲誦讀處，故昌祚延先生至軒中，朝夕講論。凡四方來請教者，悉寓其中。（據舊譜錄遺。）

是年，嫁女祖愛於陳剛。（據遺編卷六亡兒哀娥葬記。）

五月己酉，薊人張差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被捕下獄，雖即伏誅，而梃擊之案自是起。（據明史卷二十一。）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西一六一六，清太祖天命元年）先生三十九歲

授教於陳氏之石家池。著酒色財氣四箴示學者。（據舊譜）戒『諸生無故不得約人酌，常舉酌以九行爲度，暫舉者倍之，不及於醉。主人進常膳，設四豆二葷二素；暫舉各四之。仍不得呼盧爲樂，

違者加罰。尤禁三兩成羣，出入酒肆。犯者猥屬市廛行徑，非吾徒也，逐之。其或被人引誘者，重責之；再犯者逐之』（酒箴）『諸生父母在，一月一歸省；父母亡，再月一奉先。此外無故私歸家者加罰。若晝狎淫朋，夜宿娼妓，干犯名教，言之汚口，犯者立逐』（色箴）『今約諸生毋與米鹽，毋權子母，毋假財帛。此外更有恃弈賭錢者，逐之』（財箴）『今約爾諸生，善則相傳，過則相規。値月輪掌，美惡必書於册，聞過不舉者罰之，輕重與犯者同科。仍責首座生提領無忽』（氣箴）（全書在卷二十三，統名學戒四箴）先生嘗曰：『學以變化氣質爲先，矯輕警惰，道在人倫日用之際，事親從兄。』（據舊譜錄遺）蓋此時語也。

春，同年王時熙（止敬）以御史觀察浙東，移節紹興。先生外祖大參公（健甫）私囑以先生母氏建坊之役，時熙亟索牒，先生乃以太恭人事狀及請豎坊懸旨旌表之詞，亟託時熙，上奏施行。（書名與王止敬分巡，見全書卷二十。）時熙下所司，如例建章太恭人貞節坊於萬安里。秋七月，鳩工治具，先生手書其額，北面曰宇宙完貞，南面曰冰霜勁節。（據舊譜及貞表錄跋）後與書時熙，求所謂不虧其身，不辱其親之旨。（書名與止敬二，見全書卷二十。）又有謝王止敬分巡旌表

先貞節啓，謝李懋明按臺表揚先貞節啓。（見遺編卷五。）

是年有辭崑崙叔招飲和來韻詩三首。（見全書卷二十七）先生平日不赴人飲，亦不招人飲。越中縉紳有蓬萊會月一治具燕集。先生登第後，有邀與會者，先生曰：『不談道，不講藝，爲此無益之舉，無論虛費貲財，卽光陰詎不可惜乎？』固辭不往。前輩以是服先生雅操云。（據舊譜錄遺。）

是年正月，滿酋努兒哈赤稱皇帝，建元天命。（據東華錄）。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西一六一七，滿洲天命二）先生四十歲

春，仍授教於石家池。（據舊譜。）

遊杭州，有湖上贈別丁長孺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女招兒夭，先生有哭招兒詩。

又有自嘲詩。

三月，有山居卽事，自慰，答門人鼎弟書，懷諸生，示諸生用前韻，寄懷姜養冲諸詩。（並見全書卷二十七。）

是月，移席郭外之韓山草堂，草堂，族兄方伯毅（乾陽）之別業也。（據舊譜。）

著座右銘四則：

『吾耳聽而目明，以及口味鼻臭手持足行，無一非人也，而莫知所自成。吾耳自聽，目自明，自味，自臭自持自行，無一人也，而莫知所以生。吾將極無極而窮無窮，冥心於屈伸禪代之形。於此有我焉超三才而獨靈。非人非天，寂寂惺惺。於戲，其天下之至誠。

『毋作疑心事，毋矢謊口言，毋遂非文過，毋侮人自賢，毋徇人而枉，毋有我而堅，毋戀愛中鏡，毋長習中年，毋誤病中藥，毋死書中詮：凡此十義者，日比韋與紘。一義攝諸義，一心還本然。先決立定志，銳根能百千。借曰他人耳，終身亦已焉。

『此憧憧而來者誰乎？後憧憧而往，如販廝估利與名歟？一夕千途，手不及拮据而口卒瘏。有造物者假予以邯鄲之符，顚倒苦樂弄予如疽，主人始瞿然而悟，叱風馭雲，去二豎而從吾，逍遙乎

與天爲徒。

『冥宇宙心，塞聖賢口。渾乎遊萬物之樊而出鳥入獸，死能與草木同朽。打得過儒前與佛後，是一生了手。將目我爲鄉愿，則否。』（見全書卷二十三。）

四月幾望，和楊時（龜山）此日不再得詩，示學者。（見全書卷二十七。）

是月，撰表貞錄跋，敍母氏貞節坊豎立之經過。（見全書卷二十一）表貞錄卽先生所輯時賢表彰母氏貞節之文詞爲一書者也。

是月，魏大中渡江來訪先生。（據舊譜。）

馮從吾亦致書通問，以學業相勗勉。（同上。）

五月，代房師孫如游作陳太母徐安人七十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有寄懷李懋明公祖彙呈王止敬公祖詩，以二人皆去官也。（見全書卷二十七。）

九月，孫如游七十壽辰，先生有寄壽孫鑑湖先生七十詩三首。（見全書卷二十七。）

是年，朝廷考察京官，主計者盡黜東林諸君子。河南道御史韓浚必欲以考功法處先生。考功郎趙

士謂言於衆曰：『劉大行貞修拔俗，士謂昔令會稽，稔知之，非相倚爲名高也。且論人不以職業爲衡，而横持方隅之見，豈得爲虛公之道乎？』浚乃止。（據舊譜錄遺及全書抄述，參看本年譜萬曆三十六年，四十二年。）

先生與諸生講論語，日書其大旨，久而成編，名曰論語學案，是年乃出示學者。（據舊譜。）

洵案先生壯年力學，不可盡考。讀論語學案而知當時進修之敎，篤居身之謹嚴，有寧卑毋高，寧峻勿夷之意，居然孔子下學法門。入第見晚年德器和粹，以爲先生之學得力在涵養，而孰知植基於艱苦刻厲如此也哉？（舊譜原文。）

論語學案至今尚存，劉子全書收入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一，凡四卷，其精要之語，足以表顯先生學術者，精擇略述於左：

『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時習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孔子一生精神，萬古宮牆戶牖，實盡於此。

『學之爲言效也。漢儒曰覺，非也。學所以求覺也，覺者心之體也。心體本覺，有物焉蔽之，氣質之爲病也。學以復性而已矣。有方焉，仰以觀乎天，俯以察乎地，中以盡乎人，無往而非學也。學則覺

矣，時時學則時時覺矣。時習而說，說其所覺也。友來而樂，樂其與天下同歸於覺也。人不知而不慍，不隔其爲天下之覺也。故學以獨覺爲眞，以同覺爲大，以無往而不失其所覺爲至，此君子之學也。說學不慍卽是仁體，孔門學以求仁，卽於此逗出。』（以上時習章。）

『孝弟是後天最初一脈，爲萬行之所從出，故學以務本者本此。然孝弟又有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也。是爲良知，是爲良能。於此而反求其本，其爲天命之性乎！』（其爲人也孝弟章。）

『……君子學以愼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切言動事爲慶賞刑威，無不日見於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些子，只有一個淵默之象，爲天下立皇極而已。……衆星……晝夜旋轉，……天樞不動，……卽不動處是天心，這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一也。』（爲政以德章。）

『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條理貫通處，渾無內外人己感應之跡，亦無精麤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纔有塞

洑，便與洎融，纔有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徹，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一貫章。）

『鄧守宇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予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能不貳，故於過時求一，法曰不二。此正復性之功。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不遷怒，遇過能不貳過。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無謂復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不遷怒章。）

『古人濟大事，全靠腳跟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是此等作祟也。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可以託六尺章。）

『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閒看。打得過簞食豆羹關，便打得天下關。（舜禹之有天下章。）

「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子絕四章。）

「顏子之學，纔動輒便可到頭，爲從文禮處得力來。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禮亦不免於執著。絕意去智，專用力於末由之境，微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顏淵喟然章。）

「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於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即事，事即理。其常也，乃所以爲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爲經也。故權非反經而爲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而一者也。（未可與權章。）

「吳康齋夜半思處貧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故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拚一餓死，

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與一斷以義，無纖毫擬議方便法門。（貨殖章。）

『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皆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

『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言公言覺言生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卻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仁者人也，」蓋曰：仁之所以為人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仁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便能愛物。天地以生物為心，本來之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

『問：己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

「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個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方勝盜賊。曰：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個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皆先據個主人在，便是物欲，所謂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克復章。）

「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是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爲難者，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個己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個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克伐怨欲章。）

「問出位之思，曰：孟子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思不出位章。）

「古來無偸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愼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註腳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爲道病。」（修己章。）

「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爲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

不少，轉相祖述，遞流遞遠。一變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三變而爲蘇張，終變而爲佛氏之學，以返老氏清淨易簡之初旨。嗣後士夫往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麁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之學，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原壞章。）

「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着性？性是就氣質之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性相近章。）

「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人，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性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體。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亦無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糅雜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人性流行

之妙無往而非中矣。（堯曰章。）」

是年，又有與王年臺（應乾）年友書，其要曰：

「……然吾儒與二氏終異途徑，卽陽明先生未嘗不涉足二氏，而其後亦公然詆之，且援子靜爲非禪，則必有獨覺禪之爲謬者。而後人輒欲範圍三教，以談良知之學，恐亦非先生之心矣。讀年臺格致辨，大抵力提主翁，以爲印證物理之學，而八者一齊俱到，可爲深契文成之旨。第其所爲主翁者，果卽物以求之乎？抑先物以求之乎？如先物而求之也，則心自心，物自物矣，而復本心以格物，是役其心於外物也，勢必偏內而遺外矣，焉能格之而焉能致之？卽其所爲格而致焉者，立格其無物之物而非吾之所爲物也，且致其無知之知而非吾之所爲知也，且其所爲誠與正者亦無意之意，無心之心，而非吾之所爲心與意也。修齊治平，一舉而空之矣，此龍溪之說所以深陷於釋氏而不自知也。若卽物以求心，則物未嘗外也，而知亦未嘗內也，卽格而卽致矣。二者於年臺何居焉？陽明先生主腦良知而以格物爲第二義，似終與大學之旨有異。儒釋之分，實介於此。在先生固已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矣。又何怪後人之濫觴乎？世教滔滔，願年臺力迴禪

轍，直達孔宗，以續斯文之脈。因病服藥，病已則止，不無望於今日……』（見全書卷十九。）

又有與朱平涵司成書。（見全書卷二十一。）

又有壁帖數十條，皆自言功用處，今不傳。（據舊譜。）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西一六一八，滿洲天命三）先生四十一歲

曾祖茅山公，曾祖妣茅夫人，祖兼峯公，祖妣陳夫人，仲叔中望公，季叔秦屏公，季叔妣王安人，三世七喪，久未克葬。先生卜地久之，至是年始得地於會稽雙井里之菱山。十一月，遂舉三世之柩以次窆焉。（據舊譜。）

撰菱山祖墓類狀。（見全書卷二十二。）

滿洲兵取撫順。（據東華錄。）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西一六一九，滿洲天命四）先生四十二歲

題彭使君册詩，有『近者國造難，繇役增倍蓰。豈不急公上，十室而九洗。以茲費征繕，吏亦罕下里。頻年禾黍登，稽人小康耳』之句。（見全書卷二十七。）

爲沖倩叔兒題百福衣詩。（見同上。）

二月，經略楊鎬誓師遼陽，總兵官杜松、劉綎、馬林、李如柏分道出塞。三月，杜松、劉綎皆敗死。六月，滿洲兵遂陷開原，馬林敗沒。明廷命熊廷弼經略遼東。（據明史卷二十一。）

七月初四日，女祖愛卒，先生哭之哀。（據遺編卷六亡兒哀娥葬記）有詩以悼，並慰壻陳剛。（俱見全書卷二十七。）

祖愛性閑靜，略似祖母章太恭人。生而婉娩，聽父母之訓惟謹。故先生愛之逾他兒，然亦不姑息，期望之頗遠。七歲授書，讀古詩、孝經、論語，以次及列女傳，不戒而熟。及笄而先生字之曰貞元，以其嘗爲母氏所愛，見之如見母也。每晨夕必朝於先生牀下，問安否，斂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

敢退。自坐臥飲食皆然。母女間盡糲而食貧，二十年如一日。女坐是以羸，且瘵，不及以時療。頃之，少愈，年十七而歸陳。壻曰邑庠生剛，字小集，森秀稱其門楣，兩家相顧而樂之。迭生數子，遂中產疾，彌月而死。死得年僅二十一。舅氏思石哭之曰『事我五年而無忤色。』宗人因私誄曰孝哀。先生聞而哭之曰：『哀則哀矣；何孝之敢聞』因更呼曰哀娥。九月，撰亡兒哀娥葬記。

先生讀大戴禮，至曾子十篇，謂其言慤而深，徵而粹，爲學者守身之要，洵非曾子不能作，不宜與贋本同棄。乃取而註釋之，曰曾子章句。晚年欲修改之而不果。（據舊譜及全書卷三十五。）

十月，丁元薦六旬壽辰，先生撰序敍其彼此交誼云：

『余後進長孺二十年，髮燥得讀其文，想見其丰采。已一交臂，許爲忘年。』

敍時事云：

『頃者，□□（此二字原文當係「奴酋」後被刊削。）叛，入寇遼左，所過空城堡而屠幕府。前後道大將軍守且戰，輒敗沒。勢且逼山海，京師震動而西□（當係「虜」字）及勝國遺孽乘之，各率所部落叩邊，邀我金繒，出悖慢語，於是東西九邊蠢動矣。當事者宵旰而議東事，大司馬議

兵，兵匱；司農議餉，餉匱；將作議軍實，軍實朽；僕寺議騎兵，騎兵復匱；而天官鄉廷議而推經略使者，使者前後以敗衄聞；事下司寇議刑，刑莫衷；臺省則日上公車牘，議可否，漫無可否；進而畫諸於執政，政本揆之天子，天子高拱稱朕曰：「鼠竊狗偷，不足慮也」；勒有司無以官帑請。於是君臣之綱紀政事盡矣。杞人聞而慟曰：「禍岌岌殆哉，不可為矣！」』（見遺編卷六。）

是年，先生有答劉石閭（一焜）浙撫書。（見遺編卷五。）

又有與周綿貞（起元）年友書，略云：

『……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徼，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闒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旦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苟率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儕士大夫誠不知死所。以二三兄弟相次去國，一網而盡，遂遺君父以空虛之患，狐鼠成羣，倒翻世界。舉祖宗二百五十年金甌之天下，一旦付銅駝荊棘中，吾黨與有罪焉。今天下原無新舊法可爭，南北司相軋，不過人主委轡於上，是非予奪，聽之衆政，如失柁之舟，隨風顛蕩，同舟者旁視睥睨，洶洶焉將覆溺是患，未

敢有攘臂而操之者。苟有人焉，熟識人情世勢，徐起而操之，爲同舟請命，則人亦未有不拱手聽之者。而惜乎其悖悖以逞也。且左右掣而已甚焉，則覆溺之患反若出於操舟之所爲，安得不羣起而攘之，且擠之溺乎？殆（當是迨字）羣起操一柁而舟遂覆。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至於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眞心爲國家。其所以異於小人者，只此阿堵中操守之一事耳。然且不免有破綻可乘，安得不授以柄哉？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爲虛也。然則天下眞虛無人矣，今日之禍宜矣！念及之，良可悼痛，……』（見全書卷二十。）

又有書與紹興知府張魯唯（太符）勸其儲常平，禁梨園，行保甲，淸訟牘，端士習，備海寇。（見全書卷二十。）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西一六二〇，滿洲天命五）先生四十三歲

先生語錄錄於庚申前者，精擇略述於左：

『湛然寂靜中，當（一作常）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

眞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卽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

「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卽從之，無間可截，故云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卽知卽行，其要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謂致知。

「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卽爲惡事，則念之有倚著處卽爲惡念。擇善非擇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

「識仁一篇，總是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之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屬人僞。（一作爲）誠敬之存，乃爲（一作是）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一本有「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一本有「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據明儒學案卷六十二，全書卷十學言上。）

秋七月壬辰，神宗大漸，召大臣張惟賢方從哲等於弘德殿。丙申崩，廟號神宗。遺詔罷一切榷稅倂新增織造諸項。（據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紀）丁酉，太子常洛遵遺詔，發帑金百萬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得罪諸臣。己亥，再發帑金百萬充邊費。（據同上光宗本紀。）

八月丙午朔，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泰昌元年，罷直省被災租賦。召葉向高，遣使恤刑。丙寅，帝不豫。戊辰，召見大臣張惟賢方從哲等十三人於乾清宮，命皇太子由校出見。甲戌大漸，復召從哲等受顧命。是日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九月乙亥朔，帝崩。廟號光宗（據同上）丙子，皇太子頒遺詔。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及御史左光斗等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紅丸之誤。紅丸移宮二案自是起。己卯，選侍移仁壽殿。庚辰，皇長子卽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爲天啓元年。己丑，以是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甲午，廕太監魏進忠兄錦衣衛千戶，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官其子。（據明史卷二十二。）

是秋，先生嘗遊吳興長興，有吳興道中，道中和理之姪兩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冬十月戊申，明廷以遼東巡撫都御史袁應泰爲兵部侍郞，經略遼東，代熊廷弼。（同上。）

是冬，先生有和崑崙叔勸駕且呈上壽詩，除夕又有懷崑崙叔詩。（俱見全書卷二十七。）

明熹宗天啓元年辛酉（西一六二一，滿洲天命六）先生四十四歲

元夕，先生有同崑崙叔登蕺山玩雪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賦採薇歌，以懷郡守張魯唯。（據同上。）

是春，又有送陶淑先入南都，陶鏡心將南偶占挽駕兩詩。（據同上。）

正月壬寅，御史王心一請罷客氏香火土田，魏進忠陵工敘錄，皇帝不報。（據明史卷二十二。）

三月乙卯，滿洲兵取瀋陽，壬戌，又取遼陽。明經略袁應泰以下多敗沒。丁卯，京師戒嚴。（據同上。）

是月，詔起先生爲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誥命備極獎美，今見遺編卷二十四。）先是，光宗御極，錄用舊學，首召葉向高還中書。（據舊譜）先生遺書向高言宰相職進賢退不肖。始閣下參政，姑用調停，釀成二十年叢脞之禍，願以前事爲鑑。（此書不傳，茲據鄒撰傳。）熹宗嗣政，盡登廢籍諸君子。於是趙南星（儕鶴）鄒元標（南皐）馮從吾（少墟）高攀龍（景逸）等相次起用。給

諫惠世揚（定宇）御史方震孺（孩未）張愼言（金銘）交章薦先生，而元標入朝，復於途次薦之，故蒙起擢云。（據舊譜，參看全書及明史。）

夏四月丙子，詔以王化貞巡撫廣寧。（據明史卷二十二。）

六月丙子，詔以熊廷弼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據同上）辛巳，以兵部尙書王象乾總督薊遼軍務。（據同上。）

是月，先生發於家，往京師。（據舊譜）九月十三日舟行至宿遷，次日起旱北進。（據遺編卷五與章甥一匡書。）

冬十月戊辰朔，御史周宗建疏請出客氏於外，帝不聽。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等繼言之，皆謫外任。（據明史卷二十二。）

是月初三日庚午，先生行至京師城外，寄書章甥一匡，囑以家事。（見遺編卷五。）

次日入城，（據前書）十六日癸未受事。（據舊譜。但舊譜言癸未至京師受事，乃順筆之辭耳。至京師實在前十餘日，非同此日也。）

二十五日壬辰，葉向高入閣。同日，先生上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乞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宮之則以化天下疏。參劾宦官魏進忠保姆客氏。

魏進忠者，熹宗在潛邸之近侍也。時尚未改名忠賢。貴寵用事，干預朝政。與客氏對食，表裏爲奸。宮衞近侍，並所親樹。日導皇帝舞唱角牴射擊走馬，或出中旨，進退士大夫。而小人之攻東林者，多出其門下爲舍人。客氏故爲皇帝乳母，得幸。帝既大婚，客氏猶潛居宮禁，外廷嘖有煩言，帝不得已，遣之出。客氏既出，帝涕泣不食，越二日，復召之。臺省疏爭者，皆相繼降謫，故先生蒞任甫九日，卽論劾之。（據舊譜，行狀，本傳。）

疏曰：

『……陛下……還宮以後，頗事宴遊；或優人雜劇，不離左右；或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毋乃敗度敗禮之漸歟？優人雜劇之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爲導慾之媒。此其爲害，何啻毒藥猛獸？卽陛下偶一近之，已令此心不克自持。況自今以往乎？……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自是孺慕眞情。特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耳。而

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

『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讎，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或興鈎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然，則魏進忠之黨也。陛下……乃竟爲忠等所誤如此，豈不深可恨哉？

『伏惟陛下毅然以古先哲王爲法，將平日俳優馳騁之習，一切屏絕，而益稽古親賢以自輔，開天下之言路，還稟擬之職於閣臣，仍勅內侍魏進忠等各凜高皇帝鐵榜之戒，毋蠱惑君心，專權

亂政，以釀王振劉瑾之禍，則天下幸甚。至於奉聖夫人客氏者，陛下不過一時之依眷，本無忝於大信，其中譏禮制而出之，當無俟臣言之畢矣。……

『臣……頃者竊見倪思輝等以言得罪，旬日以來，遂無諫者，舉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救，臣竊痛之。……倘得藉手報稱萬一，其敢逃斧鉞之誅？惟聖明少垂鑒焉。……』（見全書卷十四黃撰行狀，邵撰傳。）

疏入，進忠恨甚，傳旨廷杖六十。賴葉向高力救得免。（據舊譜及邵撰傳）奉聖旨：

『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並無遊宴等事。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守職業，毋得沽名瀆擾。』（據前疏附錄。）

時上書者多言客氏，而進忠之糾，自先生始。（據舊譜及邵撰傳）朝紳見先生，咸賀直諫，而臺諫則引罪曰：『予輩不言，而公言之，愧死無地矣。』先生逡巡謝之。（據舊譜。）

廣東道御史董羽宸奏請於學宮啓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

十一月十九日丙辰，先生上參正孔廟祀典以尊萬古師道疏以正其說，略云：

……師也者，有父之親而不必以情關，有君之尊而不必以爵隆。況孔子萬世師乎？……夫旣以道尊孔子矣，猶欲求孔子於血肉之軀，由身而推之父，由父而推之祖，不亦愈遠而愈失其眞乎？……夫啓聖之祀，……本爲顏曾子思禮不先父食，故不得已而以諸賢之父配享於啓聖。若叔梁紇之祀，猶然公孫洩之立，疑天下後世者耳，而謂可以慰孔子在天之靈乎？矧欲聚三世而合享之，似族食一似社飲，亦種種爲瀆而已。……總之，以王禮事孔子者，知有爵之尊，而不知有道之貴，功利之見也。以親禮推孔子者，知有生之本而不知有道之原，血肉之見也。言道者而尙以血肉起見，幾何而不以食色論性，是功利之眞種子而陷溺人之深阱也。……以臣愚謂宜推孔子世家自叔梁紇以上，特立一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因罷天下學宮（全書誤作學官，據舊譜正。）啓聖一祠。進顏路曾晳伯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十哲則降於兩廡。路之長也，點之賢也，鯉之趨庭也，正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十哲稱始於五代，後儒往往非之。且於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今降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所爲無假借者也。抑臣有進焉：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臣以爲孔子不王，誠不當

用天子之禮樂，而不知以天下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自不妨概從侯等，以位祀者卽古之封域諸侯也。……」

董翼不服，復出疏爭，謂先生爲無父之教。先生再出議禮不諱異同衞道尤嚴似是譏再申膚見以質公平揭以折之。聚訟不決，乃兩報罷。（據舊譜及黃撰行狀，揭見遺編卷三。）

十二月辛卯，明廷以遼東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屢議戰守不合，遣使宣諭。（據明史卷二十二）

先生有答方孩未巡閱（震孺）書，專論此事：

「……今日國家禍敗，止緣士氣萎靡，人心瓦解。廟堂之上，旣以觀望爲局面，疆場之外，又以萎縮爲良圖。倘堪吾丈說苦說病耶？丈須豎起脊梁，爲天下倡明忠義之氣，以固河西之人心。因不固天下之人心，而丈亦必以平亂爲朝天之期，庶幾人人有感動而興起者，則救時平亂之首務也。……經略之才氣，巡撫之肝膽，皆足以有爲。而特以廟堂措置之不善，使兩人者皆得以成規避之局。始未嘗不慷慨任事，而卒變而爲營私之計。逆窺事勢之難爲，因各持所見以益決其水火之情。廟堂之上，復從而佐鬪其間，而兩人始可以各各卸擔矣。且不幸而敗事，又可以卸罪。是

兩人者，本無不和之見，而特借不和之說以自便，復利人之佐鬭以成其不和以自便，則懷奸不忠之大者也。而丈猶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耶？……丈何不明言其事，當一委經臣調度撫臣。撫臣既不受節制，則當以經臣駐節廣寧，身決戰守之計，而撤回撫臣居山海關以聽調度。倘經臣不願居廣寧，則當聽經臣自舉一巡撫更換舊撫，惟其調度無不如意。由是而功成，則朝廷固不恤通侯之賞，敗則不難以尚方寸之頸。而當是任者，雖有卸擔卸罪之計，亦無所用之矣。不然，是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絕物而已。……惟老丈苦心籌之，明目張膽言之，無使他日有噬臍之悔。……」（見全書卷二十。）

時光宗祔廟，詔廷臣議祧廟，已祧憲宗矣。先生上疏，謂興獻皇帝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宜祧而祧憲廟，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宗廟之禮，庶幾無憾。爲署禮部侍郎鄭以偉所阻而罷。先生又有與王應遴祧議書。疏書俱亡逸。（據舊譜及黃撰行狀。）

天啓二年壬戌（西一六二二，滿洲天命七）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丁巳，滿兵取西平堡。（據明史卷二十二）巡撫王化貞棄廣寧遁。經略熊廷弼聞廣寧不守，亦焚棄右屯南走，與道臣高出等躡化貞後，幷日入關，喪河西地七百里。先是邊方告警以來，失律諸臣，從不決罪。即已論辟者，亦下詔從寬典。中官盧受以通外黜，崔文昇以進藥致先帝驟崩，坐譴，皆復圖進用。首輔葉向高漫無主持，致國法大隳。二月，先生聞廣寧告變，即日上亟申討罪之法以遏敵氛以扶國運疏，（據舊譜）略云：

「臣痛惟東方滋事，溶食兩河，烽火逼於京師，舉朝震恐，莫知所出。夫以堂堂中國之大也，當茲彈丸小敵，曾不能一逆顏行，舉全遼之地，次第舉手以授敵，其故何哉？人心弱而國勢輕，朝廷討罪之法不伸於天下也。臣請今日爲皇上伸討罪之法。臣聞……未有中國之賊不討而可問外夷者。……爲今日計，請皇上亟行天討，先問賊之在內者而後及其外者。首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法；戮盧受以正通敵起釁之法；速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戴罪之罪，立斬軍中；並編管劉國縉傅國牛維曜以正逃亡之罪；速編管佟卜年於遠邊以正叛黨之法；速奪熊廷弼尚書蟒玉，以都御史帶罪關外，以正欺君誤國之法。國法既正，內賊既討，一舉而宇宙之神氣勃然改觀，然後申

堂堂討罪之義於四裔，天威所加，雖不戰而屈人兵可矣。而且下罪己之詔，以徵天下之勤王，散內帑數千萬以備軍餉；免天下之徵派京城畿輔，盡籍民兵以壯城守；復令廷臣各祛朋黨之見；亟起李三才爲本兵，以資調度；錄用天下淸議名賢，如丁元薦李朴等，及近日名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死義之氣。萬一敵騎漸逼，君臣共効死守。敢有言南幸避敵鋒者，立斬以徇。如此則東方不足平也。此今日討罪先後著數也。舍此不圖，轉眼戎馬生郊，惟有君臣北面敵廷而已！……而當國獨巽謝不敢當，若陽爲不知而過之，坐失機事。大家猶作情緣世界，牢不可破。甘以君父身家與敵而不之顧，豈不痛哉？昔朱雲願借上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勵其餘。乃今身秉國成者誰乎？而禍迫至此，泄泄沓沓復如此，臣請以問之輔臣葉向高。臣目擊時艱，孤憤所激，義不與諸賊共戴天。……臣倖得一言，死於闕下，猶幸死於敵兵之手。……』（見劉子全書遺編卷三。）

其所列應誅諸臣崔文昇盧受楊鎬李如楨皆黨人之所庇也。（據黃撰行狀。）

奉旨『……語言無忌，姑不究。……』會工部魏大中疏爭鎬如楨之獄甚力，得長繫。未幾詔逮廷

弼化貞，出嘉棟應乾卜年於理。或欲殺廷弼而宥化貞，或欲稍寬廷弼。先生言於法司曰：『兩人事任同，潰逃同，而刑事異，何以服天下？公等執法大臣，當爲後世慮』。刑部尙書王紀以爲然。卒案六人暨李鄭罪，奏當棄市，上從之。受文昇俱遣戍孝陵衞。（據明史及舊譜。）

禮部尙書孫愼行及先生上疏劾方從哲。（據朱國楨國槪）（先生之疏不傳。）

同月，先生上修學中興第一要義疏，其要曰：

『……臣竊謂救世者必先識天下第一義而操之，往往於形見勢絀之外別有轉移，而收功甚捷，則今日之學政是已。……遼事之亟也，當事者倉皇計兵食，無所措，通行天下郡邑，例得一百兩買一靑衿，下至有司類考，亦以貲升，幾令天下盡化爲銅臭，又何怪人才日益以盡乎？先臣李承芳謂害天下人心莫如學宮，壞天下士習莫如科舉，率天下爲惡無紀極莫如學宮，則今天下之謂也。今天下世道交喪矣，士大夫容容苟苟，不知忠孝節義爲何事，平居以富貴爲壟斷，臨難以叛逆爲捷徑。至於國是日囂，人心日競，紀綱日壞，刑政日弛，封疆日蹙，寇盜日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不日拱手而授之他人，亦孰非此學宮不識字人所胚胎而釀之者乎？……臣請遵祖

宗舊制，修明學政，首停納粟監生，以端天下之士習。……士習端矣，而後論秀。臣請天下下第舉人必入監乃得入官，而禁乞恩之例，又令天下提學官每三年一選貢。……論秀矣，而後議儲養。臣請亟復祖宗通經積分之法，凡監生自廣業歷六館而上，至率性爲成才，咨送吏部，撥歷授官，仍揀其不率教者，或從革黜，或發原學食廩，非是皆得積分而授官。……至所以教之方，除臥碑申飭天下士子外，宜略倣胡瑗經義治事之意，令士子朝夕學舍以明經爲主，兼通世事。如兵屯水利鹽法天文地理算數之類，就其質之所近，各習一事，斷以類通。官師以時考訊，又以其暇行射禮及雅歌琴瑟，士因得以薰陶德性，臻之大成，儲他日之楨榦焉。……儲養矣，而後議錄用。……今請由上舍陞者，舉人高等，徑授九卿屬官，次等授府州縣正官，選貢高等得徑授小九卿屬官，及府州縣正官，次等授儒學訓導，又次等授首領佐貳。……於是議京師國子祭酒，……必極天下之選，弗以翰林爲資格。……而提學一官，尤宜選御史郎署之賢者。……所屬教諭必取諸副榜舉人及訓導之選貢出身者。……官師得矣，而後議體統。……自今教官見上司，請如京官堂屬之體，獨得自別於他途。……體統秩矣，而後議激勸。……今法宜擇人而久任，但增秩祿，……

「…夫學亦學爲忠孝節義而已矣。學政之學行，則天下皆知子不可以叛父，臣不可以叛君，四裔不可以叛中國。舉天下之才，蒸蒸咸奮於朝廷，人心由之而正，國家由之而明，紀綱由之而肅，法度由之而明，政事由之而立，封疆由之而飭，盜寇由之而屏，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由之而固，是冲聖中興之業，不下堂序而奏也。臣所爲救世第一義如此。……」（見全書卷十四）

名達案：舊譜記是月先生上揭禮部尚書孫愼行，謂學校人才所從出，黌序皆賈豎子，焉望人才？人才不可得，而欲濟國家緩急一日之用，末之有聞。宜首停納粟監生以端天下之士習。次論秀，次議儲養，次議錄用，次議官師，次議體統，次議激勸。大約歸於復祖宗舊制。孫公不能用云云。邵撰傳亦同，與上述奏疏如出一事，不知何以全書錄爲奏疏，譜傳記爲上揭，亦不知孰爲得眞也。

同月，代鄒御史鄒元標撰請卹神廟罪廢諸臣疏。謂自顧憲成逮中立陳嘉訓錢一本劉永澄以下，皆應分別贈卹。（見遺編卷三）

鄒元標馮從吾因兵逼關門，人心崩潰，率同志講學於首善書院。先生與高攀龍實左右之。每有疑

義，必問先生云何。元標宗解悟，從吾重躬行，兩家迭難。先生以從吾之言爲當，序其教言，傳之。暇日必過攀龍論道，欣然移日。（據舊譜）有與丁長孺書，云時事已不可爲。（見全書卷二十。）

先生在部凡五月，數上書明國是，直聲震中外。凡遇大刑政，僉矢口爭可否。公卿咸俯躬下詢，依以衡斷。嘗磨勘辛酉鄉試卷，發舉人錢千秋張惟勤關節。會試充印卷官。（據舊譜）無錢僦屋，寓本部朝房，上雨下風，不問也。時法紀凌夷，庶僚僭用肩輿，先生獨乘一羸馬，蹩躄行長安道中。（據舊譜錄遺。）

夏四月初五日庚午，奉命賫壬戌會試錄往南京。（據舊譜。）

迂道謁孔子闕里，拜墓下，訪俎豆之事，歷覽陋巷舞雩諸遺跡，徘徊數日而去。（據舊譜。）

五月，至南京，謁孝陵，焚會試錄，禮竣，經梁武墓，拜方孝孺衣冠，涉棲霞，登牛首，徧覽燕子磯，雨花臺，各有題詠。（據舊譜，詩見全書卷二十七。）又有贈別桂堂兄詩。（見同上。）

六月，明廷陞先生爲光祿寺添註寺丞。（據舊譜及行狀。）

七月，自南京歸里省墓，（據舊譜）有丹陽道中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八月，撰劉氏續置祀田始末公移，募捐置產，以供祖祀。（見全書卷二十五。）

天啓三年癸亥（西一六二三，滿洲天命八）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在家，有春日同雁峯蟠木兩舅參拙表弟同遊偁山壽蟠木先生，北發和陶淑先贈別諸友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春三月，將回京復命，發於家，始攜家眷之官。舟中用功甚力，時朱國楨亦赴召北上，連舟同行。先生與國楨本舊交，因上書論宰相之道在正心誠意，輔人主爲堯舜之君，取法伊周，不當效法近日調停觀望之術。（書名復朱平涵相公，在全書卷二十。）國楨稱謝。（據舊譜。）

夏五月，行至滄州，接邸報，知朝廷陞先生爲尚寶司少卿。先生以未任連擢，義不自安，方擬疏辭，會天津巡撫李邦華（懋明）來顧，謂小臣無辭官禮，乃止。（據舊譜及全書卷十四奉差事竣兩聞新命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以原官趨任以安分義以肅國家官常疏，但此疏仍未上。）

是夏有學言數則。（見全書卷二十。）

又有雜言，名癸亥夏日二則。（見全書二十五。）

秋八月甲子，至京師，復命畢，履尙寶司少卿事。（據舊譜。）

九月，值五年議謚，先生上先臣忠淸著節百年輿論允孚懇乞聖明特勅議謚以闡潛德以光鉅典疏。奉旨下部。（見全書卷十四）十六日，又出請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謚典揭。（見全書卷十八，但題下誤癸亥爲壬戌。）

同月戊申，陞太僕寺添註少卿，先生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又見婦寺專權日甚，衣冠之禍將作，而士大夫方急於競進，不知國恤謂何？乃上爲臣節日壞臣罪滋深乞聖明收回成命亟賜罷斥疏，奉旨『不准辭。』又上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臣以原官回籍調理少全分義疏，奉旨『不得瀆陳。』又上臣病萬非假託三懇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疏，奉旨『吏部知道。』同志爭挽之曰：『令甲無小臣辭官禮。』先生曰『廉恥之在人，不因小臣而奪也。』挽者又曰：『衆君子在位，國事猶可爲，何若是其恝乎？』先生曰：『進退之義不明，而欲正君匡俗，未之有聞，異日藉口君

父而託身權門，將自吾儕開之耶？』候覆兩月，而部疏未進。先生曰：『候覆者臣誼也。至以我在而遷延不果，毋乃示人留行意乎？』冬十一月，策蹇出都。尙書趙南星疏上令以新銜回籍，病痊卽予起用，奉旨許可。（據舊譜及黃撰行狀，邵撰傳，全書卷十五頁一。）先生歸途有和鄭子器，新嘉驛見澄溪先師題壁慨然和之，詠姬僕諸詩。（見全書卷二十七）道出鄒滕，謁孟子廟，賦詩志景行焉。（據舊譜）滁州道中有歸興詩。（見全書卷二十七）除夕，有示陳敬伯詩。（同上。）

十二月，庚戌，帝以魏忠賢提督東廠。（據明史卷二十二。）

是月，毛奇齡生。

天啓四年甲子（西一六二四，滿洲天命九）先生四十七歲

元旦在途有詩。（見劉子全書卷二十七。）途中又有官梅詩。（同上。）

正月某日抵家。（據舊譜。）

三月，皇帝下詰命一道，與先生夫妻。（見遺編卷二十四。）

六月癸未，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南北忠臣論忠賢者相繼，皇帝皆不納。丙申，廷杖工部郎中萬燝傷死。（據明史卷二十二。）

秋七月辛酉，葉向高致仕。（同上。）

九月，先生謂方孝孺蚤師宋濂，接朱熹正傳。國朝理學，當以爲首。因節抄其集之粹者，爲正學錄三卷，爲異日從祀地。（據舊譜）有序。（見劉子全書卷二十一。）

同月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通政司右通政。』（據全書卷十四卷十五。）

十月，先生撰方遜志先生死事存疑。（見全書卷二十一。）

同月，明廷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據明史卷二十二。）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接吏部照會。舊例，檄小卿用文憑。吏部尚書趙南星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每言先生辭太僕寺少卿一節爲不可及，以風厲一時士大夫，將推先生入閣，又慮先生以躐陞爲恥，故以通政舊秩起之。又不敢以常禮待，特改用照會。其語有云：『千秋間氣，一代完人。世曰

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宜膺不次之擢。緣本官夙操難進易退之節，故仍以舊秩起，使賢者聞命而幡然也。』南星又遺書先生曰：『高景逸入國門，魏廓園未去署中多剛方之士，乃敢請翁臺來。來則眞君子之氣勝，天下事尚可為。願勿遂忘世而辜天所以生我之意。』先生以羣賢被逐，不願出山，於同月十七日，上天恩愈重臣義難勝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疏，（見全書卷十四）有云：『……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於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然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眞才，山林無姱節，陸沉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寺之命，猶以為晚。何意前（一誤作今）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為戎首，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又具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界，一參魏忠賢誤國之罪。（俱逸。）

同月，撰陳思石先生八十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二月辛己，明廷逮內閣中書汪文言，下鎭撫司獄。（據明史卷二十二）

是冬，先生撰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見全書卷二十一）曰：

『孔孟既沒，傳聖人之道者，濂洛諸君子也。而程子之門，獨得其傳者，和靖尹先生也。

『夫先生何以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卽聖人之心是已。堯舜之兢業，禹之祗承，湯之日躋，文武之緝熙，皆聖人之心法也。是心也，仲尼傳之子思子，以作中庸，則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約之曰：「愼獨」。遂爲後世傳心的旨。道之不明也，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異端曲學，邪說暴行，充塞仁義，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皆此無忌憚之心爲之，而敝也久矣。

『後千餘年，河南程氏兩夫子繼濂溪氏作，直遡孔門心法，以一敬爲入德之方，廓除榛莽，使聖道復明於世。及其門者，首稱四先生，晚年更得先生與張思叔云。今試論之：兩程子道大而詣高，門弟子各以質之所近爲學。如上蔡定夫中立諸君子皆高才敏悟，出入師說，不免或雜於禪。中立出處一節，終費解說。思叔早世，亦未見所至。惟先生獨自附於古之魯者，以一敬做成，自動靜語默，推之出處去就死生之際，無不粹然一出於正。而程叔子亦遂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

者，尹氏子也。」其期許之至矣。其後乾道淳熙間，言程氏之學者，多推本先生之旨，而中立不與焉。則先生之度越諸子，得統於程門，信矣。

「遺文若干卷。其手著者爲壁帖，凡數百條。其他緒言，爲門人所記者，曰：師說。而其上朝廷劄子，僅以明出處之概，非其至者。合之，凡以發揮一敬字止耳。此一敬字，亦本無多說，故著述特簡如此。及讀先生壁帖，又多舉古人成說，錄以自警，亦不輕下一轉語。自有宋儒語錄以來，絕無此風味。乃知先生本無事於著述。先生所至闢三畏齋以居，而壁帖即其齋中物。居恆誦言之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之謂傳聖人之心以傳聖人之道也。學者幸勿以著述求之。

「先生汴人，隨宋南渡，告老終於越。世祀郡城之古小學。舊集刻於前太守洪西淙公，逾百年，浸失其傳。會今撫臺愍嶽王公行部至越，首訪先生俎豆所寄，已就圮，亟捐俸，命有司新之，且重刻其遺文，以惠多士。余不敏，竊引其端如此。校讎者，友人廷評王君應遴。

「嗚呼！王公之刻是編也，蓋亦有感於後之學者不善於求心而卒流爲小人之無忌憚，故借先生以坊乎？則衞道之切，於是乎大矣。」

是年，先生嫁幼女於秦祖軾，有答秦氏婚啓。（見全書卷二十。）

是年，鄒元標卒。（據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皐，江西吉水人。從泰和胡直游，即有志爲道學。直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值……張居正奪情，即抗疏切諫，被廷杖，謫戍貴州都勻尉。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居六年而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移疾歸。家居垂三十年，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從遊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逸，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天啓元年四月，應召還朝，首進和衷之說，後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四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錄寃抑數十人。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從吾講學。羣小懼明年京察，元標將不利黨人，交章攻劾，請禁講學，奄魏忠賢復陰右之。元標再疏乞告歸，卒於家。其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

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元標即摧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據明儒學案卷二十三，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天啓五年乙丑（西一六二五，滿洲天命十）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先生聞丁元薦病，往長興視之。歸途過嘉興，訪魏大中，復遺書高攀龍。（據舊譜。）

先生去年既具三疏，遣人投之通政司。是年正月始達。（舊譜作二月，此據全書卷十五頁一。）司中咋舌曰：『此何時？進此疏耶？大禍立至矣。』僅以辭職之疏進。旋奉聖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性厭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據全書卷十四末頁，卷十五頁一，卷二十七頁十三及舊譜。）

三月丁丑，明廷讞汪文言獄。逮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削尚書趙南星等籍。緹騎四出，削籍遍天下。（據明史卷二十二，黃忠端集汪文言傳，黃撰行狀，邵撰傳及舊譜。）

同月，先生聞丁元薦卒，往長興弔之。長興知縣吳鍾巒從先生問學。（據舊譜及明儒學案卷六十一。）

元薦字長孺，別號愼所，湖州長興人。生而慷慨負奇氣，遇事勃發，一往莫回，表裏洞達。而忠孝篤摯之懷，尤得之天植。（據全書卷二十二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志表）嘗從顧憲成講學於東林書院，稱高足。又學於許孚遠，趨操日益高明。（據墓表但明史卷二百三十六本傳則作先從許後從顧。）萬曆丙戌成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己亥京察，坐浮躁落職。閱十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客司主事。以辛亥三月之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淸邪黨，反爲所攻。元薦抗疏臚諸奸罪狀，幷

發其邪謀，黨人交章攻劾，乃謝病去。丁巳竟坐削籍。天啓四年，廷臣交訟其寃，乃起刑部檢校，歷尙寶司少卿。踰年而小人復用事，復削其籍。通籍雖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雖雅志世道，而風儀介然，恥爲人所援。築室北山之華漱溪，往來無錫，商訂學術是非，嗜義若渴，嘗以家丁救全邑城於匪難之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卒年六十六。（據明史本傳及先生所撰墓表及壽序。）及葬，先生遣使祭之曰：『……弟之初與兄遇也，蓋在許敬菴先師之門，而癸卯之歲也。時弟初向學，見兄神氣骯髒，幾不敢仰視，因知爲前輩丁長孺而學於師門者也。方弟之所自好者，亦輒有當於兄心，相視莫逆。旣別去，將十年，弟已置兄不問，而兄私於士大夫間推轂我，游揚我，無虛日。一日緘書鄭重，不勝其緇衣之好，而弟乃辱與兄友。其知我有如此者。當是時，廟堂之上，黨論初起，兄首以直道見錮，退而隱於合溪之上，惓惓乎世道之憂，生民之計，與桑梓之圖，必於弟發之。弟因得廓其蒙鄙，以堅定其志氣；出處進退，惟兄之指。林皐之業，相勸於吾浙之東西者十年。所不終以其身爲小人之歸者，兄賜也。……兄……學古人之道，抱當世之憂，竟不能一日試於當時，四十年江湖，憔悴以死。死之日，徒留一片肝膽於我二三友生，而二三友

生遘此慼凶之日，次第死於讒而死於賊。獨弟尙偸一日之生，亦已悵悵如窮人之無歸，終索一死以報知己而已。……』（全書卷二十三祭丁愼所先生）其後，先生又表其墓（見全書卷二十二。）

先生見鈎黨之禍，蔓延天下，（據黃撰行狀）慨然曰：『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線乎？』會諸生相繼請講會，遂於五月戊申朔，會講於蕺山解吟軒。先生痛言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座中皆有省。（據舊譜及邵撰傳。）

每月一會，至歲終而輟講。每會必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爲入道之基。嘗曰：『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有愼獨之說焉。（據舊譜。）

五月癸亥，給事中楊所修請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編次成書，皇帝從之。（據明史卷二十二。）

六月，先生遣弔鄒元標。（其祭文見全書卷二十三。）

秋七月壬戌，詔毀首善書院。壬申，削韓爌籍。甲戌，追論萬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削李三才顧憲成等籍。（據明史卷二十二。）

同月，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先後爲魏忠賢掠殺於鎭撫司獄中。（據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八月壬午，詔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削尙書孫愼行等籍，壬寅，殺熊廷弼。（據明史卷二十二。）

九月丙午朔，先生始聞魏大中之訃，西向再拜，哭之以辭。（據全書卷二十三祭魏廓園給諫。）

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從高攀龍受業。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天啓元年，權工科給事中。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㴶，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案，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吏部尙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諮訪。觝排東林者，多屛廢，皆恨南星大中。阮大鋮求官不得，陰計謀陷，大中力辨得脫。未幾，楊漣劾魏忠賢，大中亦率同官繼之。直言極諫，奄人切齒，結魏廣微，伺隙盡逐諸正人，大中遂罷。明年奄黨又借汪文言獄，逮大中等而斃之於獄。（據明史卷二百四十

四本傳。）

同月五日，先生邀周應中朱錦之與薇垣及壻陳剛遊禹穴。風日晴好，遊興頗佳。歸舟與應中論學，驚歎其學直窺前聖所不到處。遂作遊禹穴記事。（見遺編卷六。）

是冬，先生傷楊左六君子之死，作弔六君子賦，（見全書卷二十六。）上述諸賢正直之概，下數逆閹毒忠之辜，悲歌慷慨，若旦暮從而遊者。一日，遺書高攀龍言及之。攀龍答書曰：『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爲正當道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先生然之，遂輟講遁跡，一意韜晦。（據黃撰行狀，邵撰傳及舊譜。）

十二月乙酉，明廷榜東林黨人姓名，頒示天下。戊子，戍前尙書趙南星。（據明史卷二十二。）

是年，先生纂輯宗譜，撰族父學可公傳。（見遺編卷七。）

冬至後二日，又撰劉氏義田權輿說。（見全書卷二十五。）

中表沈中一有志於學而求盟於先生，先生爲之撰同心册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是年秋冬，先生一子殤。（據祭丁愼所先生文。）

是年，先生又有送特倩叔備兵山海詩二首。（見全書卷二十七。）

是年，馮從吾卒。

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二十年，官御史，直諫不從，告歸復出，又被削籍。從許孚遠遊，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啓初，起官至左副都御史，力爭三案罪首，爲小人所惡，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講學，屢被攻擊，遂迭疏告歸。起官未赴，爲奸黨所阨，憤悒而卒。其爲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都要事事點簡，以求合其本體。其說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釋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非，與先生不合。（據明史卷二百四十三，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天啓六年丙寅（西一六二六，滿洲天命十一）先生四十九歲

戊戌，魏忠賢以蘇杭織造太監李實奏，矯旨逮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順昌，左都御史高攀龍，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據明史。）

維時選卒分布天下，蹤跡羣賢，詗得狀，即鍛鍊成罪，至縉紳不敢偶語。二月，先生出遊雲門，徜徉山水間，同僧洪溟，族弟天衢登秦望，瞰釣臺，訪六寺遺址，各有題詠。（據舊譜及全書卷二十七居越詩，遺編卷七頁十。）

三月，先生歸家。聞惠世揚被逮，招詞連染先生，有『詭行頗僻之劉宗周，狠心辣手之黃尊素』語，以世揚昔日曾受先生薦故也。先生自分不免，以子託之門人陳堯年。（據舊譜及黃撰行狀，辯野史。）賴御史王業浩力救得免。（據邵撰傳。）

是月十七日，高攀龍自沉死。（據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舉萬曆己丑進士。初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詆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有宋一代之風，進所著大學初義，請頒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習。攀龍上疏駁其謬，其書遂不行。王錫爵再入輔政，驅除異己，攀龍抗疏論劾，摘揭陽添註典史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

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甲辰，與顧憲成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被目爲東林黨人。言者屢薦攀龍，神宗俱置不省。天啓改元，始起爲光祿丞，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鄭養性，崔文昇，李如楨弒君之罪。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方從哲大逆不忠，被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右侍郎。値奄人魏忠賢亂政，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八月，擢左都御史，發大貪御史崔呈秀按淮陽臟狀，吏部尚書趙南星議依律遣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逐羣賢，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遂引罪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而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夜半書遺疏，自沉止水，得年六十五。

攀龍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

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謂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淸無蔽,便能信人,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以爲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亙古亙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謂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其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并進。攀龍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

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攀龍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黃宗羲論之曰：『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爲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據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明史卷二百四十三。）宗周之爲學爲人，無不劇受攀龍薰炙。近年一出，嘗卜之攀龍，攀龍曰：『試博封章，了俗緣何如？』宗周得之，呀然自失。（據全書卷二十一丁愼所之配吳夫人六十序。）

緹騎至蘇州，逮周順昌，士民憤激，毆殺緹騎一人，餘黨鼠竄至浙，將逮黃尊素，不敢東渡錢塘。督撫移檄紹興知府，一時誤傳爲逮先生，家人惶遽，先生慰之曰：『勿恐，寧今日而知有是乎？』安坐待

之。明日始知其逮尊素也。尊素就逮至郡，先生餞之蕭寺，促膝談國是，危言深論，涕泣流漣而別。尊素與先生預訂爲婚姻，命長子宗羲從先生遊。先生返謂門人曰：『吾生平自謂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此中怦怦欲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遂攜子汋課讀於韓山草堂，專用愼獨之功。謂獨只在靜存，靜時不得力，動時如何用功夫。（汋案：『先儒以愼獨爲省察之功，先生以愼獨爲存養之功。』）因信濂溪主靜立極之說。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善學。及羅李相授，亦必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由是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漸見浩然天地氣象。平生嚴毅之意，一旦消融。每日晨取有明諸儒文集傳記考訂之，擬撰爲道統錄。有時倦則散步嘯歌，舒其四體。（據舊譜及黃撰行狀，邵撰傳，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

先生是年學言，精擇略述於左：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卽天理也。先正（一本誤作先生）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

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禪家機軸一盤托出。』

『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著，纔有一事可著，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祇有誠敬一門頗無破綻。然認定誠敬，執著不化，則其爲不誠不敬也亦已多矣。夫道卽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

『心無物累便是道，更（一本作莫）於（一本有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卽與消融去，卽此是善學。（一本無下句）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愼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

……』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愼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乃朱子以戒懼屬致中，愼獨屬致和，兩者

分配動靜。豈不覩不聞與獨有二體乎？戒懼與愼獨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復有致和之功乎？』

『問：愼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功否？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也。』

名達案：以上諸條，見劉子全書卷十學言上，注云丙寅丁卯；大略又見述於明儒學案卷六十二蕺山學案，注云乙丑丙寅。兩說不同，其爲丙寅則一，舊譜亦繫『問愼獨』一條於此年，故此諸語當爲此年所說。

汋案：先生從主敬入門。敬無內外，無動靜，故自靜存以至動察，皆有事而不敢忽。卽其中覓箇主宰曰獨。謂於此敬則無所不敬，於此肆則無所不肆。而省察於念慮，皆其後者耳。故中年專用愼獨工夫，謹凜於（全書本誤作如此，據全集本。）一念未起之先，自無夾雜。既無夾雜，自無虛假。愼則敬，敬則誠。工夫一步推一步，得手一層進一層。晚年愈精微，愈平實，絕無儱侗虛

無之弊，洵乎爲伊洛正脈也。（舊譜原文。）

五月丙午，奄黨殺繆昌期於獄。戊申王恭廠災，焚殺軍民無數。戊子，奄殺周宗建周順昌於獄。（據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六月，明廷撰三朝要典成，刊布天下，顚倒是非。（據明史卷二十二，黃宗羲辯野史。）

閏六月朔，奄殺黃尊素於獄。（據明史卷二百四十五，事詳姚名達黃宗羲年譜。）

辛丑，巡撫浙江僉都御史潘汝楨請建魏忠賢生祠，皇帝許之。嗣是建祠幾遍天下。（據明史卷二十二。）

秋日，先生在韓山草堂讀書。諸生十餘輩挐舟來謁，座中問孔孟之旨，先生告以求仁之說，曰：『吾輩自幼讀論孟，至語聖賢合一處，則茫然不能置對，何以一天下之道？』於是集兩書之言仁者集之，題曰孔孟合璧，又附以聖學喫緊三關，一曰人己，二曰敬肆，三曰迷悟，言求仁者所必有之事也。（據孔孟合璧自序及舊譜，參看崇禎八年，書見全書卷三。）

八月，陝西流賊起。（據明史卷二十二。）

同月，相傳奄黨欲逮文震孟姚希孟及先生。先生乃託子汋於陳堯年，攜之杭州，而身仍讀書韓山草堂，著頊考妣行狀行狀錄遺南洲公傳，女兄貞範夫婦小傳，及宗祠祀典。然奄宦有所懼，不復遣緹騎南下，先生始免於禍。（據舊譜及全書。）

是時，禍在不測，先生悉以平生著述寄其友人。其後黨禁解，先生不之索，而友人亦不送歸。故丙寅以前，筆札無一存者。其間行事之始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據舊譜。）

冬十月戊申，明廷進魏忠賢爵上公。己酉，以皇極殿成，詔天下官匠雜流陞授者九百六十五人。癸丑，命改修光宗實錄。（據明史卷二十二。）

天啓七年丁卯（西一六二七，滿洲天聰元年）先生五十歲

元旦有卽事詩，（見全書卷二十七，遺編卷十。）又有呈周寧宇先生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正月二十六日，爲先生五旬初度。先生有慨於孔子知命之學，作知命賦以自勉。（見全書卷二十

六。）

是春又有和觀瀾叔迎春兩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自春徂夏，無事率終日靜坐，有事則隨感而應。每事過自審此中不作將迎否，不作將迎而獨體淵然否。蓋自是專歸涵養一路矣。（據舊譜。）

友人張伯樞（愼甫）爲子汋授經，出其所著四書解請教，嘗語汋曰：『向來但仰尊公高風素節，如泰嶽然。比朝夕聆教，始覺氣宇冲融，神情淡靜，又如春風被物，溫然浹於肌理。』斯有以窺先生之微矣。（據舊譜及遺編卷六張愼甫四書解序。）

五月己巳，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生祠於太學旁，歲祀如孔子，皇帝許之。

丙子，滿洲兵圍錦州，癸巳，又攻寧遠。

秋七月丙寅，明廷罷袁崇煥。壬午，戍孫愼行。是月，浙江大水。

八月乙卯，皇帝崩，是爲熹宗，遺詔以皇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

是月丁巳，信王卽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崇禎元年。（並據明史卷二十二、二十三。）

先生自去年始輯皇明道統錄，至是年告成，凡七卷。其體裁倣朱熹名臣言行錄，首記平生行履，次抄語錄，末附斷論，大儒則特書，餘各以類見。去取一準孔孟，有假途異端以逞邪說，託宿鄉愿以取世資者，擯弗錄，卽所錄者，褒貶俱出獨見。如薛瑄，陳獻章，羅欽順，王畿等，世推爲大儒，而先生皆有貶辭。方孝孺以節義著，吳與弼人競非毀之，而先生推許不置。通錄之中無閒辭者，自方吳以外，又有曹端胡居仁陳選蔡清王守仁呂柟六人。（據舊譜）其後門人黃宗羲撰明儒學案，當有所感發於此書而擴充之，其卷首冠以師說數十條，卽先生此書之斷論也。

論王守仁曰：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靜卽動，卽體卽用，卽功夫卽本體，卽上卽下，無之不一，以救（舊譜引誤作求此據學案）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舊譜無此五字）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或出於禪。

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玄妙。後人強作玄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卽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愼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據明儒學案卷首師說。舊譜，行狀，傳，皆引而不全。）

蓋先生至是細讀陽明文集，始信之不疑；非復早年之態度矣。（據舊譜。）

論王畿曰：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玄。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並無善可爲，止餘眞空性地，以顯眞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惡，只口中勞勞行腳，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

也。』（據明儒學案師說。）

論許孚遠曰：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宵然靜坐，輒追訴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同上。）

撰做人說以示其子汋，言庸人之義，做人之方。（見全書卷八。）

又撰讀書說以示汋，言讀書之要，以聞見爲第二義之非。蓋有感於陽明拔本塞源論「以博古今事變爲亂天下之本」一語而作，以爲君子立教不可不慎，故辨而正之也。（見全書卷八。）

是年，先生又感丙寅被害諸友而撰逝哀賦以代哭。（見全書卷二十六頁九。）

十一月甲子，皇帝安置奄人魏忠賢於鳳陽，戊辰，撤各邊鎮守內臣。己巳，魏忠賢縊死。癸酉，免天啓時逮死諸臣之贓，釋其家屬。

十二月，魏忠賢之姪良卿，客氏之子侯國興俱伏誅。（並據明史卷二十三。）

是年，湯斌生。（據湯文正公年譜。）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西一六二八，滿洲天聰二年）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先生撰丁慎所之配吳夫人六十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同月辛巳，詔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丙戌，詔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屍。二月丁巳，戒廷臣交結內侍。三月乙酉，贈卹寃陷諸臣。四月甲午，以袁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五月庚午，燬三朝要典。乙酉，復外吏久任及舉保連坐之法，禁有司私派。六月，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壬寅，許顯純伏誅。八月乙未，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並據明史卷二十三）

九月，先生聞奄黨正法，黨禍已解，遂裹糧渡錢塘，偏弔死難諸友之喪。無錫則高攀龍，蘇州則周順昌，江陰則繆昌期李應昇，桐城則左光斗，吳江則周宗建，餘姚則黃尊素。或登堂就位而哭，或拜哭於墓門，其道遠者如楊漣周起元，並遣使弔之。各有祭文及詩。（今多不傳，惟弔周宗建黃尊素二

詩猶存，見全書卷二十七。）攀龍之子以攀龍遺表及別友人書呈覽，先生跋之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者，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又處化時，端立水中，口不入勺水，先生平生學力堅定，故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予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復過求之二氏，特表而出之。』（據舊譜及思舊錄。）

十月，先生撰曾氏家乘序。（見遺編卷六。）

是春，皇帝給還削奪諸臣官誥，先生與焉。其時秉國政者，皆奄黨餘孽，名為反正，實用邪黨，以故先生經年不登啓事。給諫黃承昊，南銓曹臧照如薦先生於朝，奉旨起用，而吏部尚書王永光猶遲遲久之，十一月，乃奏起陞先生為順天府府尹。（據遺編卷三臣病萬難赴任疏及舊譜）二十四日，先生接邸報，續接吏部咨文，擬不日就道而不果。（據全書卷十五。）

十二月，先生撰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見全書卷二十二。）

先生是年學言，擇述於左：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査檢自己病痛至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來橫決。若於此處査究分明，如貫蝨車輪更無躱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

「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愼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云：（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眞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眞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見全書卷十。）

先生是年又撰有張守齋像贊，（見遺編卷七）及贈吳玄水舊寅壽健甫兄七十兩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是年，陝西饑民苦加派，流賊大起，分掠鄜州延安。（據明史卷二十三。）

崇禎二年己巳（西一六二九，滿洲天聰三年）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據明史卷二十三。）

是月，先生傷諸君子之死難，而身叨新命，不勝存亡顯晦之感，因上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恩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晚節疏。（據舊譜，疏見全書卷十五）不久，卽奉聖旨：『劉宗周著遵前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准辭。』（見全書卷十五。）

是月二十六日，先生初度之辰，爲子汋行冠禮，迎周應中爲賓，而門人章明德攝之，字汋曰伯繩。翌日，走一時以謝賓相。二月四日，撰爲冠禮紀事。（見全書卷二十一。）

三月二十五日，先生擬撰臣病萬難赴任再懇天恩俯容在籍調理以圖後效疏。賫至京師，爲所親所見，尼未及上。（據舊譜）此疏所述之病，爲『痰火愈熾，積爲怔忡，瘋瘍未除，漸成痿痹。』（見遺編卷三。）

是月，先生撰族叔玉宇先生八十壽序。（見遺編卷六。）

是夏，先生撰大學古記約義，（據舊譜崇禎十二年）有曰：

『……夫大學之所謂主腦者，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功，知止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

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於物，爲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物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清濁，吾因而致焉，並不可欺以一切清濁，所以致吾心之聽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緇素，吾因而致焉，並不可欺以一切緇素，所以致吾心之明也。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姸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也。鑑不離物而定姸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然而致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致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於無聞矣。見吾至善，返於無見矣。知無知矣。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於愼獨。此格物眞下手處。故格物卽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致知卽致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爲第一義。博文約禮，其定本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心非內也，耳目非外也。物非

麤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即心即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致之旨晦，而聖學淪於多岐。滯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離耳目而言知者，遺物者也。徇物者弊至於一草一木亦用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過也。……」（格致。）

「……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屬之己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控，而其爲己也隱且微矣。……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愼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之爲學也，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其所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止（一作知）而定靜安慮得，愼之至也。……愼獨也者，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即格致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愼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敬爲入道之門。朱子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截事。至解愼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

工夫。則愈析之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曰：「愼獨卽是致良知。」卽知卽行，卽動卽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者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愼，靜亦愼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愼獨。）

『致知者，致吾知止之知也。收攝到極處，卽是推致到極處。逮止於至善，則知至矣。』（至善。）

『格物不妨訓窮理，只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只是一個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便是致知工夫。朱子云：「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予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知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知本。）』（並據明儒學案卷六十二及全書卷三十八。）

六月二十九日壬午，先生發自家，以朝命又敦趣赴任也。抵杭州，會友人講學於先覺祠。致書巡撫

陸完學，請建五君子祠於西湖之勝，風颺浙人。五君子者，卽逆奄魏忠賢所誣構而慘死者也。黃尊素，魏大中及其子學洢，皆浙人。高攀龍嘗講學於浙，周宗建嘗宦於浙。故並祀之（據舊譜及行狀）

七月初九日，寄奠周汝登，其祭文略曰：

「嗚呼，斯道之不傳於世，蓋千有餘年。而吾越陽明子以良知之說啓天下，及門之士，於吾越最著者爲龍溪先生。又百年，龍溪之門，於吾越最著者爲先生。先生於陽明之學，篤信而謹守之。由禰而祖，一嫡相承。讀其書，宗旨有述，宗傳有編。一時學士大夫又相與維持左右，底於無斁。懿哉先生，其於道也，可謂辰星之麗宇，鏞鼓之在序。凡有耳目，皆得而聞且見；而況其閔閔然望道而趨者乎？

「始先生盛講良知之學，往來吾越，予髮未燥也。及稍有知，頗欲澡雪身心，爲受教地，進而及先生之門。而先生敭歷仕途，雲泥相失。晚年懸車，會遭學禁，彼此交遊盡謝。一日際聖明表章斯文，首起先生爲士紳蓍蔡。天假之緣，宗周不進而奉先生於朝，亦將退而奉於野。而先生忽已騎箕尾往矣！嗚呼，世有覿面而失先生如宗周者哉？先生之於道，故如是其明白而坦易也，從之者遍

天下，而終不能得之於宗周。……自學禁以來，諸名宿略盡，正當斯道絕續之候，而又不少留先生爲後死者地，則其所關於世道之不幸爲何如者？余能無泫然於先生乎哉？先生訃聞之日，正宗周趨朝之日，不遑走哭，姑臨風灑涕，一識平生仰止之私，冀先生有知，終不外我門牆，庶幾竊附雙江之於陽明，少寘區區萬一。……』（見全書卷二十三。）

周汝登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南京尙寶司卿。初聞道於王畿，繼問學於羅汝芳。南都講會，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孚遠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汝登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黃宗羲論之曰：『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

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見明儒學案卷三十六。）

先生北行，有北上別友人，過漂母祠，白揚阻風，次駱馬湖，王家莊中秋病雨，靜坐，王嬙故里，早發新城，諸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皇帝自卽位以來，勵精圖治，綜核名實，分別功罪，有犯法者卽宰執勿宥。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皇上大有爲之資，而羣工不能進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致法令滋彰，大非有國者之福。舟中卽草疏發明堯舜致治之本。九月十一日壬辰，至京師。陛見之後，輒不勝其致君堯舜之心。戊戌，卽詣會極門上面恩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癸卯，始視順天府府尹事。（據舊譜行狀及此疏）其疏略曰：

『……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行狀引作「閉」，下有「與亂同事」一）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

『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傳作慕）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

『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遼（行狀作兵）事乎？臣以爲遼事不足圖也。不見堯舜之世，以干羽格有苗乎？……今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行狀傳作卒）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稽首（行狀傳作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以用兵（行狀作出塞）爲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

『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陛下……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

年並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敲扑日峻，道路呑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爲盜，轉而淪於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征爲考課，而陟黜之法亡。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也。（行狀作矣。）……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繁（行狀作煩）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覩而法令滋張。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甚。陛下豈能一一問之？……

『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陛下亦搜羅遺棄遍天下矣，而所爲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利口爲才諝，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

或以謏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天下以爲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開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哉？……

『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飭，冀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

『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希堯法舜乎？未也。

『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在御，宴游不邇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爲刑

名。刑名之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之不已，流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此句據行狀傳，全書卷十五作陛下已一日堯而舜矣。）……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己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始制禮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旣墜之聖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據全書卷十五錄遺，參看黃撰行狀，邵撰傳。）

疏入，上憚其直，又心以爲迂，竟不聽。下旨云：『這所奏不無迂闊，然亦忠藎。』（據同上。）

順天府尹之設立，頗倣前代，重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故事權差輕。卽屬縣殿最，亦不關府尹，履斯任者，率優游養尊而已。先生蒞任，惟古京兆之職，大者擊斷貴戚，小者翦戮豪強。張趙包歐，往往而是，豈今盡不古若哉？（據舊譜）因於十月初八日，拜上京兆職掌久廢王畿治化未宣仰祈聖明嚴飭定制以奏郅隆疏，請『特重京兆事權，許臣衙門得考察屬吏如撫按。其平日查訪賢

否，許臣歲道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仍自臣掌印官以下，酌行久任之法。其本府推官必用新甲科。俸滿之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疐之病，皆有所不受，而風行於畿內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所以報皇上也……』（據全書卷十五。）疏入，不報。先生曰：『雖未奉俞旨，吾惟設誠致行之。』於是首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學問之要，令飭躬砥節，勉爲士君子之行。延三老嗇夫，咨地方利弊而興除之。發大興宛平奸吏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又下令禁勳戚家人不法，及巨猾舞文觸禁，橫行京師者。一日，戚畹武清伯僕人與諸生爭道，毆之幾斃。諸生泣訴先生，怒曰：『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若輩敢爾?』立命二差入武清伯家捕之，未至，又命二差往。武清伯躬詣謝過，而匿其僕，不出。先生拒不見，曰：『僕辱士而主庇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伯懼，乃別遣一奴至，跪廳事前，俯

首受杖。先生心識其僞，令其自理爭道之由，奴不能答，叱之去。徼前往諸差，另命二差持鐵索往逮得眞犯，榜之若干，枷於武淸伯門外。明日，三學生徒數百人，皆涕泣感激，且爲僕請免罪，先生乃釋之。一時豪貴屏跡，都人士咸慶於途。（據舊譜及行狀。）

十月戊寅，滿洲兵自大安口入塞。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據明史卷二十三）四方男婦逃命入都者不可勝計，煤米之價驟漲，先生禁弗能止。營軍素稱疲困，驟命登陴，怨謗沸騰。先生曰：『吾地方官，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乃於甲申日上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內備懇乞聖明發帑大賚以固人心以張國勢疏，謂：『天下囂凌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飢寒而起者。……皇上誠能急下令暫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鋪，煮粥以惠煢民，仍收養之各鋪中，一以賞京營守陴者，一以賞營兵出援之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出預給軍士月糧三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將一舉而京師之民，懽動若雷。然後仍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之法，以戒不虞。……五城兵馬坊官雖城院之首領，而實爲臣外屬，……必彼此聯絡一體，上下相呼應而後可以行法。……』（見全書卷十五）疏入，不報。然

未幾而設粥恤軍保甲諸款俱次第舉行。（據舊譜。）

京師五方雜處，莫可究詰，加以流移日衆，姦盜叢生。先生乃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爲甲，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長。十保爲鄉，鄉有長。聚鄉爲坊，坊有官。五坊爲城，城有司。五城爲畿，畿有守臣院臣。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姦，九甲舉之。一保容姦，九保舉之。一鄉容姦，各鄉舉之。司坊官容姦，守臣院臣舉之。不舉者連坐。每鄉備器械弓矢，選健丁藝士，遞相部署，受命於上官，以居守。仍告諭父老子弟，務遵高皇帝聖諭六言，使一鄉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效君親之戴。（據舊譜。）

初六日，遵化失守。（據舊譜。明史卷二十三作甲申，則初三日也。但明史敘事無法，先後倒置。如本月之事，先敍『乙酉山海關兵官趙率教戰沒於遵化，』後敍『甲申滿洲兵入遵化，』豈有甲申反在乙酉後之理？又如先敍己丑辛卯事，後敍戊子事，戊子爲初七日，己丑爲初八日，辛卯爲初十日，豈有初七之事反敍於初八初十後之理？）內地震動，難民歸京師者日以千計。當事者慮奸細雜處，致生他變，欲置之郊關，先生力爭不可，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無煩諸君過慮

也。』乃分遣僚佐於城外，籍難民姓名里業，給篆符入城。先生驗符，躬慰撫之。有親戚者，令書親戚名居，聽其往。無依者，分插大蘭若中，並聯於保甲，委寺僧稽察之。兩縣設粥廠數十處，收養饑民。自此，來者就食如流水，反側以安。（據舊譜。）

時冬日沍寒，守城軍士鵠立雪中，一夕以饑寒死者三百人。先生悉呼市中鬻漿糜者，人給其值，令擔火洒椒飲飲軍士。先生巡行城上，見士有倦色，則曰：『勞哉士也！』亟卻其肩輿。士有寒色，則曰：『寒哉士也！』亟去其煖耳。（據舊譜。）

先生謂城守急著莫過於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於安士心。乃數會諸生於學宮，激以忠義之良，俾以鄉保之任，使之聯絡齊民，互相保聚。復憂粥廠不繼，大會薦紳倡義捐輸，得白鏹千金，米百石，分發兩縣，以濟流離饘粥之乏。傴仆者火室溫之，道殣者給槥葬之。其閭左單戶，勸富民吏相賙卹，人自爲養。自仲冬以迄明春，閭閻如一日。黎遺相慶更生。又嘗部合府輿臺，教之兵法，使成一旅，以備緩急。又屢出曉諭，衆庶有能團結義勇，願爲王家宣力者，速報名上府，轉咨兵部調遣。至於大軍戰守所需，若車輛釜甑芻秣之類，取給於京兆者，不可勝計，要皆經費所不載，先生竭蹶措應，毋敢

或怠焉。（據舊譜）

皇帝命順天府及各撫按積穀賑困乏，（據舊譜）先生上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拯畿輔遺黎疏，請捐錢糧遼餉平糶三項爲地方備賑地，又謂加派之令宜公，編商之令宜罷，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透支之弊宜斷從撫按禁，而其要在愼選良吏，持之以久任之法。（據全書卷十五，舊譜繫於次年。）疏入，又不省。（據舊譜。）

又上遵旨回奏疏，請選近畿戎戶屯丁送軍前效用。（見全書卷十五。）

八日己丑，皇帝召孫承宗爲兵部尙書，視師通州。（據明史卷二十三。）

辛卯，袁崇煥率兵入援，次薊州。（同上。）

十一日壬辰，先生上再申人心國勢之論以贊廟謨疏。略曰：

『……蓋嘗熟思審處，而知天下之大計，終不外乎人心。……

『其一曰安民心。……今須亟立義勇營，令各甲開報，給以資糧器械，統以大將，使成一軍。一旦有急，可以相使。民心之所恃以無恐者此也。

『其二曰安軍心。……請皇上……親臨聖駕，弔死扶傷，以感動之。……

『其三曰安士心。……請令每坊中各舉老成行誼之士爲約長，用以訓戢里中，兼察奸宄，講求備禦之術。……事定之日，擇其勞著者，不論舉監生員，題請優錄。……

『其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時事之亟也，大臣務觀望而無一力擔當之勇，臣工議論而鮮卓然可舉之策。……今請亟下令，敵至通州，諸臣中有倡有邪說以誤宗社計者，立斬以殉。敵至近郊，諸臣中有倡爲訛言以搖軍民心者，立斬以殉。……

『其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請皇上先遣一上方亟誅開門而迎者，並望風輒逃者。至鄉官生員人等降敵者亦如法。乃營一大軍於通州，營一大軍於都城近郊，或孫堠地方，隔水而陣，後以待援兵之集，前以收潰卒之逃，兼可十里列隊，遞輓漕糧而進，則收拾遠近人心之一策也。

『而其本尤在皇上自安其心。……今日宗社大計，惟皇上斷然主持，以宋事爲鑒，合上下爲一心，聯遠近爲一體，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則又何有於燎原之撲滅。臣所謂固人心以張國勢者如此。……』（見全書卷十五。）

疏末並附府學生員毛銳陳城守之策。（同上。）

十九日庚子，先生又拜疏爲亟陳城守急著以祈聖鑒事。（此疏不傳，據舊譜記。）

二十一日辛丑，滿洲兵攻京城，薄德勝門。（據明史卷二十三）時承平日久，士民罕覩兵革，京師震恐。皇帝自聞警報，卽不視朝。一切奏章，留中不報。又傳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競進馬騾，並勅大小臣工各進馬一匹。（據舊譜。但明史卷二十三作『十二月庚申諭廷臣進馬。』）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欺皇上者。乘輿一動，宗社大事去矣。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爲存亡。』乃於二十三日庚申，躬詣午門，叩頭奏曰：『皇上深居邃密，外廷疑懼。臣請聖駕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惟有嬰城固守，以繫衆望。一面批發奏章，羣策羣議，次第舉行。臣知時事雖亟，有萬萬不足慮者。』伏闕匍匐，終日不起。至薄暮，傳旨報聞，先生始退。復造閣門揖大臣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飄颻。宗周雖竭愚誠，不足上悚主聽。相公同國休戚，宜首以御門請，講求備禦長策，豈可泛泛然若秦越人之視而不力爲之所乎？』政府諸君曰：『公姑歸署，行當得間圖之。』先生趨而出。（據舊譜）歸卽草疏極言南幸之非，欲補牘諫。已而邪議漸寢，乃止。（同上別條。）

同日，皇帝召見袁崇煥等於平臺。崇煥請入城休兵，皇帝不許。下兵部尚書王洽於獄。（據明史卷二十三。）

先生請上視朝，不可得。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諸公各爲妻孥計，漫無可否。先生益憤憤，乃於二十六日丁未，集京兆官屬縣長吏暨鄉大夫文學士及諸父老子弟於城隍廟，設于謙神位作文以祭之。祭畢，令衆人前，爲言于謙當日功績，稱引高皇帝開闢功德，列聖休養恩澤，以感動激發之。辭氣踔厲，不自知其涕泗之俱下也。衆環向相哭。又刻其祭文，編遞內外各衙門，於是文武大吏稍有感奮者。先生在圍城中，一以忠貞蹇諤之風，感動上下，地方賴以無恐。（據舊譜。）

先生一日與郊祭，宿城外。府丞魏緒光在署，有男子戎服入府，蹤跡之不可得。頃之，庫掾進一箭，言拾自庫中，不辨所自來。又傳有奸細布滿京師，約丙夜獻城者。迨先生歸日已暮，方進晚餐，緒光角巾帶劍而來曰：『事變不可測，吾已訣妻子，與公出外彈壓，亦守土者之責也。』先生曰：『訛言肆起，舉城洶洶。吾輩乘夜而出，人心滋惑，不可。』遂堅臥不出。其遇事鎮靜類如此。（據舊譜。）

是月十二日，周應中卒。

應中字正甫，別號寧宇，會稽人。弱冠坐事棄家入都，竟補順天博士弟子員。會先生外祖章穎授經公卿間，應中從之遊，盡得其所學。舉隆慶辛未進士。歷任元氏眞定知縣，興利除害。庚辰歸田。治圃養親。越二十餘年，復起復職，內擢光祿少卿，將大用而罷。遂杜門卻掃，不以姓氏通人間，亦絕口不道平生事。危坐終日，一編課子。暇則覃思著述，積至數百卷，皆道其胸中所得與身所經歷處，一字不蹈前人，非文章非語錄，信手疾書，其深處往往與圖書之言相表裏。距生於嘉靖庚子六月初五日，享壽九十。應中廣額豐頤，神采英毅，雙眸炯炯，望而知爲正人。其處心積慮，可質天日，切切以康濟生民爲己任。居恆抱拙自守，若一無用於世者。至臨利害，遇事變，奮然肩承，百折不挫。自少歷艱苦，敝衣菲食，於耳目玩好一無所庸。登其堂，凝塵滿座；入其室，殘書數卷而已。早年意氣豪舉，不可一世。中更困折，深自惕勵，忽一變爲溫恭，矯輕警惰，時時若將不及。顧專心於內，斂跡韜藏。其深造自得，有人所不及知者。先生以外祖通家之誼，自束髮親炙應中，以及其沒，每見其進道之力，歲異而月不同。晚年德盛禮恭，淵乎莫可涯涘。窺其所得，殆邵雍周敦頤之流，非近世儒者可比。觀摩請益，先生所得於應中者良多。後復得讀其遺稿，益爲之斂衽焉。（據

遺編卷七光祿寺少卿周寧宇先生行狀。）

十二月辛亥朔，皇帝再召袁崇煥於平臺下錦衣衛獄。甲寅，總兵官祖大壽兵潰出關。乙卯，孫承宗移駐山海關。（據明史卷二十三。）

庚申，廷議會推先生爲兵部右侍郎，皇帝不報。（據舊譜。）

乙丑，先生上冒死陳言開廣聖心疏。先是，皇帝疑袁崇煥傾險誤國，旣下之獄，而內閣錢龍錫，兵部尙書王洽戎政尙書李邦華，工部尙書張鳳翔，皆坐袁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益疑羣臣謀國不忠，廢督師，以總兵滿桂統領諸師，召布衣申甫爲副將軍，以宦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凡進退刑賞皆出自上裁，不容大臣置喙。諸帥以名位相埒，不肯受滿桂節制，援兵多先後潰散，皇帝皆置不問。先生目擊時艱，故上疏極言之。略曰：

「今天下何時也？寇壓門庭，環京師數百里之內無不受其蹂躪，而僅以斗絕孤城聽皇上之自爲守！……今天下恨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聖上之信而皇上以情面二字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疑關中往來，日積月累，結爲陰痞，有識者固已憂之。……今日第一

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禀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贊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殺敵爲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卽召對時勤率皆落落不合以罷。如征討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而今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出戰？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祖大壽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侯世祿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靈，詎可令天下見乎？至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與託國者，必將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內臣又乘間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沽恩自結於上。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闖以外次第委之。……

……自古來，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鑒，豈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

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假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亡。……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託重任，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自轉疑關，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見全書卷十五。）

疏入，不報。越二日，丁卯，皇帝遣中官趣滿桂出戰，全軍大敗，桂及申甫孫祖壽俱陣亡，皇帝亦不問，別以總兵官馬世龍總理援軍。（據明史卷二十三及舊譜。）

壬申，錢龍錫罷。癸酉，山西援兵潰於良鄉。丁丑，周延儒等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據明史卷二十三。）

除夕，滿洲兵拔營東去。（據邵撰傳。）

崇禎三年庚午（西一六三〇，滿洲天聰四年）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甲午，滿洲回師陷永平。（據明史卷二十三）

先是滿洲兵攻德淸門，袁崇煥禦之，戰沒者二千人。申甫蘆溝之戰，死者七千人。滿桂涼水之戰，死者又三萬人。是月丙戌，皇帝命順天府遣官收掩。先生委僚屬董其役，方大輿人徒，日事瘞埋。皇帝忽怒先生怠命，下詔切責。蓋以前疏論中官不當典兵，有借此行譖故也。先生乃躬至涼水蘆溝監視。旦出暮返，午則袖糗餌以代糧。竭踰月餘，埋骨二萬七千有奇。將領給棺斂，軍士藉以蘆席，深坎厚築，聯絡起墳。令所在植榆柳爲蔭。卒埋，陳牲以祭之。春膏土化，又加封以示永久。（據舊譜及明史卷二十三。全書卷十五頁二十六。舊譜原註「祭文見文集，」今不見。）

正月戊子，滿洲兵陷灤州。（據明史卷二十三）

滿洲兵既退出近畿，先生上敬陳地方善後事宜以祈聖鑒疏。略曰：

『臣惟國家不幸而遭兵革之變，十餘年來，漸入漸深，至今日而我內地二十七州縣之間，屠者屠，破者破，圍者圍，擄掠者擄掠，所在幾無完膚。已而轉攻他郡，勢益張甚，幸而卽退，地方之事已不忍言。若不及今亟加整頓，巨細料理，將來之禍，恐不止此，而此地之不化而爲異域者幾希。……

……

『以臣之愚今日第一宜愼選有司。……至於撫按激勸之方，必撫字爲先，催科爲後，教化爲先，刑罰爲後。……其一曰招撫流亡。……法宜先設粥廠，次計版築，次給牛犂種子，勸以農桑。……其一曰淸除道路。……法宜令所在地方官於通衢處所，五里十里設兵巡哨。……其一曰選練民兵。……宜亟令州縣官稍乘農隙，勵衆講武。……編以步伍，給以器械，較以騎射，節以進止，行以賞罰。……其一曰通行保甲。……謂宜勅所在地方官於前日所已行者再加申飭，要於可久。……凡此通爲二十七州縣言也。有獨詳於大宛者焉：一在罷加派之令，以甦民困。……一在罷和買之令，以申商困。……又有獨詳於京師者焉：一在命五城各立煤廠，使民間緩急有備。一在禁坊廂坐鋪之法，使地方不得乘機阱害，一在逐優人小唱士娼諸色人出城回籍，使一切奸宄無所出沒可也，猶未也。……今請亟於一府兩縣以外，通行久任之法。……

『審能行此數者，於一時善後之策，未必無小補。統祈聖明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見全書卷十五。）

疏入，奉旨下部議覆。（據舊譜及遺編卷三頁十八。）

又上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祈聖鑒疏，略曰：

「……夫宇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晦明爲之也。……萬曆之季，有高攀龍即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推。晚年一出，卒遘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駢渙，攀龍已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爲世詬。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之。……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並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並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並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天下猶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任敵騎之縱橫，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舒君父憂，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於道路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瞭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爌之再入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爲以副聖明之望，要其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爭爲羅織？此外若張鳳翔之綜覈，李邦華之振刷，李世守之端方，胡世

賞之清謹，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以詿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開使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昔宋有僞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振。……攀龍之學，業已蒙皇上表章，不得不千古；請弗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見全書卷十五。）

是時皇帝重譴諸大臣，羣小乘機逞報復，凡異己者劾之去，重以東林爲口實。（據舊譜）先生目擊邪說披猖，生心害政，將來寇患之禍，有不忍言者，故因良鄉教官安上達率衆殉城死節，而上此疏，推明人才邪正之界。疏末並請用特典旌卹上達，進翰林宮坊等銜，以爲當世勸。疏入，不報。（據此疏及舊譜。）

名達案：全書此疏題下注己巳十一月，而舊譜則繫此疏要略於庚午正月。考先生上此疏之動機，爲安上達之死難與韓爌等之罷去。良鄉之陷，在己巳十二月，韓爌之免在庚午正月乙

末，則此疏決非己巳十一月所上。

二月庚申帝立皇長子慈烺爲太子，大赦。（據明史卷二十三）先生之子汋承恩補官生。（據舊譜末年。全書抄述誤爲己巳。）

二十六日丙子，（舊譜雖著丙子，不著二月，誤爲正月。此據全書題下註。）先生上微臣奉職無狀東身待譴以明臣紀疏，旋奉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同上。）

是月，先生遣弔趙南星。（據遺編卷七祭趙儕鶴先生文。）

三月初七日丁亥，上敝習與時艱交困懇祈聖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職掌疏，略曰：

『……臣之所可自盡心者耳，至於料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於才也，且窘於勢。……仰祈聖明特加申飭於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得臣少展四體，畢其區區之心，臣恐厚幸，再炤京師首善之地，尤在大法小廉，風清弊絕。臣雖不肖，誓當關節不通，以肅輦下。其有大奸大宄，壞亂法紀者，終不敢藉口於勢之難行而溺職於其間。並

祈聖明申飭』(見全書卷十五。)

旋奉聖旨：『府屬錢糧文移，漫不遵奉，豈成法紀？劉宗周遍嚴行申飭，再有違玩，參來重處。該衙門知道！』(同上)

二十五日乙未，(舊譜不著三月，今按長曆，知係三月乙未。)上遵奉明旨申明保甲事宜以安地方疏。(據舊譜引先生日記，其疏今亡。)先是，敵騎薄城，先生以宗社為重，不暇問職掌。及長圍已解，復留心民隱，念移風易俗，終無踰鄉保者，乃拜疏申明之。上命竭力舉行，仍諭都察院通行五城，一體申飭。先生遂輯保民訓要一書以獻。其書視前已行者為加詳，大綱有七：一曰保甲之籍，二曰保甲之政，三曰保甲之教，四曰保甲之禮，五曰保甲之養，六曰保甲之備，七曰保甲之禁。(見全書卷二十四。)其法雖主弭盜安民，而實則教養武備胥寓焉。朔望率閭里講鄉約，誦高皇帝大訓六言。修孝弟忠信之教，隨舉一鄉善惡勸懲之。六德俱備者，選舉。三德具備者，門旌以匾。濟惡不才者，三犯，門辱以匾。小事聽約長處分，大事聞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其長。於是勸農桑，廣積儲，立社學，行飲射，務使百姓敦本趨化，還於淳篤。又因比閭族黨而寓屬兵講武之法。戶備器械，保備牛羸。鄉備

馬疋弓矢。選其技能者，以時訓練之，聯以什伍，行以賞罰。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云。至於京師最傷風化者，莫過梨園。自勳戚至大猾，小有宴會，輒娼優並陳，流連卜夜。先生嚴其禁於保甲中。一日，外出見舁戲箱於道，呼責之。其人遽曰：『司禮某太監物也。』先生曰：「犯吾禁，雖王侯不宥，況若輩乎？」命舉火焚之。盡逐諸優於境外，輦轂爲之一清。（據舊譜及保民訓要。）

四月，詔天下有司清汰賦役，特設科院領其事。先生於順天一府裁革冗額一萬六千餘金。仍恐日久無稽，布之方策，以昭法守。又大興宛平兩縣費用，不經各衙門。動以年例索供應，浸淫濫觴，而吏胥得以因緣爲奸，挪借正供，至萬餘金。先生取舊籍釐正之，例所載者裁之以義，例所不載者悉與報罷。諸權貴莫敢額外侵漁，漏巵頓絕。尋上縣帑告匱已極人情濫觴無窮懇乞聖明亟定經制以垂永久以裕國用疏，請命科院刊定例款，附於全書之後，皇帝從之。（據舊譜，疏見全書卷十五。）

是月初九日，先生上訛棍結黨嚇詐藐法欺天謹據招糾參以肅輦轂疏。（據舊譜疏亡。）

是月，先生又上恭報屬縣敵情以賁廟算疏，略曰：

「……該臣看得豐潤爲東路之衝，累經敵兵往來蹂躪，而此番勢尤洶洶，縣臣請兵，良非得已。獨怪總兵尤世祿駐兵汛地，竟不能一矢相加遺，致甘受其嫚辭以辱國，此其罪可斬也。尤可恨者，馬世龍受命總理，既乏調度之能，又無臨陣之獲，徒構水火於諸將之上，而身以淫樂自娛，士氣日消，軍貲日盡，遂令邊騎更番迭出，長驅至此。臣且度此番嫚辭，欲賺朝廷以宋事，無識之徒，未必無動於其說，以偷旦夕之安者，則世龍優遊養寇之局，實有以召之，此其罪之大可斬也。今日之事，臣謂不先處一二儒帥，無以定天下之大計，一戰而殺敵。誠一戰殺敵，請皇上立勅總督大臣提上方於前，刻日督師，先收灤遷，以遏南下之衝，進窺永平，以破久據之穴。一面令所在地方官堅壁淸野，使敵不得縱擄掠。凡有失事，即以罪論。而豐潤玉田尤爲要害。臣嘗鑒玉田縣知縣係庸才，不足恃緩急，皆當增兵防守其地。仍乞速令撫按甄別各州縣官才品稱否，以爲去留，以資城守一臂。總之今日退敵之策，戰爲上，守次之，下則宋人餘唾，萬萬非所望於聖明之世。想聖明在上，自有獨斷也。統祈鑒察施行。」（見遺編卷三。）

二十六日，奉聖旨，順天府及大興宛平兩縣官吏准照吏部疏，降一級調補外任。先生不服，上酌議

屬官之去留以重地方疏，請勅下該部再查諸臣勞勩，或酌量人地緩急，以分去留，使一府兩縣不致於空署無人。（見全書卷十五）隨奉旨切責。（據遺編卷三頁十八。）

三十日，奉皇帝誥命一道，有云：

「……爾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純忠峻行，亮節清修。學古不悅紛華，直希賢聖。盟心獨嚴衾影，可質神明。即其筮仕皇華，矢臣心之如水。晉司彤伯，徇夙夜之惟寧。符璽昭明信之誠，騋牝秉塞淵之德。官評具美，物望攸歸。所至必有建明，發言堪爲世則。學宗正脈，黨人鐫元祐之碑。氣奪奸謀，銀臺基白馬之禍。強而不變，窮且益堅。不辭過涉之凶，幸保幽人之吉。際日月之再朗，應弓旌以重來。入有嘉謨，還多讜論。憂國愛君之語，發於至誠。牧民撫衆之猷，更資碩畫。有臣如此，庶士則之。是用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今品秩雖崇，其所職者猶有司之事耳。於今人才尙詘，邊警日聳，朕心焦勞，無時不孜孜也。爾尙篤初忱，益勵赤心。朕之知爾，則又豈在半通之綸。爾其勗哉！」

同時又有誥命一道，封先生妻章氏爲淑人。（並據遺編卷二十四。）

五月，先生以屬縣缺員，吏部久不議銓補，因上亟補京縣缺員以重地方揭於吏部。（據遺編卷三）

是月初四日癸未，上極陳今日禍敗之局以祈聖鑒以決宗社大計疏，略曰：

「前者尤世祿以敵書進於朝，而豐潤薊寶之間，旬日之內，凡三過敵兵，所殺傷男婦及擄去者不下數萬人。自此以後，遵化難民復有報殺傷者，且極慘酷。臣每得之，輒爲之撫膺頓絕。不知皇上亦一一聞之否乎？……乃今所稱閫以外將將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於田間，俾以總督之任，冏將惟敵是求。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未賜尙方之前，曰事在總理，既賜尙方之後，亦曰事在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尙方付之督臣之手乎哉？且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夫人而知之，不知以何奧援，使阿大夫之譽日至於上前，而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至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佞之。雖其香火情濃乎，亦借以自弛其擠也。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雅以兵事自任，而受命之日，卽於戚畹宅中與世龍爲八拜之交，同出國門以去，通國之人駭之。已而列兵塘報，又甘處其下風，一切軍情，掩敗爲功，殺良爲級之狀，竟不一登之白簡。世有如是之乘驄風采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宰

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臣有以知殺敵之無日也！而今知時事愈不可爲矣！……惟皇上之法不能行於總理，故總理之法亦不能行於將士。而且一爲總理焉，一爲總督焉，兩雄並立，安得不長其推諉觀望之路？以至於通敵而敗而不可問，則亦皇上自爲社稷計誤也。爲今之計，非皇上先自轉圜，無以痛剖天下之積習。請赫然震怒，首問從前通敵失事者罪狀，乃革去總理，而令督臣曰「閫以外，倘方專之」；仍與之約曰：「一月不殺敵，則戴罪，再月不殺敵，則騎逮。」又請督臣與諸將士約曰：「士卒不殺敵，罪坐偏裨，偏裨不殺敵，罪坐大將。大將不殺敵，罪在督臣。」如是則人人殺敵矣。一鼓而前，何患戰不勝，攻不取。卽不然，握定壁堅清野，使敵進無所獲，勢不得不退而歸巢，亦計日盡敵之道也。……如此而敵不計以盡，臣請伏妄言之誅，以謝天下……」

疏上，不報。（據舊譜。）

（見遺編卷十二。）

十二日辛卯，馬世龍祖大壽諸軍入灤州。壬辰，滿洲兵東歸。永平遷安遵化相繼收復。（據明史卷二十三。）

六月癸丑，流賊王嘉胤陷府谷，米脂賊張獻忠聚衆應之。辛酉，禮部尙書溫體仁吳宗達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同上）

京師旣解嚴，朝廷宴然不知後患，先生憂之，於二十二日上敬陳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圖疏，略曰：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一毫陂刻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

「法天下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卽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已足爲天下創矣。猶未也，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藉，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將何厲寵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

爲欺罔，則必以鍛鍊爲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一，法天下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役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卽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既誅，見征必盡，已足爲天下病矣。猶未也，又攢及來年之預征者，方且有司有逮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汚吏。卽邇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於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吏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鍰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縲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尤而效之，釜魚甑塵之風遂空谷於天下矣。……兵興以來，老稚轉溝壑，壯者散四方，竭澤而漁之，卽令苟濟國事乎，其如腹心已潰，肢節無容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倂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於民間，仍查勘蘇琰贓證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臣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於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聞於內閣。……臣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焉。……」

「屬者，恆陽不雨，上殷睿慮，齋祓有加，冀有以仰答天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有犬馬之疾，久在註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款之忱。又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伏惟聖明矜其狂瞽，少寬鈇鉞之誅，臣愚幸甚，宗社幸甚！」（見全書卷十五。）

疏入，周延儒溫體仁方窺伺上意，新得相位，恨其語侵內閣，以先生旱禱稱疾激上怒，遂降嚴旨云：

「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周職司民牧，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遑。實職不修，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敬愼何在？姑不深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並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卽著明白奏來。……」（據同上及舊譜，行狀。）

名達案：舊譜繫此疏於五月乙巳，則二十六日也。而先生第二疏遵旨回奏謂：『臣於本月二十二日爲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圖事』則此疏上於二十二日，非二十六日乙巳也。舊譜又著周延儒溫體仁恨語侵內閣云云，考溫體仁以六月辛酉入閣，五月乙巳尙非閣員，何從見及此疏？故此疏之上，必在六月二十二日，以其在辛酉以後也。劉子全書題下註作庚午六月，是也。

越二日，先生上遵旨回奏疏，略曰：

『……臣惟天下事有本有末，如治病者察症有標本而後可施其針砭之功。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也，卽國勢之強弱亦無與於軍需之足不足也。……經國無遠圖而欲僥倖於難必之功，未有不坐困天下者也。……遼東一鎭，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鎭，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保敵人之不窺我虛實也，莫若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士兵，就民壯快手名色而推廣之。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五十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一旦有警，進可戰而退可守。乘今日死傷相弔之後，人人飲血，驟與以鼓舞之方，而所在成有勇知方之衆。

今曰民不可爲兵，必俟召募，必俟調遣而用之，則前日昌黎取勝嘗不出白徒之手矣。至於口糧器械之貲，聽以本縣錢糧自行設處，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審如是，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而況有賦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哉？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臣復何法以從？總之，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如此而於節省之方，已思過半矣。若此外更言節省，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第躬修明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人人行節省之政，事事有節省之規，又何患財用不足？至所謂屯鹽之策，鼓鑄之宜，頗關今日措餉急著，則有司存焉。而臣以爲今日聖明在上，斷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卽國計邊防總在所後。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富者，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乂安，而四夷不從之賓服者，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見全書卷十五。）

疏入，上以爲迂闊，降旨切責。（據舊譜及行狀。）

七月十七日，先生上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昭分義疏，云『……臣素患羸怯之症，拮据一載，心血盡耗。又因水土不調，漸傷脾胃，時嘔時痢。元氣益虧，向蒙聖恩假臣調理，未及痊可。因事見朝，又復註籍，會祈禱雨澤，奉旨切責。旋復見朝，繼之以補驗煤斤，而臣愈不勝其委頓矣。……亟賜罷斥……』奉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據全書卷十五）先生旋又上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候罷斥疏，仍不見許。（同上）

八月戊申朔，先生奉旨提調順天鄉試，至月抄始竣役。（據舊譜。）

癸亥，詔殺袁崇煥。（據明史卷二十三。）

九月己卯，詔逮錢龍錫下獄。（同上。）

庚辰，先生上畿輔凋殘未起聖明軫念時般謹竭愚悃仰承德意以固邦本疏。謂大興宛平有僉商之苦，外州縣有派買豆料之苦，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又請捐免新餉。一曰平糶銀兩，二曰典鋪酌分，三曰祇候夫馬銀兩，四曰庫吏賠墊，五曰輿皂工食抽加。末勸上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

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奉旨下部。戶部終寢閣不行。（據舊譜及全書卷十五。）

初，先生蒞任，庫掾持羨餘以進，曰：「例固有之。」先生懲掾而貯金庫中。至是，將請告，乃取其金幷捐助餘貲，置學田二百二十八畝。規定凡貧生薪水不給，父母故不能舉葬，貧生故不能舉葬，與月考不能備供給者，皆得分恤各有差。國子監博士金鉉（伯玉）紀其事於石。（據舊譜。）

辛卯，先生上徼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疏，云：「……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授於神明，晝急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於膽汁上溢，膀胱下遺……伏望聖明監察！倘念臣前後悃誠，委非矯飾，亟賜允放……」旋奉俞旨準予回籍調養。（據舊譜及全書卷十五。）

先生守京兆凡一載。甫受事，拜疏請久任，意欲從容整齊，以幾古化理。旋遭兵革，惓惓安人心，明國是。凡所以為宗社計者，靡不殫慮從之。京師安堵者，先生之力也。為政潔己率物，務宏大綱而略苛小。重學校以作人才，講鄉約以興行誼，嚴保甲以戢姦宄，鋤豪右以安善良，類皆振風飭紀之事。其他簿書錢穀，委僚佐任之，不以為屑屑也。尤加意民間疾病，請醫請貸，若惟恐後。軍興旁午，力主節

財。恤流，掩骼諸大役，費各千百計，僅取給撙節之餘及捐助而足。久之，威惠漸周，人人自愛而恥犯法，訟獄衰止。下至單丁窮戶，亦必周其情隱，緩其銜轡，雖兵革匡勷，皆有恃而無恐。然終以秉正嫉邪，好切劘君相，諸所建白多扞格不行，遂連疏移疾。旣得請，悉書任內施爲事宜，以告新尹。其後先生應召入都，父老不忘舊德，必率子弟服謁，先生慰勞如疇昔。士民仍呼劉順天，志私戴云。（據舊譜，行狀及邵撰傳。）

先生在事，風裁孤峻，搢紳素憚清剛，莫敢干以私。惟奄人習難馴革，遇事把持，先生謝之，則闖入堂皇言狀，不應，或出語相詬誶，先生若爲不聞也者，治政事自若。奄人知先生終不可撓，反好語慰曰：『公執拗人，吾且去，再求未晚也。』竟亦不至。居數月，中貴屏跡於公庭矣。（據舊譜，行狀。）

九月二十八日甲辰，先生辭闕出都門。都人罷市而哭。奄人守門者見行李蕭然，相顧歎曰：『眞清官也，吾輩死且服矣。』士民遮道送者千餘人，至十餘里不去。先生下車撫之，衆皆泣。有送至潞河，俟先生舟行始歸者。（據行狀，舊譜，及邵撰傳。）

先生此行，沿途有別京師諸友，還山小詠，又放歌，長安，步前韻，無題，問病，拜仲子祠，白鵰，金山，諸詩。

（見全書卷二十七。）

十月，先生撰累封太恭人加贈淑人劉母貞節周氏墓表。（見遺編卷七。）

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寅，先生回抵家中。（據舊譜。）

十二月乙未朔，詔增田賦。（據明史卷二十三。）

是月，先生弔周應中未幾，又往執紼送葬。（據舊譜。）

是月，先生三答王朝式書，拒其爲生母題主之請，並商榷喪禮。（見全書卷二十頁十五，遺編卷五頁六。）

崇禎四年辛未（西一六三一，滿洲天聰五年）先生五十四歲。

自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卒後，士大夫爭以講學爲諱，此道不絕如線。惟先生巍然魯殿靈光，久而彌信。而陶望齡之弟奭齡（石梁）潛心學術，辭濟陽之檄，息機林下。先生偶過奭齡，謀所以壽斯

道者，奭齡欣然許諾，因相與商訂舊聞，謀會同志而講學。（據舊譜及全集卷二證人社約書後，全書卷十三會錄。）

三月三日，始會同志於陶文簡公祠，（卽石簣書院）紳衿駢集，可二百餘人。旣行禮於先聖先賢，乃卽坐。司會者章生明德（晉侯）贊開講，諸老逡巡相讓。先生乃命明德略演經義以受質。明德朗誦大學之首章，旣卒業，特問致知在格物之義。胡樸完曰：『陽明先生言良知，得力全在致字。今人誰無良知者？但不能致之，則有時而昏，則良在何處？』座中因有重躬行之說。奭齡曰：『行不至處，正是知不至處。致知在格物，則不必復言行矣。』明德復舉經文兩物字質異同。先生曰：『盈天地間，只此一物，更無二物。自其分者言，物物各具一太極。自其合者言，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或問格物工夫從萬處用，從一處用？先生曰：『大學言物有本末。一者本也，舉其本而末自該，非物物而格之之謂也。』一生因問文成爲善去惡之義如何？先生曰：『人性本善，其有時而惡，則氣拘物蔽之病耳。文成言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非直以爲善去惡當格物。』辨論久之，座中皆有省。先生復喟然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爲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

須信我輩人人是箇人。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卻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尋進茶，諸人譁然，少頃，定後卽坐。先生謂諸生曰：『坐間格致工夫儘多蹉過矣。只此譁然之頃，有多少知不致，物不格處。卽所云堯舜氣象，果在何處？……諸生勉之！』乃起而散。先生遂記其事。（據遺編卷一頁三，及卷六譚母胡孺人七十壽序。）

旣退，奭齡首發聖人非人之論，爲多士告。一時聞之，無不汗下者。先生因次其儀節，以示可久。遂題其社曰證人，而稍述所聞，作證人社約。（據全集卷二證人社約及書後，遺編卷一證人社語錄，陶奭齡之題辭，卷六譚母胡孺人七十壽序。）

證人社約分四篇：一曰學檄，二曰會儀，三曰約言，四曰約戒。有書後。（全書在卷十三，名證人會約，全集在卷二。）

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集而午散。專以講學明道。特置姓氏一籍，其願入會而卜久要者，隨時登載。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望後聽諸生自舉會課一次。會費聽入會者捐貲，自一錢以上，多不過三錢。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凡與會者毋譁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接耳，毋

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鄙褻，犯者司約糾之。（以上會儀）一戒譏侮儒先，詆訶名教，不講學，不讀書，及讀非聖之書。二戒私財私爨，出入交際，制中宴樂，酷好風水，年久停喪。三戒利己妨人，駕勢毆人，辱人，及致人於官。四戒會中投遞書揭，及借名道學生事地方，把持官府，雌黃人物。五戒呼盧酩酊，飲以長夜，蓄頑童，挾優妓，擣蒱爲生，求田問舍，終訟。六戒側聽淫視，疾言遽色，跛立箕坐之類。衣不紫，履無朱，冠不釆，閨闥無惰容，喪不用浮屠，祭無淫外神，動行祈禳。七戒結交衙門官吏，說事過錢，及以碑軸獻諛當涂者。八戒嫁娶相競，宴會相高，宮室輿馬服飾踰制。尤痛禁梨園。九戒多言及言市井閨闥事。十戒腹誹背憎，樂道人短，匿怨結交。各條皆有說明。（以上約言）並定違戒者之處罰，分出會，上罰，中罰三種。上罰罰杜門謝會講一次，靜坐訟過，至赴會日，捐古書一冊，藏古小學，仍治具以供湯餅一次，諸友不更齎分。中罰謝會講一次，靜坐訟過，至赴會之日，仍捐古書一冊，藏古小學。若因罰而竟不赴會者皆聽。（以上約誡）（名達按：此約刻本後來當有改定，故捐書藏古小學，不藏石簣書院。）

四月三日第二會，祁鳳佳舉素位一章，質自得之義，從主敬得來，抑心體自然如此，先生曰：『自得

全然是箇敬體，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則此心已遊於天空地闊之境矣。若只認作快活景象，便已落無忌憚一流。是不可不辨。』祁彪佳曰：『反求時儘不安妥，如何說箇自得？』先生曰：『唯其反求，所以自得。』許器之曰：『說箇自得，畢竟當有所得，得是得箇甚麼？』先生曰：『實無所得，故名自得。』（據全書卷十三頁十五，遺編卷一頁四。）

五月三日第三會，或舉學而時習章之義，先生曰：『今日先要明如何喚做學……學字不明，此會終成虛設。如未發之前，眞有爲學問做聖賢一段眞意，則今日在會堂是學，出會堂亦是學，卽隨時應事涉境，無不是學，此便謂之時習。』（據全書卷十三頁十五，遺編卷一頁六）繆眞我曰：『學是自家一點靈明，卽是良知，時時覺照，一切顯晦得失都不去照管。』先生曰：『學卽良知，極是。陽明先生恐人墮落空虛，故說箇良，又說箇致，便有許多切實處。若只說靈明，未免又落禪宗，到底難得把柄。夫子開口說箇學，便是要學箇甚麼。但把自己靈明時時提醒，做主人翁。果做得主人翁，方是良知。方是致良知，這方是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矣。」卽是此意。』（據遺編卷一頁八九。）

六月三日第四會，討論孝弟一章，先生作記。（據同上頁十一二。）

是月，先生撰章貞女傳。（見全書卷二十三頁六七。）

又有與陶石梁書云：

「……前承示欲避城囂，而另尋閒寂之地，以求同志。此於坐下甚有益。弟恐朋友無相從者，不令此會便成虛名乎？吾輩論坐下工夫，即晤言一室，亦足了當。而必切切於求友，非徒借友以自鞭，亦與人同歸於善耳。弟愚見姑再舉數會，俟朋友中有興起者，或可延數十年命脈。此時而隨意去留，則無處非行教之地矣……」（見遺編卷五頁六。）

七月三日第五會，討論中庸首章之旨，先生作記。（見遺編卷一頁十四。）遂衍講義爲中庸首章說，（一名天命章說，見全書卷八頁九。）略曰：

「或問中庸首章大旨，先生曰：盈天地間皆道也，而統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爲心者，性而已矣。以其出於固有而無假於外鑠也，故表之爲天命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即理之別名，此理生生不已處即是命。以爲別有蒼蒼之天，諄諄之命者，非也。率此性而道

在是，道即性也。修此性而教立焉，性至此有全能也。此三言者，子思子從大道紛紜薄蝕之後，爲之探本窮源一路指點，以淸萬世之學脈。可爲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則由教入道者，必自復性始矣。

「道不可離，性不可離也。君子求道於所性之中，直從耳目不交處，時致吾戒愼恐懼之功，而自此以往，有不待言者矣。其指此道而言道所不覩不聞處，正獨知之地也。戒愼恐懼四字，下得十分鄭重。而實未嘗妄參意見於其間。獨體惺惺，本無須臾之間，吾亦與之爲無間而已。惟其本是惺惺也，故一念未起之中，耳目有所不及加，而天下之可覩可聞者即於此而在。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也，故曰莫見莫顯。君子烏得不戒愼恐懼？兢兢愼之，愼獨而見獨之妙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獨體也，亦隱且微矣。及乎發皆中節，而中即是和，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未發而常發，此獨之所以妙也。中爲天下之大本，非即所謂天命之性乎？和爲天下之達道，非即率性之道乎？君子由愼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本，無所不達矣。達於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於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

體無間。極之至於光岳效靈，百昌遂性，亦道中自有之微應，得之所性固然，而非有待於外者。此修道之教所以爲至也。

「合而觀之：遡道之所自來，既已通於天命之微，而極教之所由致，又兼舉乎天地萬物之大；推之而不見其始，引之而不見其終，體之動靜顯微之交而不見其有罅隙之可言，亦可謂奧衍神奇，極天下之至少者矣。而約其旨，不過曰愼獨，獨之外別無本體，愼獨之外別無工夫，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

「後之儒者，謂其說昉之虞廷，信矣。乃虞廷言心，則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別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爲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歧之有？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天命之所在，卽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卽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

「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歟？』爲此說者，正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

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愼獨之說，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

『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爲愼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於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愼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愼獨爲動而屬（全書有「而」無「屬」，學案有「屬」無「而」，合之乃眞。）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

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愼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爲本體，無可著力」此卻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性道（全書誤作「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眞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眞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愼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徒（全書作「復」）向語言文字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着落。學者但知即物（全書無此二字）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全書在卷八明儒學案節錄後半。）

附奭齡與書先生曰：

『……讀中庸首章義，已得聖賢大旨。性，道，教，中，和，不覩，不聞，獨等，總是這箇天地萬物，總在裏

許，全具家私，狼藉顯露，只要人認取認得，便是富人，不肯認，仍是貧子。至於工夫只一慎獨。獨者，把柄在我，此處最易爲力，一撥便轉，不費手，不沾滯，簡易直截，莫過於此。惜乎學者之不肯受用而日入於艱難險阻之域也……』（見遺編卷一頁十六。）

是時，先生專揭愼獨之旨教學者。或問愼獨下手處，先生曰：『且靜坐。』又問靜坐中愈覺妄念紛擾，奈何？先生曰：『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故濂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以此故也。』於是作獨箴以明聖學之要。（據舊譜，箴見全書卷二十三頁二十九。）

八月三日，第六會討論吾十有五章。（據遺編卷一頁十七。）

是月，先生有祭孫師母徐夫人文。（據遺編卷七頁二十三。）

九月三日，第七會大雨連綿，赴者不半，先生曰：『今日至者，可謂水火不避矣。』討論子張學干祿章。（據同上頁十八九。）

十月三日，第八會討論克己章。（據同上頁二十二。）

十一月三日，第九會討論季路問事鬼神章。（據同上頁二十三。）

座中有知行之說進者，謂知之眞必須行之力。陶奭齡則單提一知，董黃庭則單重一行，斷斷然爭之不置。先生曰：『我輩言良知，正爲力行地耳。要之，知與行總不得分。』（據同上頁二十四。）因論及生死，曰：『吾儒之學，以了生死爲事。佛氏之說，亦以了生死爲事。但吾儒之學，事事求之於實，惟盡其生事，以善其死事。故曰：全而受之，全而歸之。佛氏之說，事事求之於虛，必悟於生前，以知於死後，故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同上）遂作生死說：

『……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身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顓究到無生一路，只留個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學，直（遺編誤作「宜」，此據學案）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卽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卽吾之終，終終始始，無有窮盡，只此是生死之說。原來生死只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謂生死之說，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執百年以內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個貪生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個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

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即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得透，天地萬物便在這裏，方是聞道。……」（見明儒學案卷六十二，全書卷八，遺編卷一。）

陶奭齡亦作知生說，持論不同。（見遺編卷一頁二十七。）

先是，先生自南京奉差歸，慮宗祠祭產不敷，致春秋般祀有踰時弗舉者，謀諸族兄乾陽公，創捐助事例，爲續置祠田張本。至是十一月，先生經理祠事，置田三十八畝。歲時烝嘗，始免匱乏。（據舊譜。）

同月，先生撰光祿寺少卿周寧宇先生行狀。（見遺編卷七。）先是，嘗撰輓周寧宇先生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同月，先生有答秦生履思（名宏祐）書，略曰：

「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

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正當處。若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黃庭言爲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正恐非本體之流露與正當處；故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救之，謂黃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爲，何惡可去。正爲用工夫下一頂門針，非專談本體也。而學者猶不能無疑於此，何也？旣無善可爲，則亦無所事於爲善矣。旣無惡可去，則亦無所事於去惡矣。旣無本體，亦無工夫，將率天下爲猖狂自恣。卽有志於學者，亦苦於從之無途，或流而爲佛老者有之。寧不重爲之慮乎？故僕於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解紛。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無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無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云爾。

「昔者季路一日有事鬼神之問，不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問，總向無處立腳。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宿，絕不於此外空談本體，滋人高明之惑。只此便是性學。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示，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

從此爲善，方是眞爲善。從此去惡，方是眞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卻季路兩問之意，此正夫子之所病，而亟亟以事提醒者也。我輩口口說事，依舊說到事鬼上，口口說知，依舊說到知死上，連訓詁家風亦失。所以不佞嘗日有是言，蓋欲學者拳拳服膺聖訓，以爲入道之地耳。……」（見全書卷十九頁八。）（名達按：工夫本體之爭，爲劉陶二派分歧之點，其端始於此。）

閏十一月三日，第十會，宛平韓位（參夫）聞風遠道來會。（據遺編卷一頁十八。）

同月望日，先生撰沈貞烈女傳。（據全書卷二十三。）

十二月三日，第十一會，先生與李生明初問答。（見全書卷九頁一）又有與李明初書。（見全書卷十九，頁四）答祁生文載（熊佳）書。（見全書卷十九，頁六。）

是月，撰居喪座警示秦堉祖軾（嗣瞻）。（據全書卷二十五頁六。）

是年又撰重刊荷亭文集序。（見遺編卷六）雲山歌爲陶鏡心七十壽，贈曾謙之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崇禎五年壬申（西一六三二，滿洲天聰六年）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先生撰家塾規，分二部，一爲考德之要一爲修業之要。又撰小學約，敍列小學儀則。（並見全書卷二十五。）

是月，先生又撰譚母胡孺人七十壽序。（見遺編卷六。）

二月，輯劉氏家廟祀典成。先是劉氏廟祠多不合禮，先生於丙寅勸爲祀典一書。至是復加參訂，頒布宗祠行之。首家廟圖考，次家廟昭穆圖考，次子孫序立昭穆圖考，次神位式考，次祭義十倫，一祭主，二祭年，三祭時，四祭口，五祭品，六祭儀，七祭餕，八祭樂，九祭產，十祭法。（據舊譜。）

陶奭齡雖與先生會講，仍揭良知以示指歸，每令學者識認本體。曰：『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恁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愈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既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猖狂縱恣，流

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宗旨既不合，諸生王朝式秦宏祐錢永錫等遂獨奉奭齡爲師模，糾集同志數十人，別會白馬巖居日求所謂本體而識認之。（據舊譜）

名達案：舊譜此處有一大誤，謂：『先生間嘗過從，一日座中舉修悟異同，復理前說以質，宏祐云云，先生云云，又與書宏祐云云，數致規正，諸生自信愈堅，先生遂不復與之辨矣。』今考此時先生並未與白馬一派分裂，此後復與宏祐等辨難不絕，直至甲申乙酉始已。

先是，嘉靖中，有詔許天下各建社學。紹興知府洪珠（西淙）遂毀淫祠，以建古小學，九年庚寅落成，祀宋儒尹焞。隆萬以來，師徒罕聚，學舍蕪圮，隙地多被居民侵佔。天啓甲子，先生以周陶之門率流於放逸，思表彰尹焞以救正之，言於撫臺王洽，募捐修葺祠舍爲崇祀地。會遭學禁，工未半而罷。至去年，先生復與郡諸生具牒當事者，鳩工庀材，重建古小學。五月，享堂落成，迎尹焞神位入祠，行釋奠禮。先生乃大會生徒，發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簣祠，而遞會於小學陽明二祠。先生歲時嘗讀書小學中。（據舊譜及全書卷二十一重修古小學記。但舊譜誤敍崇禎十三年重修配享等事於此。）

是夏，先生同呂孚遊雲門避暑，時衲子六如洪溟闇然輩在焉。及友人李道之郭爾章等盤桓者累日，得雲門雜詠八首，和陸放翁韻。歸赴小學之會，信宿再上雲門，復得雜詠八首，仍和前韻。與六如談論者彌月，每叩以佛法大意，六如輒爲之拈出機緣，迫人承領，先生因之有省，稍稍參究此事，不覺其席之日以近也。暇日，六如復出其所註圓覺相示，並索先生題詞，先生謝之，姑拈一詩以言別。又有留別洪溟，題闇然廣福山居，又得凫字三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證人社自去春上巳始會，卒歲講論，紀錄成帙，遂付之梓。是年八月望，陶奭齡題其端曰：「……證人無他道，復吾心而已矣。……念臺子署其社曰證人，誠哀夫世之自賊者衆，而欲舉而生全之，令其求所以自證，意甚盛也。欲自證焉，亦求諸心而已矣。」先生亦題辭曰：「石梁子主盟斯道，每徵有指點，輒能開人錮習，與之下手。於是諸君子有矜奮者，稍相與發明其事，遂亦不鄙予而猥請事焉。此道賴以不孤。……因思會時先生每提起識認二字，爲學者諄諄。諸君子於此事果未經識認，則如何討下手？乃高明之士，又往往深求之，便欲識認個恁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因而反入於坑塹者有之，辜負先生苦心矣！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卽吾夫子猶以爲歉焉，學

者乃欲遠人以爲道乎？又曰：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仁則人，不仁則不人。仁不仁之際，正須急開眼孔在此。學以證人旨也。諸君子亦人而已矣……』（俱見遺編卷一證人社語錄。）

九月，朝廷會推先生爲通政司通政使，皇帝不報。格於內閣溫體仁也。時文震孟姚希孟數以書致候，先生不答。前後家居，凡朝貴人通書問，皆不答。（據舊譜。）

十月，先生著第一義等說，發明靜存之意，示人入道之方，且自言用功得力處。

洵案：是時先生用愼獨工夫。獨體只是個微字，愼獨之功，只於微處下一著子，故專從靜中討消息。久之，始悟獨說不得個靜字。曰：『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又曰：『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不得以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又不得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蓋謂喜怒哀樂，以四德言，不以七情言，亦一時事，不分前後際。遂有丙子以後語錄及聖學宗要人譜，原旨讀易圖說，證學雜解諸書。大抵於先儒成說掀翻無遺。卽延平看未發氣象，亦謂落邊際。獨信濂溪伯淳爲無弊，俱卓然明道之書也。（舊譜原文。）

其一曰第一義說，言：『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

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卽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見全書卷八。）

其二曰求放心說，言『……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同上）

其三曰靜坐說，言『……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跏趺，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眞消息也。……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同上。）

其四曰應事說，言『學者靜中既得力，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

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以行動有成績。……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是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功夫得力處。』（同上。）

其五曰處人說：『應事接物，相為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便於天下不能遺一人。……人能孝於親，未有不忠於事君與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宜於室家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為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眞道德，眞性命，眞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於知之明與處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同上。）

其六曰向外馳求說言：『……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以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即是。……學者須發眞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急急，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以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忘。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同上。）

其七曰讀書說言：『……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眞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可勝言者矣。……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力證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可廢也。……』（同上）（參看往年讀書說。）

其八曰氣質說，言：『……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眞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卻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卻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之於善，已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同上。）

其九曰習說，言：『學問之功，在復性，不在愼習。……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定一尊而後起者稟焉，是謂之性權。……』（同上。）

是月，先生爲張伯樞撰四書解序。（見遺編卷六）先是，嘗爲之撰易解序，（見全書卷二十一）後又爲之撰禪宗定案序。（見遺編卷六。）

是年，先生又撰趙母黃碩人七十壽序，（見遺編卷六）答管生容生（德隅）書，（見遺編卷四

頁二。）答秦履思書，（四通見全書卷十九頁九，一通遺編卷四頁三）胡樸完八十壽歌，送祁世培（彪佳）北上詩。（見全書卷二十七。）其答履思三云：

『……不佞謂學人種種病痛，只坐志不立。若是眞立志時，毅然以身任道。決不肯將天地間第一等事讓與人做，自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視眼前小小蝸角蠅頭，曾不足當吾一瞬，而又何進取之爲累乎？……至於喫緊工夫，止有義利關劈頭當打破，此後方有商量。若此處憒憒，一切見解都無下落，安得不墮於恍惚。故恍惚之見，亦不可不求其病根也。只此是入良知的路頭，良知在我，有何恍惚？有物焉蔽之，故恍惚耳。……』

答履思五：

『……人合天地萬物以爲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爲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不知人者也。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學者於此信得及，見得破，我與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卽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絕於天，而不可得。不須推致，不煩比擬，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爲性學也。……

……學者大要只是愼獨，愼獨卽是致中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

答履思六：

『邇來深信得陽明先生「良知只是獨知時」一語親切，從此用功，保無走作。獨只是未發之中，未發之中只是不學不慮眞根底處。未發時氣象，安得有勝心習氣在？學者只爲離獨一步說良知，所以面目不見透露，轉費尋求，凡所說良知都不是良知也。致良知三字，便是孔門易簡直截之旨，今日直須分明討下落耳。若不討下落分明，則知善知惡四字亦無用處，終歸之不知而已。……良知卽太極，無聖無凡。……良知喫緊處，便只用在改過上，正是愼獨工夫。……念已發，機已赴矣，覺亦無及矣，正緣失之於未發者先不可救也。若是從愼獨後所發，又何須更加辨別，更加決斷乎？……須知良知無聖凡，無大小，無偏全，無明昧。若不向獨上討落，便是凡夫的良知，其失也爲小明，爲偏蔽，爲迷復，雖未嘗不知善而有時認賊以作子，雖未嘗不知惡而有時認子以作賊，此僕所以云知善知惡四字亦總無處用也。孔門說個愼獨，於學人下手處，已是千了百

當。只爲頭面未見分明，故陽明又指個良知，見得仁義不假外求，聖賢可學而至，要人喫緊上路去，非與古人有差別，故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吾黨今日所宜服膺而弗失也。」（俱見全書卷十九。）

崇禎六年癸酉（西一六三三，滿洲天聰七年）先生五十六歲

三月，先生輯鄉約小相編。蓋因縣令講鄉約，故參酌古今，輯諸條約，以佐不及也。首載高皇帝聖諭六言，衍釋大意。次鄉約事宜，次鄉約類訓，一曰鄉人守望之約，二曰鄉人讀法之約，三曰鄉祀之約，四曰鄉飲之約，五曰鄉射之約，六曰鄉學之約，七曰鄉舉之約，八曰鄉儲之約。視保民訓要更加詳明，而縣令不能行。（據舊譜。）

夏，先生撰明德淵源錄跋語。（見全書卷二十一。）

是月，先生撰竹渠章君暨配宜人俞氏合葬墓誌銘。（見全書卷二十二。）

十月戊辰，徐光啓卒。（據明史卷二十三。）

是月，先生撰萃臺章公暨配孺人宋氏合葬墓誌銘。（見全書卷二十二。）

是年，先生又撰有舒城丞章蘭臺傳，（見遺編卷七）芳齋公三世家乘及跋，（跋見全書卷二十一）及答秦履思書。（二通見全書卷十九頁十二三，三通見遺編卷四頁三四。）其答履思十有云：

『……功過册條件，僕意先書一圓圈，當太極象未發之中，以靜坐法當之，此則爲元善。此外推之動念，以卜吉凶爲動而生陽，又推之視聽言動，以卜悔吝爲靜而生陰，又推之五倫百行之是非得失，以當五行，與萬物化生，而其要歸於主靜以立人極，庶不落了凡窠套。大抵立教不可不愼。若了凡功過之說，鮮不以功爲過，以過爲功，率天下而歸於嗜利邀福之所，爲吾道之害，有不可言者。乞高明裁之。如蒙許可，敬煩高明起手，以俟請教，何如？』（見遺編卷四頁四。）

蓋此時秦宏祐擬效袁了凡功過册著遷改格一書，來書請教，先生意不謂然，故答書云爾。人譜之作，卽踵此書之意也。（舊譜誤爲次年之事。）

是年萬斯大生。

崇禎七年甲戌（西一六三四，滿洲天聰八年）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先生撰慥慥齋集序。（據遺編卷六。）

是月，先生輯劉氏宗約，立宗長一人，綜宗教以約九族之衆，宗翼二人，左右宗長舉宗教；宗老一人，專以齒，如宗長年尊則不另立；宗幹一人，司大家錢穀出納；宗糾一人，任糾繩綱紀之責。置彰善紀過簿各一扇，以示勸懲。凡宗人有犯倫干義，財帛未明，皆質成宗長。若未經宗長處分而輒興詞訟者，以罪論。月朔告廟，宗長率宗人謁神位，隨舉祖訓一二條闡明之。有疑則質，遇事則舉，而聽斷於宗長。宗人有善當勸，有惡當懲，俟會畢，宗長示以勸懲之典，仍各書其事於册。（據舊譜。）

劉氏族大風漓，最難齊一。先生佐家政以來，事無大小，無不取裁焉。大抵示以尊祖敬宗之道，聯以收族合渙之誼，情雖睽今之凜如也。服習之久，風尙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有訟公庭者。直至先生沒後，猶尊行其教不衰。（據舊譜。）

二月，先生撰胡松菴先生錄序。（見遺編卷六頁七。）

夏日，輯聖學宗要，其引曰：

「孔孟既沒，（一有越字）千餘年（一作載）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又（一少又字）三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然（一少然字）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有天下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爲不孤。顧後五子書浩繁，學者多不能盡讀，即讀之，而於分合異同之故亦往往囿於所見，幾如泛溟渤之舟，茫然四騖，莫得其歸，終亦淪胥以溺而已。嗚呼！後世無知讀五子書者，而五子之（一少之字）道晦，五子之道晦而孔孟之道亦晦，則（一少則字）其所關於斯文之廢興，豈淺鮮乎？宗周非能讀五子書者也，偶友人劉去非示我以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已發未發說，題之曰宋學宗源，輒灑然有當於心。爰益以識仁東銘及已發未發全說（一作書）又合於陽明子之與程朱相發明者二則，改題曰聖學宗要。蓋亦竊取去非之意云爾。由今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傳在是，即數子之書不盡於是，

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矣。……」（見全書卷五。）

聖學宗要首錄周敦頤太極圖說，而詮釋之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本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

次錄張載西銘，東銘，程顥識仁說，定性書，朱熹答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王守仁與陸元靜良知問答及拔本塞源論，皆各有詮釋，大約以「主靜立人極」一語爲宗，而歸本於「愼獨」二字。（據全書卷五。）

秦宏祐著遷改格善與過對舉，一理性情，二敦倫紀，三坊流俗，四廣利濟。陶奭齡序而行之，因以一冊呈先生。先生曰：『此害道之書也。』八月，與書宏祐曰：

「遷改格廣利濟一款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不如已之。紀過，則無善可

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爲善。今善惡並書，但準多少以爲銷折，則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淸，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爲善，終落在功利一路。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凡此皆道之所在，不可不謹。（全書卷十九頁十三與履思九。）

又答宏祐書云：

「來教娓娓，大抵以敬菴先生九諦爲非，而信周海門先生之九解，今其書見在，可覆也。僕生平服膺許師者也，於周師之言，望門而不敢入焉。今方欲通兩家之言，以歸於一。而足下又持論如此，是何異晦菴夫子以象山先生爲禪而象山先生又斥晦翁主張無極之說爲眞禪乎？……僕竊謂天地間道理只是個有善而無惡。我輩人學問只是個爲善而去惡。言有善便是無惡，言無惡便是有善。以此思之，則陽明先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必然也。言爲善便是去惡，言去惡便是爲善，卽陽明先生所謂「去人欲便是存天理」是也。以此思之，則陽明先生所謂「爲

善去惡是格物，」亦未必然也。……吾輩要做向上工夫，立一條款，而一日據冊書曰：「某日以某事行一百善，」心下打得去否？此僕所謂無消煞處也，非謂善不當遷也。大抵諸君子之意，皆從袁了凡顏壯其來，了凡之意本是積功累行，要求功名得功名，求子女得子女，其題目大旨顯然揭出，雖是害道，然亦自成一家言。諸君子平日豎義本是上上義，要識認良知下落，絕不喜遷改邊事；一旦下梢頭，則取袁了凡之言，以爲津梁，浸入因果邊去。一上一下之間，如以爲打合得一，則是道差也；以爲打合不得一，則是教差也；二者宜何居焉？」（全書卷十九頁十四與履思十）

是月，秦宏祐記先生與陶奭齡會講話錄。（見全書卷十三頁二十一至二十四）宏祐謂：「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是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全書作便）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常（全書誤作嘗）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見全書卷十三頁二十一，註云「甲戌八月秦宏祐記。」舊譜誤記於丁丑年。）

是月，先生著證人小譜，閏八月朔自序之。此書後改名人譜，自序亦修改再四，迄乙酉五月，絕食猶

加參訂。（其初本自序見遺編卷六，定本自序見全書卷一及全集卷一。）

名達案：人譜久已風行於世，版本不一，且幾無人知其原名證人小譜，舊譜亦僅云「甲戌秋八月著人譜」，史實之湮沒也久矣。考劉子全書遺編卷六初本證人小譜序，而知書名前後不一，序文迥然不同。考劉蕺山先生集人譜跋，而知此書確經先生再三改訂。考劉子全書人譜自序，而知此序雖非初本而仍題甲戌八月閏吉。故參互考證而記錄如上。）

證人小譜自序略云：

「袁了凡先生有功過格行於世，自言授旨於雲谷老人甚祕，及其一生轉移果報，事皆鑿鑿可憑，以是世人信之不疑，然而學道人不以爲是也。近閩人顏壯其氏刻有迪吉集，大抵本之了凡，而頗盡其類，其說漸近於學人。友人有歎賞之者，因有有所爲而爲善之說，夫亦有激乎其言之也。學人居恆談說理道，必豎第一義，至無善可爲，纔涉禍福因果，益指以爲外道不足信；雖「吉凶同患」一語載大易，不信也。及徐考其生平，有愚夫愚婦所不爲者矣。究其病正坐舉話太高，如以貧子說黃白，總無實際，徒滋邪妄。……夫學凡爲之而已矣，無所爲而爲，爲也，有所爲而爲，爲

也。爲聖而聖，爲賢而賢。請姑遜聖賢而不爲，僅爲了凡一日之間，課功程過，據事直書，一一邀天地鬼神與之昭鑒。如是者爲之而不已，卽不必問其功罪所準如何，而只此天地鬼神昭鑒之心已逼透聖眞，不差毫末，更無所爲第一懷矣。雖然，功過不兩立，出乎過卽入乎功，功之進退卽其過之有無，苟紀過而已，何功之有？因勒紀過册，以示學者。又慮其無所本也，更著人極圖說以冠之。又繼之以日用功課。總題之曰證人小譜。……」

先生遂自立紀過格，日日紀之，迄於甲申九月。（據全書抄述。）

十二月，先生有答管生而抑書，亦論遷改格之非。（見遺編卷四。）

是年，先生又有答管容生書二通，（見遺編卷四）和門人張奠夫兼示諸生，再和奠夫兼呈陶石梁壽章雁峯舅諸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是年，紹興大水，西南一帶瀕江之民，多爲魚鼈者。慈善之家，起而私賑，剩有餘糧，議儲爲義倉，先生欣然贊決其謀，而更集募捐助。因區畫其事，於置倉廒命典守時斂發權子母諸端，皆有成緒，遂撰爲義倉先聲。（見全書卷二十五。）

是歲，門人魏學濂葬其父大中，迎先生題主。陳龍正拜先生於舟中，投書一卷，言天下之風氣操於紹興書辦，使爲郡縣者能化其父兄子弟，則在京之書辦亦無不化矣。並以高攀龍遺書爲餽。先生在舟中閱之，每至禪門路徑，指以示門人黃宗羲。（據撰杖集與顧梁汾書思舊錄。）

崇禎八年乙亥（西一六三五，滿洲天聰九年）先生五十八歲

元旦有壁帖二條。（見全書卷十學言頁十六。）

正月丙寅，張獻忠陷鳳陽，焚皇陵樓殿，其後西走陜甘。（據明史卷二十三。）

先是，歲丙寅先生既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孔孟合璧，又附以聖學喫緊三關。已而病其割裂，擲之笥中久矣。近日爲友人所見，請出以示學人。先生乃復裒宋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關並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三月，自作小序。（並見全書卷三。）

孔孟合璧之案語云：

『孔子之道大矣，然其要旨不外乎求仁。求仁之功，只是下學而上達。其所以告門弟子，都是此理。至孟子又推明下學之所自始，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故諄諄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可謂善發聖人之蘊。……後之學聖人者，亦仁而已矣。……』

五子連珠之案語云：

『周子之學，盡於太極圖說。其通書一篇，大抵發明主靜立極之意，而宗旨不外乎求仁，仁卽極也。……』

『伯子諸語，字字向自己血脈流出，可謂妙悟天啓，卻無一字不印過前輩來。』

『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親經歷語。』

『橫渠之學，本領全在西銘，而其教人則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大是有持循處，於此有得，方是克己之學。』

「紫陽之學，切近精實，亦復展開充拓去，循累而進，居然孔子下學上達法門。」

「昔人謂周子至精，程子至正，而予謂純公尤至醇云。若張子可謂敦篤矣，朱子幾於大矣。論地位，濂溪儘高論學術，晦翁卓立天下之矩。然以言乎學以求仁，則五子如一轍。視孔孟殆與二曜之有五緯，相與後先流行，以司化育者乎！……」

聖學喫緊三關，亦類錄孔孟及五子之言而註案語。其一曰人己關，先生曰：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規。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故擬爲第一關，俾學者早從事焉。」

「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卻利，便是義。除卻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

二曰敬肆關，先生曰：

「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眞己也，必也主敬乎，是爲學

人第二關。』

三曰迷悟關，先生曰：

『由主敬而入，方能覿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學者闖過此關而學成。』

『工夫卻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着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儱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以上並見全書卷三卷四。）

是春，先生有寓樵風徑題和灌雲叔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去年，紹興大水，所在民不聊生，而山陰之天樂鄉，蕭山之桃源鄉，諸暨之紫巖鄉，被災尤甚，民多餓死者，先生數致書當道請賑。五月，募得銀二百四十兩有奇，米一十五石有奇，遣諸生傅殷等賑三鄉，計賑戶五千二百六十口有奇。其後當道復允先生請，發米一百八十石行官賑。（據舊譜。）

是月，先生撰曰乾趙公墓誌銘。（見全書卷二十二。）

是時，首輔溫體仁在閣七年，專以繁刑厚斂爲先務，致民窮盜起。給事御史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於是皇帝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九卿詹翰於廷而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閣員者。吏部尚書謝陞會同廷臣舉前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愼行及先生以上。七月甲寅，皇帝降詔召三臣趨朝，仍命部長吏疾馳促上道。自世宗以來，參大政者率歸詞林，獨先生以外僚被徵。又與孫林皆一時宿望，朝野懽呼相慶。（據舊譜及明儒學案卷五十九，卷六十二。）

同月甲寅，詔以文震孟張至發預機務。（據明史卷二十三）旋又起用黃道周。溫體仁大懼，亟稱病愈出視事。（據舊譜。）

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先生家。先生適患瘧疾，聞命驚惶，乃於初六日上力疾赴召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逭違玩疏。（據全書卷十六。）

越旬餘而病愈，（據舊譜）撰題薛安人貞壽錄跋。（見遺編卷六）十五日，撰孝愍周氏傳。（見全書卷二十三。周氏爲應中之女，以舅惡自縊。先生有與趙景毅按臺（繼鼎）書，見遺編卷五，卽

爲周氏伸寃而作也。）二十日，遂離家北發。（據舊譜）有應召北上寄和族人時聞文張二學士新命詩，應召北上別王金如並示小集諸友詩。（見全書卷二十七。）陶奭齡送之曰：『願先生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使天下實受其福。』（見邵撰傳。）先生自丁卯至乙亥九年著述，此次欽召時，爲人竊去。（據舊譜天啓六年。）

八月晦，抵蘇州。九月初四日，渡揚子江，抵揚州，傷煖生疾，發咳不寐。（據遺編卷五與子汋書）望後自宿遷起陸。（據同上第二書）至山東地方，接邸報，奉聖旨：『劉宗周才品，廷臣共推，召命已久，著卽祗遵前來陛見，不必又請寬限。』先生遂兼程前進。（據全書卷十六頁二）有東阿道中詩。（見全書卷二十七）三十日至德州而病發，胸腹如塊，兀兀上冲，挾以往來潮熱。卽日遣人上徼臣再被溫綸力疾萬難前進懇乞聖恩容臣回籍調理疏。（見全書卷十六頁二。）

十月朔，有與子汋書。（見遺編卷五頁十三。）

前疏去後，尙未得旨，只得前進河間府。十五日有與子汋書。（見同上頁十五）旋奉聖旨，『著卽前來陛見，不必引疾陳情。』（見全書卷十六頁二）乃輿疾而前，於二十日酉刻抵京師門外，次

日上徵臣遵旨至京恭候陛見疏，二十五日奉旨，『候同召林釬孫愼行到日一并陛見。』（見同上頁三）吏部旨意官范仁誤傳旨令先見，先生倉皇間卽赴鴻臚寺報名，於二十六日早進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訖，仍出宣武門外，另候進止。次日接邸報，始見前旨。二十九日，上乞恩認罪疏。十一月初六日奉旨詰問前旨傳自何人。旋上遵旨回奏疏。奉旨『范仁著刑部提問，嚴訊所傳情繇，明白速奏。』（見同上頁三四及舊譜）時温體仁因事逐文震孟，（震孟旣於初四日罷相）又忌先生入政府，故借端以沮進用云。（據舊譜及明史卷二十三。）

是月，先生有與子汋書二通。（見遺編卷五頁十六。）

是冬，有靜坐述意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崇禎九年丙子（西一六三六，淸崇德元年）先生五十九歲

正月，先生有與子汋書。（見遺編卷五頁十七。）云『欲作還鄉之計，已無買路之資。』

二十一日乙卯，皇帝召林釬及先生至文華殿面對，問曰：『方今人才匱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釬爲支吾之語以逢上意。先生奏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只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謂今日一一改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流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流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參罰，小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參罰，不可言。蓋參罰重則縣官急於催科而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詩云：「廢爲盜賊，莫知所由」，臣竊痛之。』上又問邊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以內治爲本。內治旣修，則遠人自服。故云「修文德以來遠。」臣聞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顧溫體仁曰：『先年都城被圍，滿桂之敗，宗周所目擊，此時可說干羽兩階否？』因不懌而罷。遂傳旨『林釬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劉宗周查相應員缺來看。』(三)據

舊譜行狀傳及明史卷二十三，全書卷十六頁六。）（此時先生若非誤早朝見及奏對不合，則可入閣。）

二十四日庚午，詔陞先生工部左侍郎。蓋溫體仁諭意吏部，故授散秩以遠之也。（據舊譜）先生上聖恩洊及非常臣義尙難拜命謹據實剖陳以祈聖鑒疏，云『臣……誤朝一事，簡舉認罪，詞連范仁……范仁見在覆審間，仁案一日未結，則臣罪一日未正，……何敢冒昧而處於此？……』（見全書卷十六）奉聖旨，『著卽祗遵供職。』（同上）先生又上微臣感荷溫綸再披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俯賜遣還原籍疏，云『臣先年脾胃受傷，遂成痞症，百計難攻，幾三十年。……臣通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年，……止因一病字結果一生。……數月以來，無一日不藥，無一日不因藥加楚，至於氣隔胸而不降，痰閉脅而不升，目眊耳鳴，時時昏暈。……仰祈……收回成命，許臣以原銜回籍調理。……』（見全書卷十六）上仍不許。（同上及舊譜。）

二月十一日丙戌，先生始勉強拜命。而范仁旋論城旦。先是，刑部具仁獄上，體仁調旨覆治，再擬輒再駁。及先生就職，卽報可。（據舊譜及遺編卷五）二十三日戊戌，先生上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爲

治之機以仰紓宵旰疏，歷數從前敝政，請上更調化瑟。略曰：

『……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邊防，而賊臣遂以五年奏凱之說進。己巳之役，疆圉孔棘，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心腹寄於干城，治術尙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廠衞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憲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扑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蠭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竊於督撫；自朝廷勒限奏績（全書作盡賊）而行間日殺良民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盡歸塗炭事亟矣！天顧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

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文震孟之賢，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於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至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

「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畸冃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捨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外患內變哉？顧此蚩蚩潢池，言剿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兵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賚內帑，巡

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慕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法治天下之明效也。

『抑臣聞之，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任於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愼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爲必可爲，而求之堯舜之道，則上有爲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據舊譜及全書卷十六。）

疏入，皇帝大怒，傳諭內閣，欲加重處。次輔錢士升擬嚴旨進，帝猶以爲輕，又發改票，溫體仁加嚴以上，帝繙疏數遍，意反解，親爲改定曰：『劉宗周素有淸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歸咎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原豈堪盤踞？□□方謀窺逞，虛文何以勦除？至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任所爲，此無三釁之宋，終困外夷，可爲前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

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勿自誤以誤國家！』（據全書卷十六，遺編卷五及舊譜。）

先生與子汋書云：『勉強拜命，眞如牽羊入屠肆耳。及旣拜命，則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許之君父，意欲得當以報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懷，是以有前日之疏。』（見遺編卷五頁十八。）

是月，先生撰辛復元先生集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三月初六日辛亥，先生以前旨事事商求，不勝感激，乃復以堯舜之道進，而上微臣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以圖報稱疏，皇帝不置可否。（見全書卷十六）先生草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疏，三申皇極之要以決萬世治安疏，痛言人心爲禍之烈，皇帝躬親庶務之非，必須自去其聰明，愼獨用賢，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於萬一。皆未及上。（據同上，但註云四月，似非當是三月。）

是月，先生有祭宗伯孫淇澳先生（愼行）文。（見全書卷二十三。）

四月初三日丁丑，先生上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並勅禁天下言利以挽回世道疏，略云：

「先是聞冏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今大學士溫體仁等及勳臣朱純臣各報捐助矣，將遂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臣聞之，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甚者鞠躬盡瘁而已，不聞其出於利也。如以利，即破家徇國亦利也。……今國家外侵內寇，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執爲匪躬自效者？即今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牆，以及於馬價，亦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工之旨，諸臣於此，無乃沾沾有市心？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也，而亦議以捐助免？倘遂行之，辱國滋甚。……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贓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不重者辟，輕者戍。一時士大夫方凜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開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皇上自即位以來，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自衣三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罔將一意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艱未艾，水衡度支動詘軍興，圖所以佐緩急之計，有出於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爲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箕斂之說進，過此說鬼說夢，無所不猥褻，益復申法律之教，尙介冑之能，長遊說之習，決乞墦壟斷之行，率天下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之世界，而天下之禍遂日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尙不可以不謹也。……若

議食議用，則請皇上能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事從撙節受養起見，而不徒爲粉飾太平與侈傯禍敗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垛天壇諸興作，衡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四項歲造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倘歲省三分之一，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軍前大計，仍請勅戶兵工三部合局打算，立定規模，萬不得多兵多餉多器械，以國與敵。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爲矣。然苟非人主明乎大道之要本其先愼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爲義，以聚斂之小人爲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之機，明示取舍之極，尊仁義而後富強，特勅自今中外各官弗復行捐助以長言利之習……』（見全書卷十六。）

疏入，奉聖旨：『軍國要役，原非得已。好義終事，何云懷利？免覲暫蘇民困，奉旨甚明。數金重辟，曾有何人？大臣進言，豈得矢口任臆？』（同上頁二十。）

是月，先生有與子汋書。（見遺編卷五頁十八。）

是月，又有復朱未孩淮撫（大典）書。（見同上頁十九）與舊太守石公崑玉書。（同上頁十九，二十）二十八日，有答陶石梁書，略云：

「……側聞郡城另起嘉會日與求如子虛諸君子相周旋，知道韻日遠，新功日邃，此非眞有一往爲到家計者不足以與之。而惜乎弟之泛泛於苦海，終無所稅駕也。入長安，見冠蓋之下，多不識字人，無怪乎時事之不競。其賢者亦不乏談宗說法，仍是苦海中浮沉生活。求如文簡先生所云「認魚背爲海岸」者亦不可得，況進而求之？願先生力以師道自任，爲世人作津梁。吾越雖僻壤，而不出戶牖，可以風動天下。則自新建而後，衣鉢相傳，以及於今日，爲海內之所心儀者，固已久矣。顧今天下談新建之學者，未有不借路葱嶺，卽當日一種教法，所謂「天泉問答」等語，近日亦不復拈起。高明之士談性宗而忽彝倫。卑暗之士樂猖狂而惡名檢。卽此之由。今卽如來教所及，與世味日遠者自與道日親，透此機括，上下皆收，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者也。弟資性頑鈍，久入鎔錘，未有澄鍊處。每當官遇事，輒窘步。近日坐此劇地，益見憒憒，將終跟蹌言旋耳。日下病困日甚，正有事乞骸。倘主恩得放，則負糒有日矣。……」（見遺編卷五頁二十一。）

是月，滿洲定國號曰淸。（據東華錄。）

五月，與祁世培（彪佳）書云有歸意。（見遺編卷五。）

三日，遂上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效殊恩仰祈聖慈俯容回籍調理以終帷蓋疏，云：『前月二十三日，感冒風邪，寒熱交作。旬日以來，或吐或瀉，晝夜不寧，僅存微息。醫生王弘科錢穎咸謂元氣在絕續之間，非一藥所能驟起。……懇祈……特賜罷免。……』旋奉旨『著卽出供職，不必引請。』（見全書卷十六）會逢郊祀大典，職掌攸關，乃力疾見朝，體復加憊。（據下疏）（全書卷二十七有北郊陪祀和劉淸之詩）二十八日，又上臣病日久未痊再懇天恩特賜罷斥以重官守疏，略云：

『臣症由來已三十年，浸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於夏秋。兼之積痞如盤，積痰如絮，積火如灼，致氣有升而無降，頭旋暈如坐雲霧中。近自庚午得請以來，無日不與藥餌爲緣。……任重而力轉瘁，至日病一日，有不勝其瘝曠之虞者。如臣職掌在提督工程，而一日不視事，則工程之勤惰難稽。又管理錢法，比較銅商，而一限不比較，則奸商之宿逋莫問。……頃見科抄有民本許瑚者論及於臣，一則曰才謂不足，一則曰經綸無能。視臣近狀，可爲實錄。蓋瑚爲臣鄉人，頗知臣。而至其謬相引暱者，臣亦不受也。總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於幹濟本疎，而處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又安用之？……』

奉旨，仍不許。（以上俱見全書卷十六。）

是月，先生草遵奉屢旨仰佐錢法末議疏，大略謂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不必強之使行也，聽其自行而已。舊錢苦無定數，不必強之使定也，聽其自定而已。外錢不必禁之使絕也，禁之且以滋擾，但嚴其低假之防而已。其法一在酌收，一在酌放，一在酌行。禁濫惡之新鑄，增加銅料，更定字樣，則制錢不期貴而愈貴矣。禁低假之舊鑄，由工部以銅價收之，司坊官以違制之罪懲之，則舊錢不期賤而自賤矣。議設在官之經紀，每坊量設一人，分別兌換，則制新舊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為擾也。並請除南京戶工一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則外錢自不禁而絕矣。此因其勢而利導之，絕無事於一切把持之術者也云云。但此疏未上，殆有他故。（見全書卷十六。）

是月，先生又有與侯陸珍司農（恂）書，（見全書卷二十）亦議錢法。

六月乙亥，林釬卒。（明史卷二十三。）

先是，廷臣奉旨令推閣員，一再推，上俱不用，意未嘗不在先生。溫體仁恐，嗾會稽人許瑚上疏短先生曰：『劉宗周才謂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故先生前此請

告疏引述其語以求退。然皇上竟信其言。六月初六日己卯，廷議會推先生入閣，皇帝竟不果用。

（據舊譜及全書卷十六）

溫體仁修黨人之隙，連逐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等俱以門戶重得罪。皇帝又篤信體仁，益用峻法繩臣下。亂政錯出，市井雜流如陳啓新者皆得論列天下士。先生曰：『吾不可以不行矣。』遂於六月十五日戊子上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疏。（見全書卷十六）奉旨：『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同上頁二十六）二十二日，先生上感激天恩恭申謝悃疏。（同上。）

京師士大夫談學者絕少，間有之，便指爲不祥，以是益懸厲禁，而談宗門則否，士乃往往去彼取此，嘉會騈塡，時標勝義，其一二有志者直借爲儒門進步，謂向上一機非此不徹。於是先生友人金伯玉鉉沃心，獨刻宋儒五子合編以挽其風，紹先生門人陳敬伯問序於先生。六月，先生序之略云：

『……夫天卽吾心，而天之託命處卽吾心之獨體也。率此之謂率性，修此之謂修道。故君子愼獨而曰戒愼乎其所不聞，所以事天也。此聖學之宗也。子思子所謂喫緊於中庸者如此，周子圖

說大抵本之中庸，而主靜二字直是戒愼恐懼眞消息。故程子遂有主敬之說，張子有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說，朱子尊信程子有格物致知之說，合之凡以發明濂溪之說。……吾讀圖說而識道之原委焉，讀東西銘而識道之際畫焉，讀微旨而識道之途徑焉，讀定論而識道之要歸焉，雖言人人殊，合之皆愼獨之學也。美哉洋洋乎，道在是矣，又何旁求乎？或曰：「周子言無極，無乃太極之上，更有無極否？」余曰非然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非道也，而即以載道。周子本謂陰陽之上，更無太極耳。後人不察，轉從無字索解，遂爲異學立幟。佛氏者，惑於無之深者也。橫之無際，則絕類遺倫；縱之無朕，則墮智去欲。故其言性也以覺，而遺其所覺之理；之爲天其言心也以空，而昧其宰空之神之爲獨。無本體並無工夫，其究歸於無忌憚。余所謂竊吾宗而叛焉者也。嗚呼！有能明於無極之說者，乃可以讀五子之書，而學佛之徒亦將廢焉而返矣。……」（全書卷二十一。）

是月，先生又有薦陶奭齡公揭，同具名者爲王業浩金蘭。（見全書卷二十末。）

此半年中先生始以大學誠意中庸已發未發之說示學者。（據董瑒劉子學案序）其語錄之

最精要者如次：

『正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

『無事時得一偸字，有事時得一亂字。』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無妄亦無誠。』

『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張子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

『獨字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時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旣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卽在心體中看出。』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致知在格物，中庸誠身有道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大學二字內，此直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

格物之功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卽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做起，是就至粗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擇善固執，正是從氣質上揀擇德性來，所以至精。）』

『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

『……獨體只是個微字，愼獨之功，亦只在於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心惟微。』

『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則仁之親切痛癢處。然不可以覺爲仁，正謂不可以心爲性也。又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覺。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賢聖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惟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特表之曰明德。』

『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

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卽四者之所自來。故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此卽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物卽知，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一層切一層，眞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誠意爲主，以致良知爲用神者。」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眞功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目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此心之存，主有善而無惡也。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惡得以所發言乎？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

『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有惡者是物則。』

『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

『或曰：君子旣常戒懼於覩聞矣，又必及其所不覩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覩聞不著時。卽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

『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卽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卽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而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故君子戒懼於不覩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

『問人心旣無無喜怒哀樂時，而存發總一機矣。若夫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感之時。寂然之時，

四者終當冥於無端。感通之時，四者終當造於有象。則又安得以未發爲動而已發又爲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據全書卷十及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又曰：

『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是之謂體用一原，是之謂顯微無間。』（據舊譜。）

又論中庸曰：

『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卻不肯下箇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而後儒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

也。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據舊譜。）

他日，先生曰：

『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直指喜怒哀樂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卽意誠之眞體段，故皆以愼獨爲本教。乃知學庸二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自聖學不明，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溷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學術浸以支離。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啓之也。』（見舊譜。）

是時又撰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一作包）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一作之）可覓。

先生嘗有詩云「只圈圓相形容似，纔點些兒面目肥，」謂卽此可以辨儒釋。（據明儒學案。）

又撰其所得，名獨證編，略曰：

『或曰：愼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愼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愼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力（一作夫）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愼屬不覩，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故主靜立極之說，最爲無弊。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陽明先生言良知，卽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卽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覩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覩不聞義在，卽只言愼獨亦得。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

『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殽而爲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則性情之變，離

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和，誤認是七情，故經旨晦。）

『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據全書卷十，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是時先生工夫只在略綽提撕間。每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無爲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欲，」一等語。曰：『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並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並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專舉立誠之旨，即愼獨姑置第二義矣。（先生惓惓說個誠字，又惓惓說思誠二字。）（據舊譜。）

七月朔日，上遵旨回籍恭申辭悃疏，疏入奉旨嘉許。（見全書卷十六）是日，先生遂賦拜疏辭朝詩，（見全書卷二十七）出國門。（據全書卷十六頁二十八。）

先是，先生草疏欲參劾溫體仁，爲人所洩，體仁遽調旨允放先生回籍。先生臨行，遺書體仁，歷數其

罪，切責之。（據舊譜）略云：

『……閣下身秉國成，固有以人事君之責者也。其意所可否，足令天下分榮辱。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為進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亦多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救正，時有因而下石者。……賣友，……罔上，……誣下，……陰擠同官，……借皇上之寵靈為驅逐異己之地。二三鷹犬又稍稍起而應之，使昔之立異同者皆裹足以去。……乃者囂訟起於纍臣，格鬬出於婦女，官許操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又何問國家擾攘？故昔人有去河北賊易之說，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全書卷二十上溫員嶠相公。）

又有別劉清之兼訊同志別郭黎眉孝廉用韻諸詩，（見全書卷二十七）與李組敬太常書。（見遺編卷五。）

清兵自宣鎮入寇，破昌平，皇陵告急。先生十七日行次天津，聞之謂國難崩摧，非臣子接淅時，乃入津城佐撫軍賀世壽籌兵食。（據舊譜。）

十九日，有輿賀冲冷津撫書，（見遺編卷五頁二十二）勸其死戰。京師士民揚言曰：「己巳之變，定國綏民，惟劉公是賴。今在津門，何不以尺一召之？朝廷獨不爲都城根本計耶？」於是兵部主事宋學顯疏請召先生還侍郎王業浩亦以爲言。皇帝詔下部議，吏部尚書謝復希溫體仁指，巧阻而罷。越月，清兵退，先生乃南行。（據舊譜。）

九月八日，先生行次交河，遣僕上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疏，極言賢奸顚倒，任用匪人之禍。賫疏者至京師，爲中書陳龍正所阻而折返。先生以十一日次德州候旨。及賫疏者還，乃改竄前疏，復遣人賫進。略曰：

「……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嚀咨側席，而今日之禍，一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事之異己者槪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以專任，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鎭巡勤王之師，

爭先入衞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結一飽颺之局，則朝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彊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

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者，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據舊譜遺錄。其初稿見全書卷十六頁二十八，與此不同。）

疏入，司禮監以語刺中官，恚甚，在上前擠之。體仁復舉申理成德等爲偏黨，激上怒。十月乙亥，遂降旨：「朝廷委任邊臣，何嘗不專？平時一味欺蒙，遇事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

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己巳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政之舛。又牽揑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顚倒是非，姑著革職爲民。」（據舊譜及明史卷二十三。）

九月，先生倘草有微臣再仲去國之忱敢陳今日善後實著以濟時艱疏，未上。（見全書卷十六頁末。）

先生途中有示王壻紫眉，感懷用韻，題范節母卷，和紫眉，送紫眉應試，行次德州聞解嚴，時艱行，望徐君墓諸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十一月，抵家。（據舊譜）有答史子虛書。（見遺編卷四。）

十二月十五日乙酉，夫人章氏卒。（據舊譜。）

夫人先生母族姪也。生於萬曆戊寅九月十七日，年十九歲而贅先生，越三日來歸舅氏。親操井臼，備嘗艱苦，挑燈佐讀，事姑惟謹。先生雖起顯宦，而累廢，家食者前後二十年。其間嫁二姑，娶一從叔婦，娶一再從叔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皆夫人爲德以相先生。天啓初，從任

尙寶，僅數月，卽同歸，逆璫之難，朝論洶洶欲殺先生，夫人聞之，必勉先生忠義無偸生，先生方自危若朝露，而夫人意自若也。先生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及守京兆，都城受圍，火光徹衙署，家人皆號泣爲行遯計，獨夫人不動，曰：「吾從夫死，」先生曰：「何至是？」夫人曰：「爾幾倖乎？」先生又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夫人虔信觀音大士，日夕持經呪薰禮，竟數十年。而性不慧，開卷不辨之無；及皈依既久，乃能讀心經及延壽諸經，並解其大義。先生年二十六從許孚遠遊，頗有意於「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說，每見佛氏談生死，不甚契，輒以挽夫人，而夫人不顧。及夫人臨沒，乃謂「鬼神無有，生老病死人人不免耳」，終無一亂語也。夫人性剛明，處心行事，動稟質成。一生無謔語，無綺語，無口是心非。舉止端重，雖處閨閤無惰容。筦家政數十年，雖出入米鹽，斤斤節嗇，而恩施上下，必均以有禮。又以其暇躬紡績，爲婢妾先，至老不衰。及其死也，先生哭之曰：「失吾良友！」題其旐曰「孝莊」。（據全書卷二十二劉子暨配誥封孝莊章氏合葬預誌及舊譜。）

是月二十六日，先生有復林自銘巡道（銘鼎）啓。（見全書卷二十。）

是月，又有復許平遠海道（豸）啓。（見同上。）

崇禎十年丁丑（西一六三七，清崇德二年）先生六十歲

正月初五日，先生作苦次說，以示汋兒。（見全書卷八。）

是月，答錢御泠開學（士升）書，勸伊勿「以逃禪爲竟究」，因「其爲自私自利之極也。」（見全書卷二十。）

二月十日，示王生伯含。十一日，書王素中扇頭。（見全書卷二十五。）

二月，與錢牧齋少宗伯（謙益）書，謂：「小人之欲借門下以殺君子久矣，而門下每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禍發而不可解，切世道之慮者，孰不有望於門下？」蓋此時錢謙益正被逮北上，先生恐其貪生反噬，故貽書規之也。（書見全書卷二十，事見國朝耆獻類徵錢謙益傳。）

去秋，紹與屬邑嵊縣亢旱不登，是春穀石千錢，小民率掘土當食，或啗草根木皮，死亡離散之狀，有

不忍言者。三月，先生會講於白馬山房，偶及其事，太息久之，因商之諸生祁世培，請上官捐帑召商平糴以平米價。而官帑如洗。幸友人王爾吉捐金爲之倡，將舉事而王朝式以貧民無力買米爲言，請如往年天樂鄉故事，募貲設廠施粥，先生然之，遂書賑糶緣起，分册勸輸，得銀六百餘兩，米一百七十餘石，命王朝式秦弘祐錢永錫邢錫禎楊鰲邢錫祥王兆脩徐廷玠王受之等入糶綜賑事，糶人王儆弦佐之又募糶米八百九十餘石。諸生分設粥廠一百三十七所，給粥月餘，日飼四五萬人。（見全書卷二十一，舊譜。）

三月，與周彝仲州刺書。（見全書遺編卷五。）

四月十六日，有答趙君法書，言求心之法。（見全書卷十九。）

同月，有與錢御泠相公書，言『世道之禍變起於學術不明。』（見全書卷十九。）又有與錢生書，言『聖人之道，求諸其心而已矣。』（見同上。）又有與錢生仲芳（棻）書言『愼獨卽格致第一義。』（見同上。）

同月，撰紹興府鄉賢考次，定各縣學應崇祀某某若干人。（見全書卷二十四。）

閏四月，葉廷秀貽書先生，問欲講心學而黜俗學；欲明體適用，身世咸宜；欲直求入手；欲融格物之義；其何道之由？並以其所著偶言三卷，請先生糾正。二十二日，先生答書曰：

「……言性而不要諸天，性無是處。言天而不要諸心，天無是處。說天者，莫辨於中庸之卒章，正不諱言空寂也。而學者以爲佛氏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焉。」是何異舍京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可知矣。

「……原來體用只是一箇，一者何也，卽至善之所在也。……於明德明一分，自於親民親一分。……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

「本領之說，大略不離天命之性。學者須從闇然處做工夫起，便是入手一著。從此浸假而上，倂倫類聲塵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浩浩其天，自有一團生意不容已處，卽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

「……意有好惡而無善惡，然好惡只是一機，……故莫粗於心，莫微於意。而先儒之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無乃以心爲意，以意爲心乎？知之爲言良也，以其爲此意之

眞窟宅也，故曰誠意先致知。物之爲言理也，以其爲此知之眞條理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有善惡，而其初則本善而無惡。理有萬殊，而其本則至一而不二。眞格物者，非粗非精，非內非外，正是天命之性，一直捷梁，故大學以之爲第一義，信非誣也……』（見全書卷十九答葉潤山民部。）

五月二日，有答王右仲州刺（嗣奭）書，言『氣質之性卽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卽天命之性，善則俱善。……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卽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名，總從後天而起……』（見全書卷十九。）

同月，又答右仲言儒釋之分。（見同上。）

同月，嵊縣麥盡民復嗷嗷，王朝式欲再募捐賑之，應者寥寥。會祁世培請之巡按，發贖鍰百金。先生復命朝式等募之嵊邑，得銀三千餘兩，糴穀以賑。凡救饑民四萬二千餘口。迄於有秋，一邑獲全。（舊譜。）

同月，答吳朗公給諫書。（見全書遺編卷五。）

六月十七日，答徐蓼莪兵垣（耀時）書，言『小民之膏血已竭，而計部之誅求不已。』（見全書

遺編卷五。）

七月十一日，作李懋明西臺疏草序，謂「時事至此，卽二三宵小，亦且撫膺自椎，鼠竄無地。」（見全書卷二十一。）

二十九日，有答胡生鳴鏓書，自言其學「惟凜凜乎憂勤惕厲之法，以鞭辟爲己。」（見全書卷十九。）

八月六日，答王右仲書言「龍溪之於文成，所謂因朱而紫倫於似者也。天泉證道記尤其顯然左驗也。」（見全書卷十九。）

七日，書鮑長孺社約，謂：

「君子之學，愼獨而已矣。無事，此愼獨卽是存養之要。有事，此愼獨卽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以體驗之。獨外無身，修此之謂修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已。知乎此者之謂復性之學。」（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三日，復胡鳴鏓書。（見全書遺編卷四。）

十五日，答胡生書。（見全書卷十九。）

十七日，示金鋐鮑濱兩生曰：

「昨言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所以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亦誤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曰君子之學，愼獨而已矣。」

⊛ 獨體卽天體。

⊛ 常人之心，其動也衆欲交馳，其止也物而不化，合之昏迷放佚。

◎ 靜存動察之象。

◐ 靜存動察之訛。

看未發氣象之說。」

名達按：右列之圖，後來收入重訂人譜中，此實其最初發明之式。

同月，書胡嵩高知行譜言『知是知箇甚麼？行是行箇甚麼？若於此有會，則知行只是一事。』（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月，題族叔祖澄源公祀典。（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一月朔，題五倫志古篇。（見全書卷二十一。）

二十五日，答吳朗公書言『賤體本以勞傷心而成痼疾，數十年於茲，不謂老而增劇，遂不可支。止因平日事心之功，多不得力；子細簡點，畢竟是從欲惟危。因思濂溪主靜立極之說，是千聖入道法門也。』（見全書遺編卷五。）

是月，先生辯解太極之誤：

『子曰「易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

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

因曰：

「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兩儀之象。」

於是縱言之，謂：

「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

謂：

「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

又曰：

「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見全書卷十一學言中。）

先生又發明大學中庸未盡之意，論誠意曰：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

自注曰：

『覺有主，是蒙創見。』

又曰：

『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卽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卽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

『大學言正心，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證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見

全書卷十一學言中。)

又暢論已發未發之旨，曰：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爲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其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眞實無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故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

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言一默，莫不皆然。此愼獨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愼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見全書卷十一學言中。）

汋按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直求之思慮未起之先，委犯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之譏。朱子從事延平之門，初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謂獨爲動念邊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一路。陽明先生亦有「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之說。止因諸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誤以愼獨之功爲致和之功故也。先生謂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人無無此四者之時。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爲未發，以感而遂通爲已發。蓋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愼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卽此而在。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卽隱卽見，卽微卽顯。和以行天下之達道，卽見卽隱，卽顯卽微。是之謂無

隱見，無顯微。學者從此致力焉，將上之不至以揣摩氣象爲極則，下之不至以把持意見爲工夫。千古儱侗支離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復明於天下後世也。（見舊譜。）

十二月，有答陳生敬伯書言『致良知亦爲誠意而設，』『致知卽誠意中一段研究省察工夫，非誠意之外另有個研究省察也。』（見全書卷十九。）

十五日，有答魏生子一（學濂）書，勉以向上求道。（見同上。）

是年，尙有答秦履思書。（見同上）入雲門，秦望，和周我萬，贈鄞中王右仲刺史用韻，壽管霞標，寄懷商譓軒瓊州，玄鶴歌壽徐檀燕年兄六十，等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崇禎十一年戊寅（西一六三八，清崇德三年）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作楊椒山先生佚蹟題辭。

二月，先生始幅巾野服，示無仕意。孫甥章安民始分居。（舊譜。）

同月，有答陳生書。（見全書遺編卷五。）

三月，撰劉氏宗譜成，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年表，選舉表，學士大夫贈言，世家列傳及閨範，祖訓，宗約，典禮志，士田志，備一姓之文獻。（宗譜家傳今見全書遺編卷八。）

同月，作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諡文介淇澳孫公墓表。（見全書卷二十二。）

六月，有答李道之（冲）書，（見遺編卷五。）又答祁世培侍御（彪佳）書。（見全書卷二十。）又有復魏子一書謂「向偶著人譜編，多屬未定之見，是以未敢示人。去年所示仲本者，別後思之，亦多瞽語。俟少遲日另作抄本以奉正。」（見全書遺編卷四。）又有答秦履思書二通，言「流俗之障易破而知解之惑難除。」（見全書卷十九。）

九月，有答門人敬伯書，（一本作答鮑生。）（見全書卷十九。）

是月，清兵入塞，明名將孫承宗盧象昇皆敗沒。（見明史。）

十月，答履思書，論儒佛相謗之無聊，『學者須是見道分明爲坐下第一義。』（見全書卷十九。）

同月，删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是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因欲删定二子書，以明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傳信錄三卷，每條皆有發明。其駁天泉證道記曰：

『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四無之說，先生當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爲必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爲先生必加「良」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

又欲更定朱子全書，不暇畢功，止閱晚年定論而能。（見舊譜。）

白馬山房一派奉陶奭齡爲師倡明禪說，不受先生裁成。先生於十一月答王金如（朝式）書曰：

「……西方之教（佛教）……猶是虛無（老莊）之說也，而益反其本，破尊生之見，超於無生。無生亦無死，其究不離尊生。乃其功行歸之明心見性，時有通於吾儒之說者。讀儒書者又從而附會之，出入變化，莫可端倪。當此聖遠言湮，學絕道喪之日，學者驟聞之而喜，以爲此吾聖人之所未嘗言及者也。又有進者曰：非禪也，卽吾聖人之精言也。安得不掉首相率而趨之乎？

「天不愍吾道，特起有宋諸儒，後先犄角，相與修明，孔子之學炳如也。遂惓惓以闢佛老爲己任，比於孟子之闢楊墨，其功偉矣。然當此之時，佛教大行，求其粹然獨出於儒者，濂溪明道而外，無聞焉。其他或始就而終去，或陰茹而陽吐。則其於吾聖人與佛氏毫釐似是之辨，容亦晰之有所未精矣。以故解經之際，或失之支離，舉吾聖人之眞者而歸之禪，不敢一置喙。間有置喙者，卽距之爲禪，不復置辨。故雖以師友淵源，而羅李不能驟得之晦翁；雖以一堂契晤，而鵝湖不能盡化其我見。則一彼一此之間，固已開門而揖盜矣。況末流益復弊焉者乎？

「夫闢佛老，美名也，辭之不勝，至貶吾聖人之道以殉之，寧不益授以柄？於是爲佛氏之徒者私聞之而喜曰：「彼之爲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吾爲哉？」卽學聖人之學者私聞之而恚曰：「此之爲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佛爲哉？」此禪學之所以日新月異而未有已也。

「又三百餘年，而陽明子出，始固嘗求之二氏之說矣，久而無所得，始反而求之六經，特舉前日所讓棄於佛氏者而恢復之，且周旋於宋儒之說，相與彌縫其隙，兩收朱陸，以求至是良知之說，有功後學，斯文賴以一光。緣今讀其恢復之辭，如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又曰：「工夫本體大略相似，只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曰：「佛氏外人倫，遺物理，固不得謂之明心」，可謂良工苦心。吾意後之學聖人者，由陽明子而朱子，及於明道濂溪，遡之孔孟，如是而已矣。

「然學陽明之學者，意不止於陽明也。讀龍溪近溪之書，時時不滿其師說，而益啓瞿曇之祕，舉而歸之師，漸躋陽明而禪矣。則生於二溪之後者，又可知矣。至是而禪之與儒，是一是二，永不可問矣。……

「僕嘗私慨，以爲居今之世，誠欲學者學聖人之道，而不聽其出入於佛老，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學者患不眞讀佛氏書耳，苟其眞讀佛氏書，將必有不安於佛氏之說者，而後乃始喟然於聖人之道，直取一間而達也。審如是，佛亦何病於儒？……

「陶先生（奭齡）學有淵源，養深自得，不難尊爲壇坫，與二三子共繹所聞。每一與講席，輒開吾積痼，退而惘然失所據也。一時聞者興起，新建微傳庶幾有託。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僕皆自視欿然，以爲不可及。因而往還論道十餘年如一日，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僕之於足下，私心期望，更有不同於泛泛者。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血性之熱，往往度越後進。由其所至，成就正未可量。不敢遽問其爲儒與禪也。其餘諸子可知矣。

「然而世眼悠悠，不能無疑矣。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遊禪遊，何以道學爲哉？且子而與其從學佛之士，寧若從吾流俗士？」僕聞之，笑而不答。諸君子自信愈堅，其教亦愈行，而其爲世眼之悠悠愈甚。噫嘻，今而後將永拒人於流俗之外，不得一聞聖人之道者，是亦諸君子之過也。……」（見全書卷十九。）

諸生王業洵（士美）王毓蓍（元祉）張應鰲（奠夫）朱昌祚（縣之）胡嶽（嵩高）黃宗羲（太冲）等十七人獨不信禪，上書先生，纚纚數千言，請別爲講會，以闢邪說。先生固辭不受。答書胡等曰：

「……夫道一也，而釋氏二之。教本分也，而託於釋氏者混之。……

「今之言佛氏之學者，大都盛言陽明子。止因良知之說，於性覺爲近，故不得不服膺其說，以廣其教門，而衲子之徒，亦浸假而良知矣！……今之言佛氏學者，旣莫不言陽明子，吾亦言陽明子而已矣！……夫學者而不知有良知之說則已，使知有良知之說而稍稍求之，久之而或有見焉，則雖口不離佛氏之說，足不離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爲吾儒之心，從前種種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爲吾儒之徒乎？此僕之所以亟言陽明子而不容言也。……」（見全書卷十九。）

同月，祭章念稷員。（見全書卷二十三。）與黃石齋少詹（道周）書。（見全書卷二十。）

十二月，先生答王生士美書曰：

「……吾鄉陶石梁子（奭齡）雅爲吾黨推重，特其入門不免借途於釋氏，一時從遊之士多

以禪起家，卒難驟返於正，亦其弊也。僕與石梁持論，每有異同，或至水窮山盡之日，將有廢然而返者，未可知也。……己之儒釋，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釋，可姑置之不問。諸君子之行履果能純乎儒而絕乎釋，又何患乎釋者之不去乎釋而從吾儒乎？……今而後，務期曠然大同，歸於無我。即有異同之見，不妨互相規證，庶幾學術會歸於一耳。至於往來之禮，終望諸君子止用後輩稱呼。……」（見全書卷十九。）

同時，貽書秦履思，謂「近來朋友中稍有作異同者，弟深病其務外好名，每為切切言之。……王士美諸兄初發心向道，政當嘉與而獎借之，亦不必先慮其異同而阻之也。……」（見全書遺編卷四。）

同月，有答范太蒙銓曹（鳳翼）書。（見全書遺編卷五。）

同月丁未，先生改葬考妣於會稽西裘村之鳳山。考柩年久不可舉，易斂成禮。先生生不見父，捧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既窆，疏食三月，終身繫白幅巾。仍封遺衣遺土於下蔣舊冢，戒勿毀。（見舊譜。）

是年，尚有壽丁母吳夫人七十，壽秦履思尊人六十兩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崇禎十二年己卯（西一六三九，清崇德四年）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諸生王業洵等請先生謁古小學受師禮，先生復書拒之，請『削門生之籍』則不難復出講學。（見全書卷二十答諸生。）

同月，清兵陷濟南，先生與熊浙撫（奮渭）書，謂：『數十年以來，世教不明，人心澌滅；人人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即知有君父，亦止知有成敗利鈍，不知有是非；馴至舉族化爲巾幗，率土盡成荆棘。』『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至不能當一隅之衆。』『今日之計，以尊安君父爲第一義，以保全封土爲第二義；則必以攘夷爲先著，以備寇爲後著；而總之以表明人心世教爲喫緊要著。』因勸浙撫亟舉義師，北上勤王。浙撫不聽。（見全書卷二十。）

同月，自作劉子暨配誥封淑人孝莊章氏合葬預誌，詳述其妻生平，謂：『後有求劉子者亦於此得之。』（見全書卷二十二。）

同月，作自訟兼示諸生。（見全書遺編卷六。）

二月，作章氏貞節呈。（見全書卷二十五。）

三月，答章愛發邑令（重）書（見全書遺編卷五。）答王生開書，（同上。）與徐亮生大參（人龍）書。（見同上。）

撰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司淸吏司郎中醒涵臧公暨配誥封安人吳氏合葬墓誌銘。（見全書卷二十二。）

四月四日，作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略曰：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

「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欲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學首揭明明德爲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祇是知止。卽本體，卽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

「孔孟既沒，心學不傳，浸淫而爲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救正，不遺餘力；而其後

復束於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聖學遂爲絕德。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即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於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則先生恢復本心之功，豈在孟子「道性善」後歟？

「傳習錄一書……裔孫士美……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爲正錄，先生沒後，錢洪甫增入一卷爲附錄，重梓之，……刪削如「蘇張得良知妙用」等語。……

『蓋先生所病於宋人者，以其求理於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曰天理，一則曰天理，再則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實爲此篇眞骨脈。而後之言良知者，或指理爲障，幾欲求心於理之外矣。夫既求心於理之外，則見成活變之弊，亦將何所不至乎？

『夫良知本是見成，而先生自謂「從萬死中得來」何也？亦本是變動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懼恐懼者是」又何也？先生蓋曰：「吾學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爾。」故又曰：「良知即天理。」其於學者直下頂門處，可爲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

出來。」至朱子解至善亦云「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於亟首肯。則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

『而一時株守舊聞者驟詆之曰禪；後人因其禪也而禪之，轉借先生立幟。自此大道中分門別戶，反成燕越而至於人禽之幾輒喜混作一團，不容分疏，以爲良知中本無一切對待由其說，將不率天下而禽獸食人不已。甚矣先生之不幸也……』

四月五日，與范質公大司馬（景文）書，謂：『今天下之亂，正坐無議論耳。』（見全書卷二十。）十五日，作鄉兵議，主張『以保甲寓鄉兵。』（見全書卷二十三。）二十八日，與周仲馭工曹（鑣）書，謂：『當此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日，獨我輩林間人無死地耳。』（見全書卷二十。）是月，又有公祭商母劉太夫人文。（見全書卷二十三。）

五月朔，示諸生訟帖，責某生治席招諸暨縣知事之非。（見全書卷二十。）

同月，與李懋明大司馬（邦華）書，預料淸兵『如再來，決不似前日之局面，欲求南宋之事而不可得。』勸邦華先事料理。（見同上。）作少尹原鑑翁七十敍，（見全書卷二十一。）題文中子。

（見同上。）

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產告竣。（見舊譜。）

六月，與管霞標（宗聖）書，略曰：

『儒釋之辨各各取證於心不害其爲大同小異。況足下之教，則全以儒宗詮佛乘，并求所爲小異處不可得矣。

『僕每念如來法是西方教法，至達摩入震旦，便將震旦教法和合其中，此佛法一變也。至今日所講，則又一變也。子韶慈湖，其再生乎？子韶慈湖，亦儒者流，而家風自成，多與程朱別，故後人目爲禪。至象山則又與二子不同，後人亦目爲禪，誠可異也。

『僕嘗病儒者之學不同，自純公而後，學者苦將孔孟頭地壓下，無可立站處，遂將此事一并送出於佛氏。而佛氏亦沾沾自喜益士苴吾儒，其爲世道病，亦不小。僕向嘗以此意徵與朋友言，而聞者似終欲處佛氏於吾儒之上，頗以鄙言爲不然，不知足下終以爲何如也。……』

八月，答族侄書。（見全書遺編卷四。）答葉潤山書（見全書卷十九。）言：『吾輩所學，將以用世

耳。時事多艱，主恩未報，可云長往山林乎？若言學，則隨地皆學也。言道，則隨地皆道也。亦豈有內外人己體用之可歧乎？」（見全書卷十九。）

九月，與李懋明書，勸其出兵北進，使「至尊猶可南幸。」（見全書卷二十。）又與熊浙撫書，亦同此意。（見全書遺編卷五。）

是月，武進人張瑋（二無）來謁，先生叩其所學，瑋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凡九容九思，應事接物，未免多疎略處，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瑋然之。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己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然，卽少有得力，總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瑋欣服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也。」（見舊譜。）

先生初年疑禮記厖雜，卽有刪定之志，而不得其說。今年夏，門人鮑濱偶出通解考註等書以質異同，先生乃恍然有會於心，因取大小戴禮記與濱重加考訂，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孔子家語之文，

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問答，私爲己有，乃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爲十四卷，卷若干篇，每篇表章孔子之言錄爲正經，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先後次第，頗存條貫。其間錯者正之，訛者衍之，缺者以家語補之，尊之曰禮經，僭附其義曰考次。十一月，作禮經考次序。（見全書卷二十一，參舊譜。）

除（1）禮經考次外，

（2）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

（3）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爲古學記。

禮逸經削去數篇，各已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傳之說爲是，他日先生又曰：「朱子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之說，古人原是此意。禮記一書，大抵如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爲書，不必比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將不得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著三禮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擇焉不精，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意更定，未及成書，姑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下。）

十一月，又作族侄永侯制義序。（見全書卷二十一。）論羅近溪先生語錄二則示秦履思。（見全書卷十九。）

十二月，答馮生書。（見全書遺編卷四。）

十二月，復舉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名曰經籍考。

（1）尚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

（2）儀禮逸經六篇曰：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

（3）儀禮逸傳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閒居，表記，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鄉飲酒義，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四篇），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即禮三本），禮器，禮坊（附經解簡餘），樂記（附鐘呂考）。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其禮察，保傅，餘簡還賈誼，勸學還荀子。）

（4）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正，六本，顏回，子路，

初見，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問，曾子問。

(5)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子。）

(6)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用兵，少閒。（卽大戴記餘篇。）

(7)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子，弟子行，皆從削除。

(8)古學經。（詳目見後。）

(9)四書，曰：曾子（十篇）論語，孟子，子思子。（中庸。）

(10)又定後儒爲十三子，曰：董子，文中子，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月川）薛子，吳子（康齋），胡子，王子。

是月，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禮爲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大學則從高攀龍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傅節要。

學記下卽原學記。總名古學經，序十三經之首。先生序曰：『中庸配論孟，若外記然，皆訓學之書也。推之爾雅孝經，則小學之翼也。易詩書禮春秋，則大學之翼也。至是古人典籍一一皆有原委，不至散而無統，耦而無序，而道術庶歸於一乎？』（見全書卷二十一）。

初，高攀龍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卽戴記古本。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爲一段，釋「格物」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中玄拱所定。先生讀而亟稱之。己巳夏，著約義一編，謂『旣可剖一而爲六，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乃斷自首節，至「天下平」節爲正經。「修身」節至「聽訟」節爲一章，釋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爲之發明其略。晚年以所疏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笥中。是編所定，分章如約義，而疏解則從高攀龍居多。

先生讀大學，曰：

『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愼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

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幷無修齊治平之功也。」

又曰：「愼獨乃誠意之功。誠無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是年，尙有學言十條。（見全書卷十一）其一曰：

「海門（周汝登）深病宋儒之學不提主腦，蓋祖陽明也。予謂陽明雖說致良知，而喫緊在「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故曰：「明善是誠身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此可窺其主腦所在處。後人便以良知爲主腦，終是顚奴失主。」

又有避暑廣福庵，遊天衣寺，訪張自庵山居不遇，和韓參夫題解吟軒，寄懷樊密庵，等詩。（見全書卷二十一）

是年，沈國模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孝復等創義學於餘姚雙雁里半霖沈宅。是爲姚江書院之濫觴。

蓋與先生背道而馳者也。（見姚名達邵念魯年譜。）

崇禎十三年庚辰（西一六三〇，淸崇德三年）先生六十三歲

正月，重修古小學告成，以爲講學論道之所。十九日，先生撰古小學約，戒學者『不必談玄說渺，』力戒『酒色財氣四端』若能『打過此等關隘，卽一日爲聖賢之徒。擴而充之，於道不遠。』『凡就學者，具書一部，表束脩之意。』（見全書卷二十五。）又由先生之子汋及邢錫禎等呈請官府立石設禁。（見全書卷二十一。）

是月，陶奭齡卒。十日，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諡曰文覺，操文以祭，略曰：

『……離覺無心；卽覺卽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遞啓宗門，先生益排玄鑰，直令學者求諸一塵不住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纏？橫說直說，不出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洙泗，後濂洛？……』（見全書卷二十三。）

奭齡字石梁，師周汝登，兄陶望齡，篤信禪宗，倡言無忌。一時從遊者遍浙東。先生始與爲友，共講學於紹興之陽明祠；既而思想分歧，雖相對少有辨難，而雙方門人，齟齬尤甚。乃別立門戶，奭齡等築會於白馬山房，先生等主講於古小學，而派別成矣。奭齡既沒，其友生沈國模史孝咸史孝復王朝式管宗聖邵曾可等宣揚宗風，勢力益盛。先生益自斂抑，不與之爭。

閏正月三日，會講中言勸人改過。（見全書卷十三）同月作張蓬玄玄廛序。曰：

「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卽心卽理，卽事卽物，而渾然一致，無有乎精粗上下之歧。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故學以盡性爲極，則盡性者，道中庸者也。……

「後之言道者，視平淡爲平淡耳，於是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既遯有而入無，又遯無而入有，有無兩遣，善惡不立，其究歸之斷滅性種，以爲神奇，則天下之眞神奇矣。譬之山珍海錯不可以療饑，明珠翠羽不可以禦寒，然且率天下之衆而奔走之。此佛老之說所以惑世誣民，流禍天下，無已時也。……」（見全書卷二十一）

二月，先生作重修古小學記。先是，天啓甲子，先生言於浙江巡撫王洽，洽檄山陰令馬如蛟重修古小學，且首捐俸鍰爲倡。無何，魏忠賢亂政，詔毀天下書院，故工未半而罷。迨崇禎辛未，諸生復上書官廳，知府黃烱欣然任之，次第建各堂廡，如舊制。前後十七年，至是始告成事。崇祀宋儒尹焞（和靖）先生之主張也。先生曰：

「尹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其言主敬二字，尤得古人心法。推之，出處去就之際，風義凜然。學者推程氏正宗。晚而幸以桑梓惠吾越，越之人始與聞大道之要。自此名世大儒有相望而起者。

「然古學之不能不降而今也，滔滔之勢，所在而是矣。吾欲正告之以聖賢之學而不吾信也，請從小學始，始學之爲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焉，亦曰敬而已矣。夫聖人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

（見全書卷二十一。）

同時又作古小學記附錄，希望有人重修稽山書院。（見全書卷二十一。）

二月，作處士韓東樓公傳。（見全書卷二十三）古小學尹和靖先生從祀論，主張以石鏊，兪浙，韓性，潘府從祀。（見全書卷二十三。）

是春，紹興遭水災，米貴民饑。先生與祁世培請上官招商平糴，開倉施粥，全活者萬計。

四月十六日，答韓參夫書，謂「冬抱疴，入春少安。」又謂未可謂陽明爲禪，「只爲後人將「無善無惡」四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搭入禪乘，於其平日所謂「良知卽天理」「良知卽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安得不起後世之惑乎？陽明不幸而有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阨也。……古之有慈湖，今之有忠憲先生（高攀龍，）皆半雜禪門，故其說往往支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禪之口乎？」（見全書卷十九。）

十九日，答文燈巖司理（德翼）書，謂「心之官，思也。……無起而無不起也，隨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也，念也。以念爲思，是認賊作子也。又以無念爲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見全書卷十九。）

二十四日，作賑越緣起，書罷，餘姚史孝復、鄒繼勳、沈調琫來，謂姚人之饑，視山陰會稽尤甚，請先生後行賑嵊故事。先生因書其後，請越人兼賑姚人。（見全書卷二十一。）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尹焞所以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爲古小學集記九卷，以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六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終之以聖統。聖統由明上溯往古，念庵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齋吳子，附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年，尹子，張子，程叔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子，顏子，孔子，衛武公，周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皋陶，夏禹，虞舜，唐堯，伏羲氏，維玄氏，而終以吾道干城，述先儒之言以闢異端。此處所定與去年所定十三子稍異，於宋進尹子，於明退曹子而進羅子。是年七月，全書告成。（總序見全書卷二十一，各篇小序見全書遺編卷六。）

八月，作大司成芝臺陳公傳。（見全書卷二十三。）

九月朔，祭王生金如。（見全書卷二十三。）

王朝式，字金如。甫弱冠即及先生之門，先生因其已得陶奭齡之師承，故以朋友視之。自此往還無間，每相見必以學問相切磨，絕不及流俗一語。至於患難相恤，德義相勸，過失相規，不一而足。相友凡十餘年，晚而彌篤。證人會講，朝式偶舉立誠之說及省察克治之說，先生心喜而目之曰：

「金如自此進矣。」竟以同人意見相左，不覺其說而罷。先生深惜之。

是月，慰鄭休仲幷壽其母。（見全書卷二十五）復曹遠思進士（廣）書，論「知恥一語，殆是吾儕頂門針。」復沈石臣進士（中柱）書論『孟子「求放心」一節，直是吾儕終身進學之要』，曰：

「……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云「思則得之」，思卽致知之別名，原來本體卽工夫也。又曰「愼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所謂「思則得之」也。

「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卽性，性卽氣」，猶二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卽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之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總之，性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入門究竟，更無別法。隨時用力，隨處體認，無有喫緊於此者……」（見全書卷十九。）

復陳幾亭中翰（龍正）書，謂「沈石臣沉潛之器，悃愊之衷，大是道品，將來世道當依賴之。」（見全書卷十九。）

紹興秋收告歉，知府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以備來年平糶。先生以爲此非長久之計，乃向知府王雪肝建議，以儲米數爲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至四百石，卽免息。遇大歉，分別饑戶等第，或粥賑，或平糶。小歉則以十九平糶，十一施賑。（見全書卷二十及舊譜）且作社倉緣起，（見全書卷二十四）救荒事宜序，（見全書遺編卷六）以爲之倡。

十一月，壽秦淡如先生七秩序。（見全書遺編卷六。）

十二月，創辦社倉於所居之里，書其事於昌安社倉記。（見全書卷二十四。）

是年，有和灌雲叔賡蘇應制，懷古壽族兄凝碧翁七十，答陶先生問心作等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族姪明孝贈言。（見全書遺編卷六。）

是年，尚有學言十三條。（見全書卷十一。）

崇禎十四年辛巳（西一六三一，淸崇德四年）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與成台道（仲龍）書，（見全書遺編卷五）與王太守雩肝書，（見全書卷二十）皆言隣邑遏糴之害，請設法疏通，以救越民。

二月，又與王雩肝書，謂『今日救荒之策，計必以安輯人情爲第一義。官販之說，便是今日急劑。』（見全書卷二十。）

三月初三日，改葬先考妣。（告文，廣祭告文，見全書卷二十三。）

四月，作張自菴八十序，（見全書卷二十一）二十三日，作測史剩語序，略曰：

『昔謝上蔡自負該博，每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譏其「玩物喪志。」其後復見明道看史輒逐行仔細，不蹉一字，心甚不服。既而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士。等一讀史耳，而或離或合，得失霄壤，學之不貴徒博也如是。

『吾夫子删述六經，以教萬世，至春秋亦魯史耳，而一經筆削，遂爲萬世不刊之典。此之謂善讀

史者。他日則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與其托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聖人之志，卽所謂「見諸行事」者是。而其親切著明，莫過於春秋。春秋大義數十，華袞鈇鉞，凜如日星，懸諸象魏。故後人遂以爲天子之事。卽萬世而下，且以爲憲。而其道乃行於天下萬世。此所以爲聖人之志歟？

『然則玩物喪志之說，殆亦讀史者之指南矣。夫學不倘志，而欲網羅百代，以自附於著作之林，鮮不爲伯子所譏者。況後世經生家侈言該博乎？……』（見全書卷二十一。）

五月一日，作布衣周仲繩懼言序。（見全書卷二十一）謂『黃老之雜漢也，至晉之清談而極。佛氏之病唐也，至宋之禪學而極。……禪其弑父弑君之嚆矢歟？』

四日，作宜興堵氏家乘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一日，書徐節婦傳後。（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三日，作嵊邑荒政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五日，作徵君復元辛子傳。（見全書卷二十三。）

二十九日，作誥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墓誌銘。（見全書卷二十二。）

三十日，答范質公書，痛心時事。（見全書卷二十。）

六月二十二日，復沈石臣書。（見全書卷十九。）

八月八日，與章羽侯吏掌垣（正宸）書，責其久居『進退人才之地』『終不能有所建立。』（見全書卷二十。）

同月，答陳生則梁書。（見全書遺編卷四。）

九月十九日，作鳳山改葬記。（見全書卷二十一。）

二十三日，與祁世培書。（見全書卷二十。）

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先是，集記既成，或謂有體無用。故先生復輯此書，以明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包括大學石經，務學知本，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篇；次問官，包括孔子問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歷代六官考，官制土田典禮兵制刑法平準等篇；次入官，包

括子張入官，春秋諸官尙論，戰國諸臣，邑宰，守宰，監司，文學侍從，諫議，師儒，九卿，宰相，將帥，等列傳，五等世家天王本紀，逸民外傳等篇。終之以王道，包括歷代詔書奏議。後赴吏部任，尙攜書編輯，大體具者十之八九，未成而罷。（序見全書卷二十一）

十一月三日，與張自菴（鉉）書，謂「學會數年，全不得力。諸君子登致知之堂，全不知良知二字何狀。」因責王素中以小事殺子之非。（見全書卷二十。）

答劉乾所學憲（鱗長）書，謂「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絕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見全書卷十九。）

先是，吏部左侍郎出缺，廷推數人，皇帝俱不許，謂「如劉宗周淸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慨歎久之，特命吏部擢用先生。時九月十日也。及十一月二十二日，先生始接本府公文，謂「待罪之身，分宜屛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上罪臣驚聞簡命揣分萬難仰承謹席稾剖心懇祈聖鑒疏，「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薄譴在籍，俟論定。」兼申救黃道周。（見全書卷十七。）

十二月，答某司理書，謂「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見全書卷十九）答陳生紀常（樹

動）書，謂「道者心之體也，心體中本無動靜寂感內外彼此之歧。」（見全書遺編卷四。）

是年尚有答駱學師光賓書，謂「士而號爲有志於道者，猶不免各私其見，各守其方，視下庠一席（指陽明祠古小學）且如畏途，往往望之而卻步，於是不得已，復有冷然之會，屈師席於梵宮，將使環橋之聽，謂吾道有所不足，而必假途於別所，以爲接引之地。非所以稱師嚴道尊也，況當異教如簧之日乎？」「今請先生於是月再舉二祠大會，稍存餼羊之意，以爲士子鵠。此後凡與大會者，不必強之冷然。而凡與冷然者，斷不許不赴大會。如此則風尚之地端，而於世道人心亦有少裨矣。」（見全書遺編卷五）又有張含宇先生遺藁序，（見全書卷二十一）幕次讀褒史志痛，上鳳林宿東嶽禪林，訪張自菴天衣寺，謁鳳林，重憶牧遊，憶黃石齋，望鳳林，上雲門，志感，上廣福禪房遲自菴不至，過鳳林，辭鳳林，等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崇禎十五年壬午（西一六三二，清崇德五年）先生六十五歲

正月，奉聖旨『劉宗周本以清望起改佐銓，著卽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剳陳。』先生因患癃閉，上徵臣再荷恩綸力疾終難赴任懇祈聖慈俯容在籍疏理疏。（見全書卷十七）後奉聖旨『佐銓亟須眞品，劉宗周著作速赴任，不得固辭。』（同上。）

二月，與黃石齋（道周）書，（見全書卷二十）答史子虛書，（見全書遺編卷五）皆言出處之義。作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謂『或疑先生學近禪，先生固不諱禪也。』（見全書卷二十一）

三月，與陳紀常書，略曰：

『竊念學會一事，以陶先生主盟，因將偕同志諸君子共衍文成公良知一脈也……今法堂草深，每月閒會文成祠少存餼羊，而諸君皆裹足不至，公私起見乎？異同起見乎？賢否相形起意乎？……往者僕嘗發「同人于宗于郊」之說，金如深感動，未幾爲一場閒話而罷，豈諸君子之見，不及金如乎？私己之見一萌，因而有異同；異同之見一起，因而有賢否；則所傷於吾道大矣……願諸君子深紹前哲惓惓之心，來月之三，齊赴文成祠，再訂初盟，胡越一家，幸甚！……』（見全書遺編卷四。）

同月，答錢生欽之（永錫）書，略曰：

「……體認是力行第一義，存養是力行第二義，省察是力行第三義，踐履是力行第四義，應事接物是力行第五義。反之，則應事接物正是踐履之實，踐履正是省察之實，省察正是存養之實，存養正是體認之實。歸到「體認」二字，只「致良知」足以盡之。此正所謂力行之實也。今人以致知爲一項，以力行爲一項，所以便有病痛。又就其中每事作逐件看，或後先錯雜，或支離紛解，愈遠而愈不合矣。……」（見全書遺編卷四。）

五月，與于瀛長太守（穎）書。（見全書卷二十）在家時，曾作今是園記。（見全書遺編卷六。）

先生患瘧閉未解，五月初四日，接邸報奉聖旨：「佐銓亟需貞品，劉宗周著作速赴任，不得固辭。」先生惶恐無地，又忽聞滿清兵破松山事遠錦州，又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乃奮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爲君父之身。」五月九日，遂襆被上道。子汋從行，宵渡錢塘江，及省城官吏來迎，先生已出北關解維北上矣。

二十日，行至揚州，草聖明圖治方殷，草莽憂時轉切，敢再披愚悃，以資匡濟疏。雖未上而語極要，其

略曰：

「……臣以爲天下治亂之機，總係之人主之一心。……陛下第自信此心爲天命人心維繫之本，主之以誠，而出之以正，無爲一切好題目所動，一切新議論所移，則匡濟時艱之第一義也。……

「臣觀十餘年來，廷臣之所建白，中外之所推詳，何一非好題目，合之以新議論，而中情一毫不繼，以故聽其言可喜，求其事轉謬，日日言兵而兵愈弱，日日言餉而餉愈虧，日日言人才而人才愈乏。至於守於何而固，戰於何而勝，將於何而御，兵於何而戢，武官於何而治，吏，吏於何而撫民，平時毫不推究，臨時惟有張皇。貪功卸罪，徼倖百端。甚者爲修齋誦經以惑聖聽。人心之不至，未有甚於此者。時事之壞，夫豈偶然？……

「今誠欲求善反之圖，爲亡羊補牢之計，請士大夫先誠其意。意誠則念念誠，事事實，兵爲實兵，餉爲實餉，人才爲眞人才，守實守，戰實戰，官爲眞官，吏爲眞吏，百姓爲吾眞百姓；一眞無有不眞者。但問是眞是實，不患講求之不至；講得是眞是實，不患力行之不前。……

「然而士大夫平日相聚而謀，亦必曰眞心眞事功，誰甘居假者？而孰知良心掩覆之下，往往千

層萬節，不可推討。近而爲聲色，遠而爲官爵，濁而爲貨利，淸而爲聲名，小而爲得喪，大而爲生死，激而爲意氣，浮而爲文章，濫而爲交游，護而爲局面，無不足以陷溺其心，而趨之假假之極，并其假者而眞，亦何眞不假？……

「今欲更絃易轍，宜莫若從受病之源，痛洗而拔除之。而轉移之地，仍自皇上之心始。……」

（見全書卷十七。）

二十六日，行至淮安，上微臣遵旨戒途力疾萬難前進三瀝血誠仰祈聖鑒俯容還籍調理疏，謂「羈閉之久，變爲遺瀝，日每十數遺，遺必悶絕。」（見全書卷十七。）因留淮安候旨，又恐一旦病死，長負聖恩，因上微臣不能以身報主敬竭報主之心終致主於堯舜疏，略云：

「……臣……自被放以來，深自懲艾，每因師友之講求，熟念今天下治亂之故，斷然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而道則卽是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卽皇上之道，亦卽臣子見而知之之道，而所爭只在學不學之間。臣因備演聖學三篇，爲當宁獻。……

「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

萬世心學之原也。聖聖相傳，迄於文武，不離執競之說。其後孔門備衍其旨於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舊言「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非是。）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子直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卽意誠之眞體，（舊指正心義云「知此則知未發之中，」非是。）故皆以愼獨爲本教，（正心本於誠意，故曰本教。知本者，知此而已。）而十六字精神盡括於此。乃知學庸二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未有深切著作於此者也。慨自聖學不講，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溷於危殆。（念有克罔意無善惡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未發爲本，旣以靜生動，誠意爲本，如何又以動生靜？）學術浸以支離。從危則近於功利，偏執則蔽於虛無。虛無功利之說昌，而佛老與申韓遞起用事，轉相出入，惑世誣民，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啓之也。……傳聞陛下崇信佛法，……因有三教一理之說，而於道教亦極其推崇。……忽焉而宗儒，忽焉而奉佛，……搖搖而無定。……臣請陛下先反而求之吾心，當其淸明在躬，獨知之地，

烱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愼獨之說也。而陛下已一日而堯舜矣。……故曰愼獨可以行王道，願陛下深信於斯而篤行之。……

「其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日所裁決萬幾，動越羣臣意表。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陛下孤立於上，而莫之與，卽陛下非不求賢若渴，日進三事九列而倚任之，而前此卒無有一當任使者。……此無他，任耳目而取數窮，此心先處其疑故也。……一念之疑闢不徹，則羣陰之投閒未已。……仰惟陛下……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闢，非徒舍聰明，幷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眞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以天下才，任天下事，……此今日救世第一義也。……

「其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陛下……承神光兩廟積弛之後，不難振之以明作，……而邪臣遂日導陛下以申韓之術，致訟獄繁興，犯者日衆，傳染海內，遍是殺機。兵刑交毒，上干天和，無歲不罹災沴。至此，民生國命內治邊防，次第決裂，岌岌乎有不可收拾之勢……自先朝學禁以

來，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陛下復用重典以趣之，益習為苟免之計，因而心術愈壞。今誠欲使天下皆回心而向道，莫若先以手足腹心之誼，養天下之元氣，不特寬之以文網，而且樹之以風猷，令天下爭自見其本心焉。……今者東廠之譏呵雖罷，衛尉之鍛鍊猶存，請自今廷臣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庶不至以非刑辱士。而至於廷杖一節，……辱士尤甚。……仍願……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禮義廉恥之坊。……流寇之遍天下也，原其始禍之日，莫不本之朝廷嚴刑重斂使然，迄於偷生無路，悔罪無門，以有今日。……一撫再撫，每同兒戲，惟其恩信不立，是以負固愈生。自此廷議一意用兵，日驅數十萬生靈於鋒鏑之下，無不玉石俱焚，益堅天下從賊之心。而今者勦與撫而兩窮矣。計莫若有以化之。而化之之術，仍本之陛下父天母地之心，推誠而致之。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捧朝廷尺一詔書，宣示德意。一面經理農田，因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為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所在督師等官，明示天下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俟賊勢既窮，賊徒漸散，渠魁未有不授首者也。……化兆民遂以化四夷。……東方不靖，從前半係邊臣開隙以速之禍而至此。已仰中國有聖

人，有不漸消其桀傲之氣，徐圖效順者乎？……臣願陛下……耑意以固圉爲事，……但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兩階之化。……舉一世而甄陶之，歸之至仁。此眞學問之極功，聖人盡性之能事。……臣願陛下從事愼獨之學，先去其欲速見小之私，而日就月將，以卜化成。倘或責效旦夕，又以爲迂闊而置之，紛紛改作，臣恐天下事從此去也。統祈聖明采擇。』（見全書卷十七）

是月，朝廷會推先生爲閣員，皇帝不報。

六月，先生著原旨及治念說，原旨凡七篇：一曰原心，略云：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眞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什百，氣與質也。而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而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

其爲是乎？……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

其二曰原性，略云：

「……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爲心之理也。……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名。……孟子明以心言性，……而後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子思子明以心之氣言性，……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呼！此性學之所以晦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幷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爲天下裂。……」

其三曰原道上，謂「道其生於心乎？是謂道心，此道體之最眞也。」

其四曰原道下，謂「夫學，窮理，盡性，至命而已矣，此修道之極則也。」

其五曰原學上，謂「後之學聖人者如之何，亦曰致知而已矣。不致吾知而先求之於本心，其失也荒。不致吾知而漫求之於物理，其失也支。支且荒，皆非所以明善。」

其六曰原學中，謂「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爲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淸也。於是雜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旣一一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歟？……」

其七曰原學下，言「習」之要，從略。（皆見全書卷七。）

治念說謂「念有起滅，思無起滅。或合之，或離之，一而二者也。愼思者，化念歸思。罔念者，轉引思以歸念。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見全書卷十八。）

葉廷秀（潤山）遇先生於淮上，事以師禮；先生謝之，相與論誠意之學。廷秀謂此後尙有格致工

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如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愼獨之功，必於斯爲至也。』（見全書卷十九。）

七月，朝廷會推先生爲吏部尚書，皇帝不報。二十三日，先生北進候旨。八月初三日，上感事激衷敢

因席藁之餘聊切憂危之獻疏，救惠世揚。（見全書卷十七）初十日，次臨朐，奉聖旨，批前疏云：『劉宗周以淸望起用，著遵屢諭速來供職，不得再稽。』十一日，草聖德已開治象皇衷尤切時艱敢抒恭慰之忱少效涓涘之獻疏，（見全書卷十七。）未上。十五日，又草備陳天下治亂之機以賚匡濟以仰紓宵旰萬一疏，『請扼定議論，專以固圉決關東之策，以平定安集還饑民，而倡亂者殺無赦。但能圖忠效功，即與一體授賞，庶天下事漸有可爲者乎？』又請正楊嗣昌張若麒之罪，改觀望之局，罷冗員，減徭役，謂『今天下雖三空四盡，而有司所漁獵者仍不乏田園妻子之計，權貴所誅求者仍不減苞苴暮夜之私。……所恃陛下開之以道術，而不徒密之以譏訶；厲之以廉恥，而不徒拘之以法網。則仁義之效，斷可計日而待也。……而其要尤在聖明建極於上，亟講正心誠意之學，諸輔臣啓沃於下，益聯手足腹心之交，則中興大業，端必在茲。舍是，臣無能爲計矣。……』但此疏，亦未奏上。（見全書卷十七）十六日，上恭慰聖懷疏，（見遺編卷三）上臣病日久難痊臣罪日久滋深四瀝血誠仰祈聖鑒亟賜罷斥疏，謂『癃閉之症，查無痊可之期。……調理不效，愈傷精血。迄於左目失明，兩股如削。』云。（見全書卷十七）同日，皇帝敕陞先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十六日，先

生上微臣連叨寵命揣分更難仰承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肅憲紀疏。（見全書卷十七）後屢奉聖旨『憲紀亟資表率，卿貞標碩望，有裨激揚，著卽遵旨受任，不允辭。』（同上。）

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祭馮琢庵座師，（文見全書卷二十三）遂自臨朐北進。

十月初三日，次新城，上微臣力疾近畿再申前請仰祈聖恩允臣辭免殊擢容以原官勉圖報稱疏。皇帝仍不許。（見全書卷十七。）

十二日，先生至京師。十八日，皇帝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皇帝不允，輒問都察院職掌何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由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淸，吏治淸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皇帝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皇帝曰：『已有旨了，』乃謝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爲潔己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先生與族姪書云：『一日受事百冗交集，僕亦捐七尺以報君父已耳。』（見全書遺編卷五）自

警曰：「居官之病，一曰輕，輕當矯之以重。……一曰嫩，嫩當出之以老。……一曰猾，猾當守之以介。……一曰淺，淺當用之以深。……」（見全書卷二十五。）

二十一日，草微臣草莽有懷敢因諮諏所及入告聖明疏，謂「民窮至今日甚矣，」「撫按諸臣，遷延玩寇，」「有司則無不以催科爲殿最，」「民少而賊多官增設而事愈壞。今但緩得一分催科，便減一分盜賊；省得一人差遣便息一方騷擾。」但此疏未敢上奏。（見全書卷十七。）

二十五日，上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一曰建道揆，請「亟復首善書院，並敕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舊制。」一曰貞法守，「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專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衞。」一曰崇國體，「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卽以其罪行遣。」一曰淸伏姦，「但有朝紳結交近侍，蹤跡顯著者，不妨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任廢籍，或借事以呈身，或假途以干進，因而勅類科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竟以白簡從事，立破姦謀。」一曰懲官邪，「但有輦金而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卽單詞檄之，立致三尺。」一曰飭吏治，「但巡方不要錢，則自巡撫而下，皆不要錢。……并亟

能減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奉聖旨：「覽奏具見振飭講學明倫，有裨風教。修復小學，選擇師儒，著該撫按著實舉行。官邪吏治，關郵職掌，即嚴飭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失職，風憲受贓，的指實參來。餘已有旨了。」（見全書卷十七。）

二十七日，上闢門大典澄敍宜嚴敢定流品之衡以裨激揚之憲疏。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自行陳乞者，推知中有減俸行取者，皆賄首相周延儒爲之地。故先生拜疏特糾御史喩上猷短喪起復，河南巡按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冒功；又薦舊給事袁愷，成籍御史成勇。延儒見疏，快然不悅，調旨：「減俸原以優勵軍勞，非貪濫及。併部屬陳乞，情亦各殊。著吏部察核年俸淺深，勞蹟大小，及生平品行，詳確開列，同訪單奏繳候奪。喩上猷、嚴雲京著分別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見全書卷十七。）

十一月二日，先生上遵例請旨嚴飭禁諭以肅覲典疏，奉旨：「其餽送鑽營等弊尤宜痛禁。」（見全書卷十七。）

十一日，上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疏，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

之。即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遇有不法，得遞相舉發；重則題參，如打點餽遺，九門官吏不法之類；輕則拏問，如賭博盜賊之類；又輕則徑行驅逐，如私倡小唱戲子遊僧遊尼之類。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小則罰俸，大則降級。奉旨一切允行。先生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絜令。（見全書卷十七。）

十二日，因清兵入口，京師戒嚴，先生上應詔陳言仰慰宵旰疏，條奏備邊大略，略云：「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急追戮誤國姦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其他方略俱備，「而以安人心爲本計。」皇帝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旌盧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見全書卷十七。）

先生既請嚴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吏部尚書鄭三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小人念念三俊與先生典選，必無倖理，益走周延儒之門。會邊警告急，行間需人，延儒授意兵部尚書張

國維，令以邊才薦候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略可用，並請上親較第；延儒從中調旨許之。三俊聞而驚詫曰：『考選部院之事，上且不得專，況樞輔乎？』遂上疏明職掌，謂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皇帝覽疏而怒。十四日，召見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皇帝首詰三俊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何謂侵官？』三俊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祖宗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祗承？實所以奉揚皇命也。』帝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總攬大權，而在臣等亦得盡職掌於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邪；條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之請，幸甚。』皇帝不許，宣旨召候考官十二員王時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皇帝默然而罷。已而俱授兵科給事中，諸通賄者多與焉；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二十一日，上遵奉明旨疏，條陳鄉保事宜。（見全書卷十七）

二十三日，上考試實授疏。（見全書卷十七）

二十四日，有中書王育民者，謁先生，贄以書儀，爲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生揮之去，次日卽上疏糾之，且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著革職，法司提問。卿秉正發姦，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之肅然。（見全書卷十七，特糾官邪行賄有據謹自劾不職以肅風紀疏。）

先是十三日，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著實舉行。先生櫽括書中大旨，約爲五事，二十八日，拜疏以獻。一曰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遣，三曰正臺員之體統，四曰嚴回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選轉，大都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白條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二語，意不懌。奉旨：「憲綱舊制甚明，不必另托敷陳。」（見全書卷十七遵奉明諭申飭憲綱以昭法守疏。）

同月，尚有議屯看語，議淮撫朱大典閩撫葉廷桂看語。（見全書卷二十五）答徐虞求司寇（石

獻）書。（見全書卷二十。）

閏十一月十五日，草闢左道以正人心以扶治運疏，反對重用西人湯若望及道士張應京。

二十一日，草責成巡方職掌以振揚天下風紀立奏化成之效疏，請興利除弊，皆未上。（見全書卷十七。）

皇帝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規卸，爲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埰見之曰：『此必奸人入蜚語，謀翻局，卽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人規卸，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皇帝大怒，下吏議埰罪。會帝又開弘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司副熊開元進，請屏左右輔臣密奏。上曰：『政府豈不得與聞乎？』開元遂糾首輔周延儒，政以賄成，專恃其利巧，逢迎聖意，而實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敗。上頷之，勅令具疏。疏上而語反絓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衞獄，幷收埰。先生出而歎息曰：『皇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疏救之。』入朝，昌言其事，鄭尙書以下唯唯。二十八日進疏。二十九日，早朝畢，皇帝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留，諸臣正候召，忽傳皇帝授密旨於衞堂，三日內以埰開元死狀聞，

諸臣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歟？今日宜空署力諫，必得放發刑部而後已。否則尚何顏立交戟之下耶？」衆許諾。申刻，皇帝御中左門，首論督撫去留，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人湯若望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修舉，數十年無邊警，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帝意不懌，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其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義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修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閫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帝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奏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寄居京

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修法紀之大端也。』帝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寧薊關門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既忽邊防，聽其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聞諜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人，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帝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慨然永爲皇極主，於是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天下更始，宗社幸甚。』帝曰：『目下胡騎南下，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眞才望出於天下眞操守，自古未有操

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皇帝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奏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皇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皇帝色解曰：『知道了。』因勑先生起。時吏部尙書以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款語申救姜埰熊開元，皇帝拒而不納，諸大臣遂無一人言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宥鑒於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前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皇帝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起用出朕特旨，豈二臣可得與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勑下法司，原情定

罪。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皇帝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果如此，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皇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皇帝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徑直，與開元並無舊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皇帝曰：「金光辰也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理之旨下，光辰則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皇帝改旨：「劉宗周愎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狥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級，調外用。」先生已草恭承聖諭感激時艱敬矢責難之誼以圖報疏，將於次日申救姜埰熊開元，因獲罪遂不得上。六卿臺省詞林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舉人祝淵又特疏從銀臺入，皇帝俱不省。越數日，皇帝終以先生言，改發埰開元刑部擬罪。部擬不具招，帝益震怒，杖二臣各百，免刑部尚書徐石麒官，司官降級爲民者數人。（見全書卷十七召對紀事，舊譜。）

明末憲度陵夷，都御史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六十八日，正色謇立，諸御史凛凛敬憚焉。每退食，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外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清，請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爲憾。副都御史張瑋，僉都御史金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光辰既去位，朝野惜之。

十二月朔，先生赴鴻臚寺報名。二日，詣午門外，行謝恩禮。遂上感激天恩恭陳謝悃疏。（見全書卷口口。）

五日，草戀闕瞻天敬陳辭悃疏，勸皇帝勿親細務，未上。（見全書卷十七。）

七日，辭朝出都門，以清兵未退，暫止於城外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騆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馳驢，見者欷歔竦歎。有謝恩口占，贈別張二無副院兼呈金天樞，贈別金天樞僉院兼呈張二無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十日，又草戀闕瞻天恭申辭悃疏，糾王應熊，謂「臣通籍四十二年，前後仕於朝者僅六載有餘，……終攖罪戾，……從此遂當永辭闕廷，……能不泫然於臨岐之際乎？」（見全書卷十七。）

是月，先生與祁世培書曰：「……抱頭南下，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見全書卷二十）又與段幻然書，二十九日答路廣心銓司書，皆言去國之感。（見全書遺編卷五。）

先生在寺，幅巾布服，道味逌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絡繹不絕，退則掩關著書，不以冰霜輟業，於得失升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友人張瑋吳麟徵祁彪佳劉理順金鉉陳龍正門生董標惲日初祝淵等。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聞者漸以興起。（學言見全書卷十二）

祁彪佳（世培）方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方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每造寺，語必竟日。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貽書，言身居言責，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

董標舊遊馮存吾（少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問，相叩擊。先生遞答之，大抵言「意爲心之主宰，卽主宰而流行在其中；固不可以意爲發，心爲存；亦非截然以意爲存，心爲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註解以示標，曰誠意荃蹄。

祝淵，字開美，以公車入都，聞先生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以爲意，進而納贄於先生，北面稱弟子。

除夕，與壻陳紫眉，姪君玉，子汋，同守歲，有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崇禎十六年癸未（西一六三三，清崇德六年）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先生著讀易圖說。先是曾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說所未盡。

汋按：太極圖說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有人，人合德爲聖，似一一有層次。先生獨書：「人卽天卽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說與語錄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說，則發揮無餘蘊矣。誠擴前聖所未發也。

是月五日，答門人祝開美書。（見全書卷十九。）

寄寓接待寺凡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往往形之詩歌以見志，搢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其篇名爲春日示王紫眉，即事用韻，春後一日雪和紫眉，憶江南，歸興，即事用韻呈二無幷示惲氏二子，自嘲，聖壽口占，自呈，自求，自判，自勘，自鏡，自勗，自病，自慰，自詫，自白，和陳章侯，別同志諸友，和沈方揚太常癸未元旦，別祁世培侍御，人日倢伃怨用韻答朱霞青翰林，燈宵翼日，十五日用陳生韻示紫眉用韻答劉湛陸翰撰，和李二和太史，用韻酬張二無先生，答陳章侯尺牘，和章侯惠淶酒用韻，和孟肖形太僕言別等。（見全書卷二十七。）

二月十二日，復李二河翰編（士淳）書言格物之義。（見全書卷十九。）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爲皇帝所詰責，先生不自安，乃於二月十三日南發。浙中舊臺郎知先生無以爲歸，斂金以贐，先生謝不受。行次通州，以寇氛不敢南下。十四日，與祝開美書。（見全書卷二十。）

三月五日，題王布衣誡子書。（見全書卷二十一）七日，與祁世培書。（見全書卷二十）八日，答吳生懋九書。（見全書卷十九）二十一日，復門人惲仲升書，命勿上疏相留。（並見全書卷二十）

同日復王天錫（爾祿）書。（見全書遺編卷五）二十五日，先生撰古文易抄成。先是，在京邸時，友人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二月五日，遂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二篇，每卦首彖辭，次爻辭。孔子傳十篇，彖傳上下，象傳上下，文言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即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在今古之間，每卦首彖辭，次爻辭，次彖傳，大小象，一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圖，幷六十四卦圓圖，六十四卦方圖，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即在陰陽之中，而以後因重皆由此而推。（其後臨沒時謂『易抄有心得之解，再入楊止菴精者彖傳小象俱降一字書之。』）

在通州時，有春暮和紫眉通城感懷，通城即事示開美紫眉及子洵，答路廣心父母志別，遺路廣心父母致誦其先公兩世鄉賢和陳幾亭中翰分三體用韻寄懷馮躋仲兼呈留僊津撫，傷哉行，出通州用友人韻等詩。（見全書卷二十七）

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外察屆期，新都御史李邦華未至，上疏請令先生載罪完察事，皇帝不許。先生聞之，即日戒舟行，時爲四月初六日。舟中日與子洵及祝淵剖疑抉微，各灑然有會。有和紫眉安

山阻淺，舟次袁營口阻淺和紫眉安山道中聞二無訃和二無易簀韻等詩。行次吳江，祝淵告別。先生有詩贈之。六月十三日，抵紹興。（見舊譜及全書卷二十七）

七月二十七日，祭張二無副院。祭金封翁。（見全書卷二十三）

八月三日，祭秦親姆，同月，祭張白菴文。（見全書卷二十三）作文學沈本人傳。（見全書卷二十三）

先生於天啓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輸將，母子相生，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規定鄉典，以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芳。是年八月，告成。

十月，與余煌建議於當事重建天樂鄉茅山閘。三月而落成。自此該鄉少水患，畝收一鍾。

同月十九日，祭張九山給諫。（見全書卷二十三）

時史孝復駁先生心意十答，先生作十商以復之。是月，又有答史子復（即孝復）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略謂：

『知「意」之與「知」分不得兩事，則知「心」與「意」分不得兩事矣。分晰之見，後儒之誤也。「意爲心之所發」，古來已有是疏，僕何爲獨不然？第思人心之體，必有所存而後有

所發；如「意」爲心之所發，則孰爲心之所存乎？如「心」以所存言，而「意」以所發言，則「心」與「意」是對偶之物矣，而惡乎可？總之存發只是一幾，故可以「所存」該「所發」，而終未可以「所發」遺「所存」。則大學誠正一關，終是千古不了之公案，未可便以朱程之言爲定本也。

『陽明先生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僕則曰：「好善惡惡者意之動，」此誠意章本文語也。如以善惡屬意，則好之惡之者誰乎？如云「心去好之，心去惡之，」則又與「無善無惡」之旨相戾。今據本文，果好惡是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

『好惡云者，好必於善，惡必於惡，正言此心之體，有善而無惡也。故好惡兩在而一機，所以謂之「獨」。如曰有善有惡，則二三甚矣。「獨」卽「意」也。知獨之謂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

『總之，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謂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言，謂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無惡，歸之至善，謂之物。識得此，方見心學一原之妙。不然，未見不墮於支離者……』（見全書卷

十九。）

十一月，遂以此意著大學誠意章章句。又類詮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說於下。

同月，又著良知說，謂『只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即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即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見全書卷八。）

同月八日，作誥封淑人黃母姚太夫人五十序。（見全書卷二十一）黃母，係門人黃宗義之母。

十二月，作證學雜解二十五則。其一謂『孔門之學，莫先於求仁。』其二謂『道心惟微，妄即依焉。』故『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喫緊。』其三謂『愼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其四謂『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其五謂『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其六謂『愼獨工夫必用切實處，見之實行。』其七謂『識不待求，反之即是。』其八謂心體

即天理，「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其九謂「學者最忌識神用事。」其十謂本覺「不離獨位者近是。」其十一謂「心有主則實，實則百邪不能入。」其十二言好學之要。其十三言學問之工夫。其十四解主靜立極之說。其十五謂「性即氣，氣即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其十六謂「只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隨其所感而順應之。」其十七謂「心不可不養。」其十八言「以心治氣質」之術。其十九論知性，其二十論養性。其二十一論立志，其二十二論致知，其二十三論生死，其二十四論鬼神。其二十五以覺後覺之任自命，頗斥陽明之非。（見全書卷六）

洵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爲聖學也。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學，專在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淺也。夫惟有所疑，然後有所信。夫惟信之篤，故其辨之切。而世之競以玄渺稱陽明者，烏足以知陽明也歟？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姑存疑案，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

極之說，於是斷言之曰：

『從來學問只有一個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

又曰：

『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自子思子始。「已發」「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奚適乎？』

此書於十二月告成，名曰存疑雜著。舉凡先儒分析支離之說，先生皆統而一之。列表於左，以示概略：

先儒意見	先生意見
「心」與「性」對	性者心之性也

「性」與「情」對　　情者性之情也

「心」統「性」「情」　　心之性情

分｛「人欲」爲「人心」　　心只有人心。人心，人之心也。
　　「天理」爲「道心」　　道心者，心之道也，人心之所以爲心也。

「性」爲分｛氣質之性　　性只有氣質之性
　　　　　　義理之性　　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爲性也

分｛「未發」爲「靜」　　存發只是一機
　　「已發」爲「動」　　動靜只是一理

推之，「存心」「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約言之，則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并處曰誠意。「意根本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惟有謹凜一法，乃得還其本位；所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愼獨之說也。先生曰：誠無爲敬，則所以誠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誠意」一關，而綴「敬」於「格物」之前，是謂

握燈而覓照。象山陽明亦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則必以血氣爲性命。陽明謂妄心亦照，歸之無妄無照，則必以虛無落象罔。先生卽「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捉。本「意」言「心」而「心」不失之玄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見全書卷十二。）

十二月，周延儒有罪，賜死。（見明史。）

除夕，答史子虛（孝咸）書，謂『一則不欲說壞意，』『一則不欲說粗意字。』（見全書卷十九。）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甲申卽福王監國南京之年（西一六三四，清順治元年）

先生六十七歲

流寇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眞定，一入居庸關，京師震驚，皇帝欲逃無路，而各省大吏劃疆自守，坐視不救。（見明史）三月，自成陷北京，皇帝自縊。（見明史）先生猶不之知。四月四日，貽

書浙江巡撫黃鳴俊，勸其出兵勤王，以爲天下倡。（見全書卷二十與黃跨千浙撫）遂大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亟宜聚合義兵，揮戈北上。七日，作鄉紳助餉啓；八日，作文學助餉啓。（見全書卷二十）十一日，再貽書鳴俊，獻勤王之計。鳴俊皆不聽。（見全書遺編卷五）

五月，王朝式奔告北變，京師已破，皇帝自縊。先生聞之，慟哭不已。大會官紳，爲位以祭。亟請知府王鄘出兵，鄘不敢應。初三日，先生急赴杭州，章正宸及諸生從之行。巡撫以次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靜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尙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逗遛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靦而退。次日，全城傳述愈眞，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洶洶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曰：『羣情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則莫若發喪。』鳴俊仍以未得哀詔爲言，先生曰：『今日安得哀詔乎？』鳴俊乃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禮畢，先生復請出師之期，鳴俊以器械衣甲未備對。先生責以大義，終不能動，乃謀糾同志起義兵。適紹興知府于穎至自南

京，贊決甚力，乃與章正宸共推先生爲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罪惡盈貫，布告四方。（見全書卷二十）又與吳太冲章正宸熊汝霖連名貽書總兵左良玉劉澤淸鄭芝龍，要其會師討賊，辭氣激烈。（見全書遺編卷五）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部勒措畫，旬日而福王監國南京之命至，乃罷。

同月初十日，福王詔起復先生原官。十八日，先生拜疏請罪，福王不允。二十一日，先生回紹興。（見全書卷十八恭承新諭忍死引陳疏。）

六月初八日，發自家。次日次杭州，拜疏申討賊之義，獻計，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上疏請誅內外不職諸臣。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攢矢先生。雖蒙福王溫旨褒答，而國事反不可爲矣。（見全書卷十八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讎疏。）

又上君恩未報臣罪當誅謹瀝血陳悃仰祈聖鑒以伸在三之誼疏。途次論『先帝無亡國之徵，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壞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

謂四亡徵也。」(俱見全書卷十八。)

是月廿六日，次丹陽，候前三疏之旨。旋奉溫旨安慰，謂「卿宜祗遵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賴爲一轉。」先生見朝政日紊，故於七月初四日再上微臣再奉溫綸力疾中途不能前進仰祈聖明終賜罷斥疏。既而不忍恝然，乃上微臣報主無能謹抒一得以奉揚休命疏，發明綱紀法度風俗人心之化本於王躬，又進求之設誠之地，且剖之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準動化云。福王頗嘉納之。(見全書卷十八。)

又上中興有象匡濟無聞特陳陰陽消長之幾以資廟算疏，糾馬士英李沾劉孔昭高傑阮大鋮盧九德特有定策之功，冀燃逆案之灰。奉旨諉託權宜，命先生速來面諮大政。高傑馬士英等見先生糾疏，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提兵入覲，與京口防江兵衝突，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鳴俊內除君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傳旨令蘇撫統攝各軍，鳴俊不得陛見。高傑劉澤清又遣刺客謀殺先生，刺客見先生主客二人寓蕭寺中，衫帶故敝，愕然相與慨惜，告謝而去。(見舊譜及全書卷十八。)

前數疏雖奉溫旨，先生尙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曰：「讎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十七日，至南京。始知馬士英劉澤淸皆有疏轉攻先生，謂先生「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前曾結黨蠹國，先帝寬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爲大臣蠱惑世道之戒。」云云。先生見朝畢，止興善寺。二十一日乃上陛見禮成聞言引罪乞賜罷斥疏，糾馬士英「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糾澤淸以武臣而參文臣，無故欲殺憲臣。皇帝俱不報。澤淸與高傑又合疏參先生，先生出揭以辨之。（見全書卷十八，遺編卷三）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等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之，無所處斷，而四鎭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訐以私疏，先生置不校。二十六日，上微臣義不受辱以辱朝廷乞賜處分疏，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天下事不堪再壞，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諭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隨請面恩，欲陳匡復之計。王遣中使傳免。此因諸奸見先生屢荷溫綸，且有面誇之旨，故大懼，爲蜚語揭之朝堂，坐先生疏中「移蹕鳳陽」語爲不軌顯狀，又言先生構死黨三千，潛伏丹陽，欲與內閣別有所擁立。福王聞之疑懼，而馬士英益

以危言佐之曰：「宗周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王愈畏忌，故不果召。十一日，先生拜疏請肅風紀。十二日又拜疏申臺員喩上猷等從逆之誅，且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巡方不職，請勅有司提問議處。奉旨允行。十九日，拜疏痛言先朝賄賂公行以致亡國之禍，亟宜嚴禁，淸輦轂以淸天下。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二十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另編巡方實政冊，詳開察吏六計，廉善，廉能，廉辨，廉法，廉正，廉敬各款。（旋以請告未及頒行。）三十日，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痛陳廠衞之禍有不忍言者。王不省。

是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阮大鋮知兵，詔拜兵部右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貽愕莫敢言。

先生方在告候命九月初三日，特上糾逆案邪臣疏以糾之，略曰：

「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之辨，而才謂爲次。大鋮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邪害正之才，終足以病世道。……夫一大鋮耳，樞輔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夫何勳臣祚昌又繼承風旨，更迭唱和，終至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總之，大鋮進退，關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冀少塞報稱之誼。」

旋奉令旨：「阮大鋮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鋮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論？」先生得旨，遂決意辭職。

初十日，再疏請告，福王賜先生馳驛歸里，詔給應得恩典。先生謂國讎未復，十一日拜疏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卻之。在臺僅二十四日，於凡治平大經，修省至計，無不盡言，對於討賊復讎之義，摧邪輔正之道，尤爲惓惓致意。嘗頒禁約十三款於五城御史，士民見者莫不擧手加額曰：「海都爺再來。」自先生行，而內閣高弘圖，姜曰廣，吏部尚書徐石麒，江蘇巡撫祁彪佳，給事章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賢臣盡矣。

按先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者六年有半，實際立朝僅四年，而被革職爲民三次。

十二日，上再陳謝悃疏。盡最後之忠告。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疏入，福王不理。

十六日，辭朝，出都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淚者，大都切齒權姦，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

究其用，吾儕小人莫知死所矣』先生歸途有詩多首又次第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見全書卷二十七）與李緝敬太宰書曰：『僕在官一月而罷，出此身於千鋒萬弩間，苟偸一日之生，終當以一死報君父』（見全書遺編卷五）十月初三日，抵紹興。

自此羣邪益競進，盡翻先朝成案，屢欲與大獄；陸朗黃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率坐先生黨首。然亦卒無恙。

先生下野後，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流淚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至沒齒，皆蔬食不茹葷。有答開美書，（見全書卷二十）謂『此番出處，大是憒憒。時命之窮，只合待死，無第二義可言』矣。

十一月初九日，又答祝開美書，謂『還山失路，情緒無聊。』

同月，有答黃石齋大宗伯書，勸其勿輕於出處。（見全書遺編卷五）又有答張考夫書，解釋本年進退之義，又謂大學『誠意之關，正是所止之地，靜定安慮，總向此中討消息。』然張生（即履祥）不之信也。（見全書遺編卷五。）

明福王弘光元年乙酉卽魯王監國之年（西一六三五，清順治二年）先生六十八歲

正月，門人張履祥聞先生歸，欲來就教；先生答書止之曰：

「僕老病入山，新春少還了歲事；茲且復裹糧爲長往計，朋遊概絕。辱有見訪之示，敢祈且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皐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見全書卷二十，重見遺編卷五。）

初三日，與祝開美書。至二十四日，先生又有四通。二月三日，四日，十一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凡十四通，皆論「謹疾之道，在本分中。」（並見全書遺編卷五及全書卷五。）

先是，赴召南京門人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起曰：「是予志也。」卽命

應鰲起草。凡漢唐宋三代皆應鰲及陳龥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又取明太祖及二帝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鑑，五曰帝鑑。近自明太祖，宋高宗，唐肅宗，而上遡之帝堯。又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金鑑。至是二月，告成，草疏欲進之福王，不果。

三月，考訂大學參疑成。先生於大學既從高攀龍所定。去年，海鹽吳麟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通，名大學參疑，蓋積衆疑而參之，略爲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爲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緡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爲一章，釋格物致知，以明格物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三節，爲一章，入在「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經本居多。前人楊止齋力辨石經爲僞書，而先生酷愛之，曰：『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何病？況其足爲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後臨絕時，又謂此書過於割裂，命幷古小學通記皆削之。

同月，有與開美書二通，（見全書卷十九）答史子虛書，（見全書遺編卷五。）

四月，黃道周奉使祭告禹陵，請見再三，先生以爲際此亂朝，義不當出，乃避之於上竈陳氏之別業。（見傳譜。）

史孝復來書，謂『功夫喫緊不必爭辯於已發未發，而要在致力於眞見未發是何面目。與其由敬入誠，爲伊雒正脈；固不如由致知入誠意，由明善入誠身，先識仁體而以誠敬存之，尤爲洙泗正宗也。』先生復書，大意謂誠意必先格致，誠身必先明善。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曰：「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夫眞切篤實非徒「行」字之合體，實卽「誠」字之別名。固知「知」「行」是一，「誠」「明」亦是一。至於所以致知之方，不離誠之之目五者。陽明已云「明善是誠身工夫，格致是誠意工夫」矣。僕亦有見於主意邊事，離卻主意，亦安得有工夫可下？故致知之知卽「知止」之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未發之中委是難言，姑請以誠字求之。（見全書卷十九。）

五月，聞滿洲兵破南京，福王宵遁，不知所往。先生答周奠維副使（夢尹）書，謂：

『爲今之計，宜亟發勤王之兵以迎乘輿，一面露布明言奸人已誅，主上何辜，傳檄金陵，連和諸

將，旋軫舊都，策之上也。暫迎乘輿，駐蹕臨安，作宋人故事，策之中也。臨安不已，而吾越，吾越不已，而四明；四明不已，而閩廣；策之下下者也。今諸公卽招兵市馬，亦出下下策足矣，僕是以知天下事斷不可爲也。』（見全書遺編卷五。）

是月，先生改訂人譜，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是書凡三易稿始定。單行本多係初刻，惟劉子全書中所載係定本。其自序曰：

『友人有示予以袁了凡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授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不爽。信有了乎？予竊以爲病於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爲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爲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爲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於「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從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云功行，實粢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

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於道術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證人」之意，著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功課，而紀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總題之曰人譜，以爲譜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遂序而傳之。」

（按此序作於甲戌八月閏吉，但屢經修改，可視爲此時所作。）

人極圖如下：

○　◯　⊙　⊛　⊛　○

人極圖說謂「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第二篇證人要旨大綱如下：

○ 無極太極　一曰凜閑居以體獨。

◯ 動而無動　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 靜而無靜　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五行攸敘）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物物太極）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其要无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第三篇紀過格大綱如下：

⊙（物先兆）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動而有動）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靜而不靜）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五行不敘）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物物不極）五曰叢過，百行主之。

○（迷復）六曰成過，為衆惡門，以克念終焉。

末附訟過法即靜坐法，改過說三篇。

汋按：人譜作於甲戌，重訂於丁丑，而是譜則乙酉五月之絕筆也。一句一字，皆經再三參訂而

成。向吳楙稺初刻於湖，鮑長孺再刻於杭，俱舊本也。

先生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惕，名曰人譜雜記。尙未寫定，臨沒時命子汋補成之。

初，楚鎭左良玉以馬士英亂政，舉兵向闕，移檄暴士英罪狀，指黜逐先生姜曰廣及任用阮大鋮等事。士英大懼，調江北諸鎭兵入衞。淸兵乘之，直下江南。福王以五月十日出奔，或傳已偕士英赴浙。先生方因潞王改國於杭州，而良玉檄辭及己，日在席藁待罪；驟聞乘輿臨幸，又不遑寧處；欲趨杭州促撫按迎駕，而巡撫張秉貞，巡按彭遇颽，皆係士英私人，不可與深言；乃先遣子汋西渡偵察。汋歸，謂秉貞以下爭持金帛迎太后及士英，無一人言及乘輿者。先生憤然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焉有身爲宰相，棄君上，挾母后而逃者？我恨不能手刃國賊，豈可往迎之耶？」遂不行。士英至杭，奉太后垂簾決事，召越紳商周祚祁彪佳，二人不欲行。先生曰：「國難至此，尙欲袖手旁觀乎？」貽書勸駕，然終不行。（見全書卷二十。）

福王逃至太平，被虜遇害。報至，太后命潞王監國，而仍秘喪不發。先生聞杭州有主，亟請守道于穎

集丁壯，礪器仗，爲戰守計。又貽書章正宸及餘姚熊汝霖促入城共治守具，諸人俱不應，先生爲鬱鬱久之。無何，淸兵橫行江浙，郡縣望風降附，越中大吏多遣妻孥去。于穎遷臬司，杜門將行，士紳挽之不可得。會馬士英兵有東走者，越人驚懼。先生貽書穎曰：

『……馬兵不北進而東來，蓋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幷提督馬兵之公侯將相俱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由是推之，凡屬吏之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幸執事表明忠義之心，立決固圉之策。先將諸倡逃者，置一二重典；則布置自有次第，而聞風於隔江，未必非疾雷之破膭。毋徒以去爲汲汲也。……』（見全書卷二十。）

穎覽書，遂不去。翌日出視事，拜疏請誅馬士英，又縛內侍屈尙忠。先生聞而稱快，復致書鼓勵之，謂宜立發第二第三疏，必得請而後已。又勸穎立斃尙忠於杖下，乃曰：『吾越有險可恃，一成一旅，斷有濟於天下事。所恃惟執事一人。執事存越，則存天下矣。』（見全書遺編卷五）穎不能用，始終無所措置。

當是時，烽火逼郊圻，潞王左右皆南國大奸，日引領爲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皆戰慄，且晚將逃。先

生忠憤塡胸，莫可告語。六月十三日，杭州失守，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款降清。十五日午刻，先生聞變，時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遂不食，偃臥榻間。子汋流涕奉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有頃，餘姚張生應煒、呂生滋請見言事，先生延入臥室，憑几而見之。應煒進曰：『今日繫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猶有魯惠兩王，宗室有楚將軍（名華堞，）先生何遽言死？聞黃石齋（卽道周）越在近郊，（時以祭禹陵使越）曷不擇諸王賢者，與黃公間道走閩，檄鄭帥以海師直擣南都，如此，則吾浙敵兵，不攻自去，此千載一時也。』先生曰：『向者累請于公城守，公充耳不聞。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尙俟何日？世豈有偸生御史大夫耶？』應煒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實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予老矣，力不能勝，徒欲以垂盡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其不知量耳。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守者，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臥舍今日之正，

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匡復之事，付之後人已矣！』應燁反覆數四，先生心韙之。命往見于穎，爲後事圖。十六日，紹興吏民爭鐻金以備犒迎淸師，應燁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圖計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乎？』應燁知不可奪，即以死激先生曰：『古人云「擇一塊乾淨土死」今城降矣，即欲死，豈先生所？』先生爲之色動，曰：『姑從子出城觀變，遲數日授命耳。』是晚，始粒，遣人訪石齋，復促正宸汝霖急趨郡城。（見全書卷二十。）

十七日辰刻，先生盥櫛辭家祠，出居郭外之水心菴。越數日，汝霖約期來會曰：

『爲今日計，宜別擁立賢主，畫江自守。首則借資方藩（方國安）次則藉援宋孩（即朱大典，時駐兵金華。）閩兵數十艘見泊蛟川，使其列防錢塘東岸，自足寢兵窺江。更從徽寧間道，邀約左兵（良玉，）擣虛建業，當從退而自顯。如此，則恢復可期矣。即當趨候指使，長者之前，不敢一字欺。』

先生復以書邀之曰：

「辱手諭，足盡今日措置事宜。門下若有意高皇一線，急宜捐軀入郡。吾輩斷無生路，行亦死，住亦死，做事亦死。等死也，與其壘壘而死，毋寧烈烈而死！況事尚可為乎？若不做便合逃死矣。」（見全書卷二十。）

隨命汋以汝霖書上于穎，不遇。先生連日食少糜忍死以待汝霖。不料十九日即有通判張懐賔圖籍暨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十二日，門人王毓蓍痛士紳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上先生曰：「毓蓍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汋不敢以書呈。時汝霖為邑人所覺，避入山中，正宸以書辭蹤跡，道周無所遇，而二生亦竟去。先生聞毓蓍死，曰：「王生死，我尚何濡滯哉？」先是，壻秦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謂「江萬里身為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文文山謝疊山袁閎事，言「死尚有待。」先生覽書，為進糜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而事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迨杭州失守，監國降矣；今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故相江萬里

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日焉，必待有疊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未嘗先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耳。我又何戀乎？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尚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玄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玄趾眞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徇義徇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偸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

（見全書卷二十卷二十七。）

二十四日，屬子汋曰：『祠事要交盤明白，不得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制一棺甚薄）斂用孝衣，銘旌弗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

文，弗刻文集。汝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之病，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己。又繫以辭曰「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見全書卷二十七。）

二十五日，昧爽，先生乘小舸，託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遂投洋中。舟行十數丈，舟子急挽擢救，而先生尙浮水面，輒以手推舟子曰：『吾將死於此矣，毋誤我。』但良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溼也。隨進鳳林辭墓，困頓彌甚，暫息靈峰寺。是日，淸將孛羅徵書至，同先生徵者八人，在越爲高弘圖，商周祚，姜逢元，祁彪佳及先生。子汋入靈峯言狀，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以熊汝霖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事。』遂口授答書曰：

『遺民劉宗周頓首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議將來？宗周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

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汋錄書付使者，幷來書不啓封，歸之。

二十七日，子汋自靈峯迎先生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屋旁。

二十八日，友人來候，復勸先生請進少飲。先生曰：『勿入吾耳，士可殺，不可辱。書來，復何爲乎？』壻王毓芝入門，先生望見，呼其字曰：『嗟！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因語及弟毓蓍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

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見全書卷六十七）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既而曰：『吾感熊汝霖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

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汋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汋再請，先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汋曰：『下蔣豎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泪下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已而曰：『胸中有萬斛泪，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

閏六月初一日，毓芝復來候，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絕，」復勸先生進少飮。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問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攜其手曰：『學

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教！」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

初五日，先生蚤覺，撫胸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肯之。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臥，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

初七日，毓芝以祁彪佳（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攜至前，先生捉筆書「魯」字，毓芝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先生頷之。

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囓齒擊牀太息者再。戌刻，氣絕，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八歲。其子汋遵遺命，斂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旐曰：「皇明蕺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先生死之次日，熊汝霖起兵於餘姚，斬降吏而抗淸師。浙東各縣，義師蜂起。張國維方國安等遂擁魯王監國於紹興。先生遺志居然實現。

同月，黃道周等奉唐王卽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

八月二十七日，舉殯於鳳山秦臺公之墓側，遵遺命補廬墓也。

後編

遺響

明唐王隆武元年丙戌（西一六四六，清順治三年）

六月，清兵陷紹興，明監國（卽魯王）逃入海。先生之子孫棄家遠遁，獨負先生遺像遺稿不舍。

八月，清兵陷福州，明帝（卽唐王）走死。

冬，明臣奉桂王卽帝位於肇慶，又有奉唐王之弟卽位於廣州者，清兵先陷廣州，遂迫肇慶，桂王西走。

明桂王永曆二年戊子（西一六四八清順治五年）

正月五日，餘姚後學邵廷采生。（見姚名達所著邵念魯年譜。）

十二月丁酉，葬先生於下蔣之原，與夫人合葬。秦臺公遺衣遺士，仍埋於墓左。

明桂王永曆三年己丑（西一六四九，清順治六年）

魯王進兵駐卅山，圖規復。又二年而敗。

明桂王永曆五年辛卯（西一六五一，清順治八年）

先生之子汋外諏宗黨，退考遺文，嚴號瀝血，作為年譜。復括先生學術大旨而著道統說於後。是年六月上浣，告成。

明桂王永曆十一年丁酉（西一六五七，清順治十四年）

史孝咸等建姚江書院於餘姚半霖，與證人社對峙。（見姚名達邵念魯年譜。）

明桂王永曆十三年己亥（西一六五九，清順治十六年）

明遺臣鄭成功以舟師攻南京，不克而罷。

明桂王永曆十六年壬寅（西一六六二，清康熙元年）

是年明帝（桂王）被殺於緬甸邊境，魯王與延平王鄭成功皆病歿於臺灣，中興之望全絕。

清康熙三年甲辰（西一六六四）

先生之子汋卒，年五十二。

汋字伯繩，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爲家法。有許元溥者，先生贄師許孚遠之子也，貽書汋，稱儒佛爲一，汋闢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愼獨而中位和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說如此。父沒，遂杜門絕人事，坐臥蕺山一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孝咸張應鰲惲日初數輩外，希復見面。爲人溫栗，居閨閫，未嘗有惰容。及卒，同門私謚之『貞孝先生』（據思復堂文集貞孝先生傳。）

清康熙六年丁未（西一六六七）

先生門人黃宗羲董瑒張應鰲徐澤蘊趙禹功等，復舉證人講會於紹興古小學。毛奇齡邵廷采等與焉。（據邵念魯年譜。）

清康熙七年戊申（西一六六八）

黃宗羲授徒於寧波萬氏，謂「學問必以六經爲根底，」於是甬上始有講經會。萬斯大萬斯同鄭梁等蔚然興起。（據邵念魯年譜。）

清康熙十三年甲寅（西一六七四）

邵廷采始謁董瑒於紹興，瑒詔以「旣宗蕺山之人，不可不知蕺山之學。」廷采此後數年遂喜讀蕺山全書。（據思復堂全集東池董无休先生傳。）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西一六八九）

元夕，黃宗羲會講於姚江書院。

邵廷采請董瑒作姚江書院志略。此兩事爲黃邵對於姚江一派加以修正，漸與證人一派混合爲一之表徵。（據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思復堂文集姚江書院志略端由。）

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西一六九四）

邵廷采稱『越中自文成王子倡明絕學，橫山緒山龍溪彭山講述茲土，洎乎劉子，集諸儒之成。流風餘思，至今未歇。』（思復堂集答陶聖水書）廷采是年主講姚江書院，條次訓約十則，第一爲『立意宜誠』。立教一本先生。自此姚江之旨與證人無二。

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西一六九五）

七月，黃宗羲卒，年八十六。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先生弟子。著述不下百種，大者羽翼經傳，細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貫。蓋其弘覽博物，多得之黃道周，而理學宗先生，故雜而不越。早受父命，執贄先生，然竟崇禎十七年，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於先生之學猶無所知。及先生夢奠，擔簦避寇，諸影憂讒，海澨山陬饑寒顛躓，而後乃一意於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曆，句股壬遁，夙所精兼，未能棄也。宗羲以爲世知先生之忠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於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有四：

「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木之培必於其本，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僞？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

一曰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

斂，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只是一機，中和只是一性。

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卽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愼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爲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愼之無及矣。可知獨卽意，意非念也。氣卽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

同門武進惲日初編劉子節要，謂宗羲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唯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於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宗羲不答。先後主講海寧寧波紹興，所造就經術湛深士以寧波爲最。雖時文淺說，亦知推本先生，宗羲倡明之功大焉。（據思復堂文集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西一六九七）

邵廷采作劉子蕺山先生傳，謂『先生篤實類朱文公，而言誠意愼獨與朱不合。』『專用愼獨從嚴毅清厲中發爲光霽粹然集宋明理學諸儒之大成，天下仰其人如泰山北斗。』他日廷采又作請建蕺山書院啓謂『全書藏在子孫，未經刋布；知其學者絕少，撮其語者無多，若不大爲表章，何以罄茲微奥？』又嘗論先生曰：『陽明之學，爲二溪（王畿王艮）周（汝登）陶（望齡奭齡）相沿多弊，佛氏遂入而鼓其幟。』『蕺山之世，教衰學微；雖其門人亦罕獨信。天下或以陽明爲佛氏，或以佛氏爲陽明。故如蕺山忠憤正直，而於深辨學術處，則獨承之以謙，守之以平。使其義明，其旨不失，而我無過於先賢斯已矣。要之，明儒雖衆，必推王劉爲一代程朱。王近明道，劉近晦菴，而功勳節義過之。朱王之學，得劉而流弊始清，精微乃見。』『蕺山之所謂獨，蓋卽良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變易旗幟，改換名目以新號令作士氣耳。』『蕺山雖不言良知，然補偏

救弊，陽明之學，實得蕺山益彰。」「蕺山先生專主誠意，以愼獨爲致知歸宿，擇執並至，而不補格致於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於此。」廷宷又作有劉門弟子傳。（並據思復堂文集，邵念魯年譜。）

逸事

先生六歲，冬無棉絮。仲舅萃臺公給與一縕，成人衣也，服之如襁褓然。每歲以之禦寒，至十五六歲始釋去。及長，就室於章，不能具新衣，服太夫人舊衣而往，不以介意。

先生弱冠後，猶躬親勞役之事。晝則讀書，夜則與夫人舁水，或爲太夫人滌溺器。登第十年，始買一婢子，服侍起居。前此官京師，攜一婢，歸輒以贈女兄，寧使夫人自操井臼。

先生平日不赴人飲，亦不招人飲。越中縉紳有蓬萊會，月一治具燕集。先生登第後，有邀與會者。先生曰：『不談道，不講藝，爲此無益之舉，無論虛費貲財，即光陰詎不可惜乎？』固辭不往，前輩因此窺見先生雅操。

先生饔飧不給，歲貸米於大善寺僧，取之如外府然。恆越一年，始償其直。前貸方償畢，而後貸復起。如是者二十載。然故舊窮孀就食者常滿座。先生朝夕蔬糲，悉與共之，絕無難色也。至官少僕時，夫

人始以紡績之餘，置田二十畝，得免貸米事。

先生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人每請膳，先生捧書注目而視，若弗聞者，往往過時弗食。大病三年，少閒即莊誦經史，不以病廢也。

先生閱漢書，取政事之大，制作之美，詔令之善者，采集成篇，如尙書典謨訓誥體，曰高紀，曰王政，曰文誥，曰變刑，曰南越諭，外裔論，曰至言，曰治安策，曰太初曆，曰輪臺詔，曰霍命，曰金城方略，曰珠崖議，曰遐荒折擬，曰洪範五行，總名曰後古書，蓋將續書也。先生卒業六經，慨然有續經之意。大略欲以周子太極通書續易，删後世詔令奏議之有益治忽者續書，朱子家禮續禮，綱目續春秋，有志未就。

先生當黨禍杜門，倪元璐（鴻寶）以翰林院編修歸里，三謁先生，不見，復致書先生曰：『先生至淸絕塵，大剛制物，動以孔孟之至貴而爲賁諸荆卞之所難，璐心服之，誠如七十子之於夫子也。』每於士大夫推尊，不啻口言及必曰劉先生云何。先是，越之衿士，無不信先生爲眞儒，而縉紳則未嘗不詘笑之。獨元璐號於衆曰：『劉念臺，今之朱元晦也。』於是始有信之而願學者。自此祁彪佳，施邦曜，章正宸，熊汝霖，何弘仁，爭以耆蔡奉先生。

先生構小樓於蕺山之麓，讀書其中，書壁帖曰：「讀書有要，在涵養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從己出。做人有方，只謹凜幽獨，以防未然之欲，庶時時遠於獸門。」

先生里居，不與戶外事。自京兆歸，謝絕當途如故。然遇地方風教民生休戚，不避嫌怨，任之。如表章沈烈女周孝愍之節，發南糧之弊，白欽贓之誣，尤其較著者。郡守杜其初漁食富民，先生致書切責之，至他日不敢過門。山陰令某以私加南糧，先生持之，竟去官。近而鄰里，遠而鄉邑，再遠而通郡，無日不躡門質平，得一言爲心折去。

先生家居，恆杜門謝客。兵垣徐耀以督糧使浙，戒幣請教，且涉江造謁，先生辭之。耀託倪元璐介紹曰：「昔宋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頃立雪程門，不得望見淸光，卽歸去，將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破例見之。又有都督劉應國者，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涕泣再拜，自言不遠萬里而來，以得見先生爲幸云。

先生入朝，步趨皆有軌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其容輝如也。內寺見而歎曰：「眞御史大夫。」每朝畢，士大夫與首輔周延儒通殷勤移時。先生獨正色拱立，久之，習少變。

先生在南京一月，日給不過四分，每日買菜腐一二十文。南京人諾曰：『劉豆腐』出入都門，行李一肩，南京人又謠曰：『劉一擔。』

先生絕食中，蚤覺，謂張應鰲曰：『比夜夢朱文公來此。』應鰲曰：『先生固文公後身。竊謂先生學問精切入微處，當軼文公而上之。至文公晚年，焚諫草，自號遯翁。先生今日遭此，微不同耳。』先生曰：『還讓先賢。』應鰲曰：『鰲非阿所好，先生之學，幾於聖矣。』先生勃然曰：『惡！何狂悖乃爾！』

先生平生爲人作傳誌，未嘗受潤筆錢。或曰：『子孫爲祖父求文，義亦可受。且古人亦未有辭者。』先生曰：『此商賈之行也。古人爲此，或自有說。某不敢爲也。』

先生家中門聯皆論學語。其堂聯曰：『門以內，和氣蒸蒸，式表宜家之德。雞既鳴，善端惺惺，時嚴作聖之幾。』廊柱聯曰：『潛伏孔昭，凜神明以對越。物來順應，體天理之周流。』書齋聯曰：『每於獨覺還眞覺，敢謂凡心即聖心。』又曰：『道證形而下，心求良以前。』又曰：『過而能改，聖心因無用，神。』

先生平生未嘗有嗜好，即有以書籍贈者，如義不可受，先生亦不受。筆墨之類，適用而已。晚年輒

書，輩本以廢書覆摺而用之。一小几，以之爲書案，卽以之爲食案。又無書室，每就簷前著述，米鹽雜處，風日侵薄，而先生安之。食不重味，衣不加采。惟冬日複襦及絮被用綿；其他裳袴之類及內襯外袍，終身未嘗以寸帛加體也。

先生不晝寢，不岸冠；不脫幘，暑無袒衣。有事則起而應，無事則考訂羣書，手不釋卷，筆不停書，未嘗有一息之懈也。

先生著述多不存稿；卽存稿，不以示人。子汋私抄筆札，先生知，必切責之。蓋平生無一毫名心，臨歿猶戒以勿刻文集，勿倩人做葬文。

先生家無應門之童，子汋幼時，嘗命典謁。一日，張愼甫來訪，汋辭以他出。張以爲厮兒，易之。汋進而揖，退而侍立，始知爲先生之子。張退而語人曰：「此古人風味，於今不可復見矣。」

先生賦稟淸羸，少壯强半臥病，迨晚年涵養純熟，體逾康愉，終日著書不倦。平生淡甘旨，佐餐無過魚蔬。罹變以後，覓素食，而神氣充足，面浮精彩。絕粒至兩旬始卒，皆靜養之功也。

先生以誠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

先生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卽之，溫如，有可親就之容。聽其言，則方嚴靜正，復肅肅而疑疑。

先生晚年，德彌高，恭彌甚；節彌勁，氣彌和。

先生語錄云：「德日愼小，心日謹微」可爲晚年寫照。

品評

先生解職京兆，姚希孟（現聞）曰：「方今鳳翔千仞，爲萬鳥所環歸，而弋人無所容其慕者，海內以劉先生爲第一人。其一種退藏微密之妙，從深根寧極中證入，非吾輩可望其項背者也。」

陳（幾亭）龍正曰：「先生一生學力，驗於進退之間，可以無憾，足爲後世模楷。」又曰：「先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使天下見儒者眞有鉄視軒冕之致。寧諤諤而爲氓，毋默默而爲臣，於以維士氣，感人心，有益於世道不淺也。」

胡（璞完）琳曰：「他人淸而矯，劉公淸而眞。他人淸而刻，劉公淸而恕。此則學問之不可幾及也。」

章鳳梧曰：「神廟以來，吾越冠進賢者，視富貴如鶩言及國家安危，人品邪正，則掉臂而去之。能免於賢哲之詬厲足矣。敢進而語古人之名行乎？自先生以貞介之操，倡明聖學，士大夫後起者翕然

宗之爭以救時匡主爲務，直言敢諫，爲忠一時，顯名朝右者，若而人。下至委巷鄙儒，亦斤斤寡過，好脩尙行誼，紬恥辱焉。及夫皇國崩陁，而風概愈振，伏節死義之士，後先接踵天下，望而凜焉。請得而備述之：北都則倪文正大司農元璐，施忠介副院邦曜，周文節學士鳳翔。南都之變，同先生死者，則祁忠敏中丞彪佳，王文學毓蓍，周文學卜年，潘布衣集。渡錢塘蹈難而死者，則余大宗伯煌，高兵曹岱，葉孝廉汝蒴，高文學朗，倪布衣文徵，朱布衣瑋，王布衣文字，傅布衣日炯。陷金華，以越人禦敵死者，則張總鎮鵬翼兄弟三人，吳總鎮邦璿，徐中軍汝琦。從王航海，從亡而死者，則熊督師汝霖，孫督師嘉績。全髮隱居，以天年終者，則吳通政從魯，傅文學天穎。潔身遐舉，莫可踪跡者，則吾宗督師正宸，何御史弘仁。足跡不入城市，以農圃老者，則余邑令增遠，徐進士復儀。其他故國舊臣，無一人入仕版，經生杜門誦讀，不應制科者，又比比而是也。雖其間存亡，微著不一，要之，均不愧君臣大誼。嗚呼！盛矣！夫同一越人也，昔何以與糞士同棄？今何以與日月爭光？推其所自，不得不歸先生風厲之功矣。或謂死忠死孝，得於秉彝，豈必人人有所訓誡而然與？然良心在人，薰爍之則牿亡，提撕之則渙發。向非先生皷篇之教，漸磨以數十年之久，烏能使有位無位，咸知倖用爲恥，殉國爲正，視一死如飴蜜哉？且不見逆璫之禍，稱

功頌德者，通郡至十餘人，而死詔獄者止一姚江之黃忠端也耶？則今日安得不歸功於先生哉？甚矣！先生明道覺人之澤，在百世之遠也。」